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疏離、對話與再生——
湯本香樹實小說之主題研究

指導教授：許建崑

研 究 生：蔡婷嵐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致謝辭

2009 年考上了東海中文在職研究所，進入了我心目中最美的學校。幸運地結識研究所的同學和老師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甘有苦，從拾學生身分，在教室裡聽課，與同學們切磋課業，當學生的日子是相當充實快樂的。尤其是系所上的老師們，每一位都很關心同學，犧牲晚上和假日時間來替學生們上課，更是辛苦。來到東海，遇到這些美麗的人事物，真的是非常開心。

寫論文的過程中，一開始就遇到困難。很幸運地請到許老師指導學生的論文，許老師總是循循善誘，給學生許多方向和建議，更時常關心學生，叮嚀學生論文進度，甚至贈與學生有關論文的書籍等，能遇到許老師和師母，心中真的是無限感激，因為有許老師的指導，引領方向，學生才能順利完成論文，在此向許老師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這一年，學習到許多知識，得到許多人的幫助，要感謝的人也相當多。感謝父母在背後無怨無悔的支持女兒，讓女兒能無後顧之憂。感謝老公一路上的協助，才能順利完成論文與人生大事結婚。感謝兩位妹妹的關心與照顧。感謝許老師姪女的日文翻譯和協助尋找資料。感謝有涵姐姐的日文翻譯。如今論文順利完成，學習暫時告一段落。這一趟在東海的學習歷程，使我收穫很多，再次謝謝眾人的幫助，特別是許老師的指導，謝謝您。

蔡婷嵐 謹誌於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華民國101年5月

摘 要

本論文研究湯本香樹實在台灣出版的三本小說。湯本香樹實的作品曾被多國翻譯，廣受歡迎。其內容大多探討人生課題，文本中將沉重的死亡課題，以溫暖筆調寫出人如何超越死亡，找到生命的意義。

本文研究重點在探討文本中家庭的解構與疏離、對話的形式和人倫關係的再生。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法，加上對日本社會文化的研究為背景，以心理學分析文本中人物的性格，以其了解文本中所呈現的主題內容。

研究結果發現，作者以文本反映日本家庭與人際疏離解構的現象，藉由三本文本中的主角，面對人生的挫折，死亡的威脅，透過不同對話的形式，克服自卑情結，尋找自我，突破困境。藉由死亡的洗禮，體會生命的意義，死亡並非終點，而是要珍惜生命，把握當下。並以愛和關懷，修補親子和人際疏離的關係，給予家庭和人倫再生的機會，聯絡起人際間的情感，家庭得以重構，人與人之間也得以彼此關心，找回人間的溫暖和愛。

關鍵詞：解構與疏離、對話、再生。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discuss about the three novels published by the writer KAZUMI YUMOTO in Taiwan. Kazumi's works are all well known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ulti languages. Kazumi's works are mostly discussed about the lessons of life, she turned the heavily issue like death into the warming one such as how people could overtaking the death and finding the meaning of life.

I'll focused on the deconstruction and drift apart of the family,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birth of human morality. I'll use the analytic approach plus my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culture, then use psychology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writer wants to show in her novels.

As a result, the writer used her novels to reflect the human intera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drift apart phenomenon of Japanese familie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facing frustrations and the threaten of death, and they'll using different kind of ways to overcome their inferior and broke through the obstacles. After that, they'll realized the meanings of life after experiencing the death. They'll understood that death is not the end, so what they have to do is to cherish every moment of their lives , using "love" and "care" to fix the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rebuilt the families, If so, people will care about each others once again and finding the touching, warming love back to their lives.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s, drift apart, dialogues and rebirth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作者與作品	3
第三節 文獻探討	11
第四節 研究問題、目的與方法	15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6
第二章 日本的家庭解構與疏離	17
第一節 消失的父權	21
第二節 母親的負擔	32
第三節 孩子的孤獨	44
第三章 人際的互動與對話	52
第一節 看與被看之間的互動	52
第二節 老人與小孩的對話	57
第三節 人與環境的互動	63
第四節 以信對話	69
第四章 人倫的重構、超越與再生	79
第一節 人倫的重構	80
第二節 走過死亡的陰影	97
第三節 超越自卑	116
第五章 結論	122
參考書目	126
附錄	13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針對筆者的研究動機、作者與作品、文獻探討、研究問題、目的與方法，做一說明，以期對後文主題研究有了解和幫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九級大地震，引起強烈的海嘯，造成許多人失蹤死亡，無家可歸。地震和海嘯，破壞了福島的核電廠，核洩的危機帶來更可怕的災害。日本人面對如此可怕的災害，表現出來的秩序與鎮定的精神，是令世人所敬佩的。地震和海嘯，所引起的大規模停電、聯絡中斷、交通受阻，在日本東京的街頭，看不到驚慌失措的人們，只見大家仍是井然有序地保持鎮定，有人選擇走回家，有人到附近的學校避難，有人在街頭安靜地等待消息，不見有人慌張喧嘩或破壞。地震後物質運送不易，資源缺乏，卻不見眾人搶奪商店資源，每人只拿幾樣生活必需品，還會守秩序排隊等待。日本處於地震帶，面對頻繁的自然災害，平時的防災意識和訓練已根植其生活之中，面對死亡的危機和重大災害，日本人展現秩序和鎮定的態度，是平時防災意識、防災工作和訓練紮實的結果。更令人感佩的是福島五十壯士，即使危害個人性命與健康，也要死守職責崗位，不讓核災的危機擴及更大。日本和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非常相似，都是島國也都處於地震帶，然而面對自然災害的威脅，是否能做到日本人那樣處變不驚，井然有序，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鏡的。面對死亡的威脅，日本人是如何看待的，引起我想要了解日本人對死亡的看法。

上許老師所授少年小說課程，讀湯本香樹實所寫的《夏之庭》一書，寫到三位小男孩為了理解人如何死亡，而去觀察附近一位老人的起居生活。面對死亡，人們感受到的往往是害怕、忌諱、恐懼、鬼魂、神秘等想法，但是湯本香樹實藉由這一老三小的相處，讓孩子們體會到死亡是人生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死亡並不可怕，只要把握當下，珍惜所愛的人，就不會留下遺憾。湯本香樹實以溫暖的筆調、寫實的內容，帶出嚴肅的死亡議

題，讀來感動，引人啟發和深思，激起我想要研究湯本香樹實相關著作的動機，面對生活挫折和死亡威脅，湯本香樹實要如何讓文本中的主角超越這樣的危機呢？筆者目前在國中教書，國中國文的教科書中，關於生命教育的文本大多是散文，讀來不如小說那樣生動有情境，藉由湯本香樹實的小說，希望可以應用在教學情境上，引導孩子閱讀，並啟發其對生命的重視，尋找其自我的勇氣。

綜觀目前台灣翻譯出版湯本香樹實的書，長篇小說有玉山出版社出版的《夏之庭》、《白楊樹之秋》，還有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夕照之町》。繪本的文字方面，有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熊與山貓》、《狐狸的溜冰鞋》。其中長篇小說「《夏之庭 The Friends》在 1997 年在國外，同年獲得巴徹爾得獎 (Batchelder award) 和波士頓環球報——號角圖書獎 (Boston Globe-Horn Book award)¹。」《夏之庭》還曾拍成電影²，《夕照之町》曾獲得第 27 屆芥川賞候補。在台灣翻譯出版的三本長篇小說，其內容都與生活、挫折、死亡、友誼、家庭、尋找自我有關，貼近孩子的生活，也反映日本社會現實生活，有其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

因為以上原因與動機，筆者針對湯本香樹實在台灣所出版的三本長篇小說《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和《夕照之町》作一研究探討，希望能從文本中了解日本社會現況與問題，日本人對死亡的看法，還有面對人生的挫折和不如意，要如何克服與解決？面對死亡的危機，要如何超越？並期許青少年在閱讀文本中能體悟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追尋自我的勇氣，克服與超越人生的逆境，得到啟蒙與成長。

¹ <http://www.answers.com/topic/kazumi-yumoto>。(2012.4.18)

² <http://movie.kingnet.com.tw/search/index.html?act=movie&r=1105331269>。(2012.4.18)

第二節 作者與作品

在台灣研究湯本香樹實的資料不多，最接近作者的資料，出自於作者在《夏之庭》、《白楊樹之秋》中的後記。爲了要進行分析作品中的主題，本節事先交代作者及其相關作品。

一、作者

湯本香樹實於日本昭和 34 年（西元 1959 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東京音樂大學音樂部。湯本香樹實所出生的時代剛好是日本戰後經濟起飛時期。昭和 37 年（西元 1962 年）有奧林匹克景氣，昭和 41 年（西元 1966 年）伊奘諾景氣。湯本香樹實出生的 60 年代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此時日本民主主義風潮盛行，女性的思想逐漸開放，人民過著富庶的生活，都市化生活也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昭和 20 年（西元 1945 年）日本結束第二次大戰，宣布無條件投降。次年（西元 1946 年）日本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天皇非神是人，日本社會逐漸開放。日本戰後兒童文學此時才擺脫政治因素的束縛，受民主思想影響開始復甦發展。

日本戰後兒童文學呈現現實主義風格，描寫現實中兒童的想法與真實狀況，呼應社會的變革。對傳統童話、象徵主義提出批判，以小說的形式寫出孩童現實的生活與心聲。六十年代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日本兒童文學基本上以現實主義反映出社會的問題與變革。湯本香樹實在台灣所出版的三本長篇小說，基本上也是以寫實主義爲主，道出日本社會的人際疏離、孩童生活的煩惱、老人心靈的寂寞、父母的婚姻問題、人生的困境、生老病死等等，以孩童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表達孩童的心聲，給予孩童成長，克服困難的機會，學習面對挫折，文本將生活中的光明與黑暗刻劃其中，現實生活不就是如此，有順境有逆境，有美好有悲傷，讓孩子能夠體會現實生活的真相，從中找到勇氣面對。

湯本香樹實曾在《夏之庭》和《白楊樹之秋》的後記中提到自己寫作的動機，都是源於還是孩童的經驗與記憶，這兩次經驗也都和「死亡」有關。

在《夏之庭》後記中，作者自己提到七歲時，外公去世了³。作者孩提時與外公的情

³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 年初版），頁 246。

感不太親近，原因是外公的個性。作者的外公喜歡我行我素，總是喝得醉醺醺的，讓作者難以親近。日本人是極守秩序和注重集體意識的民族，南博在《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提到：「日本是非常強調同質者趨同的社會，每個人都很害怕被視為異端⁴。」作者外公出門買東西時，會穿著寬鬆內褲，用電線串起錢幣，當作者的零用錢，生前又非常喜愛喝酒。這樣的外公，和作者父親、母親以及外婆完全都不一樣，在日本強調大家都要一樣，不要給人添麻煩的社會，使得作者覺得外公難以接近，因為外公和其他家庭成員是相當不同的。

湯本香樹實在《夏之庭》後記中回憶有一次，外公利用作者父親工作時，到作者家看作者母親，作者照常出門找朋友玩，但不知為何，作者心中不安，便跑回家找外公，當時外公正要離開，作者卻哭了出來，不肯讓外公離開，作者自己說這是她第一次向外公撒嬌，以前她從未如此⁵。一向疏遠不親近的祖孫，拉近了關係，兩人牽著手走向公車站牌。當時祖孫之間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是作者卻能感受到外公的喜悅表現在臉上，這一個畫面讓作者印象深刻，不久外公去世，作者想起那一幕就很懊悔。懊悔自己從未好好與外公相處，多和外公撒嬌、說話，只因為外公身上的酒氣，只因為家人都不愛外公的我行我素，就疏遠外公。作者不喜歡這樣的自己，因此想將外公從記憶中抹去。

湯本香樹實在《夏之庭》後記中又言：二十年後，作者遇到一個人，與外公相似，都是禿頭，沒想到這樣的萍水相逢，喚起作者對外公的記憶⁶。湯本香樹實為了想和那曾經被記憶中遺忘的外公相逢，而動筆寫了這個故事，懷念她的外公。《夏之庭》中的老爺爺某部分就像是作者心中曾經遺忘的外公身影，外形相似，頭髮都是禿禿的，穿著鬆垮的褲子，具有一些外人覺得古怪，又我行我素的特質。作者文本中的人物特質，反映出自己的認知與過去的記憶。

作者回憶與外公的相處，發現外公雖然我行我素，不同家人正經嚴肅，但外公為了消除她的不安，牽著手一起到公車站牌；外公會親切地跟她解釋有蛇住的家，會帶來好

⁴ 南博著，邱琮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7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30。

⁵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頁246。

⁶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頁247。

運；跟作者得意地說，他頭上的肉瘤有寶物⁷等，這些記憶中溫馨親切的事使作者感覺羞愧、後悔、遺憾和溫暖。

在經歷多年之後，作者醒悟世事，爲了重新與外公重逢，作者藉由文本中的三位小男孩，與獨居老人，結識相遇，一起度過生命中，一段快樂的暑假生活。那些小男孩就像是作者某部分的化身一樣，彌補自己不曾和外公好好相處的遺憾。文本中透露出作者過去在心靈上無法說出口的，難以啓齒的行爲，藉由寫作彌補過去的懊悔及遺憾。葉舒憲在《文學與治療》說：「作家作品的完成，通過『移情』，作家將自己的衝動激情在文學創作中得以排遣、釋放緩解內心壓力⁸。」作家在面對現實的人生中，難免會遇到挫折，在這些挫折中，有時無法回到過去做修正彌補，只能透過文字的力量，利用寫小說、完成作品，將自己的情感投射移情到作品中，使難以釋懷的回憶或放不下的事，排遣出來。

藉由寫《夏之庭》，在二十年後慢慢回憶起過去曾和外公相處的記憶，過去來不及好好認識的外公，懊悔自己從未好好與外公相處的記憶，藉由寫作，作者重新認識這位穿著寬鬆內褲，我行我素，不修邊幅的外公。湯本香樹實言：「花了二十幾年，才終於可以說：『在另外一個世界，我有一個認識的人在那裡⁹。』」因爲對外公的重新相逢，即使在放外公神壇的房間寫作，也不覺得害怕。

《白楊樹之秋》後記中，作者說自己是膽小的孩子¹⁰。幼稚園時期第一次參加曾外婆的喪禮，聽到大人說若是曾外婆不私奔的話，也許可以活得更久。還是孩提的作者，自述自己面對曾外婆的死亡，還是孩子的她把私奔，自由活著視爲會毀滅人的東西，加上自己的名字中有一字是曾外婆的名字，更讓作者戒慎恐懼，認爲不應該鬆懈生活，真的是一位個性膽小的孩子。

長大之後的作者，一次聽到外婆跟她說，要珍惜每一天，過自己喜歡過的日子¹¹。這一番話烙印在作者心中，因爲外婆過著與曾外婆完全不同的人生，外婆聽從曾外婆的安排結婚生子，說不定心中有對自己沒好好生活的遺憾，之後外婆死了，作者體悟到外

⁷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頁 247-248。

⁸ 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一版），頁 146。

⁹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頁 248。

¹⁰ 湯本香樹實著，姚巧梅譯，《白楊樹之秋》（台北市：玉山出版社，2001 年初版），頁 197。

¹¹ 湯本香樹實著，姚巧梅譯，《白楊樹之秋》，頁 199。

婆所說的話是多麼珍貴重要，外婆送給作者的戒指像在提醒作者：要過自己喜歡的日子，不要後悔。外婆的話鼓舞著作者，朝著自己想做的事前進。

《白楊樹之秋》中芝佳紗的母親鼓勵芝佳紗再婚，把握青春，不要等到以後才後悔自己當時多年輕，並送與芝佳紗一枚金戒指，鼓勵芝佳紗向前走。芝佳紗的母親，就是作者的外婆的投射寫照。將作者從外婆那所體悟到的道理，藉由小說反映出來，鼓勵自己也鼓勵讀者，不要讓人生後悔留白，要珍惜每一天好好過日子，做自己想做的事。

六十年代後的日本，因為經濟高度成長，人們在物質生活上過的富裕，不愁吃穿，因此在文學作品中，也開始探討心靈的問題，如死亡議題或生命意義等。湯本香樹實在台灣所發行的三本長篇小說，都提及「死亡」的主題，在《夏之庭》和《白楊樹之秋》的後記中，也都說到自己寫作的動機，與自己親人「死亡」所領悟的人生想法有關。葉舒憲在《文學與治療》說：

藝術作品不僅是藝術家的各種衝突投射於其中的創造，而且也是這些的解決方式的素描。夢向幼兒時期和過去回顧；藝術作品卻走在藝術家的前頭；它是藝術家的個體綜合與人的未來展望的象徵，而不是他的無法解決的各種衝突的退化的象徵¹²。

湯本香樹實藉由小說作品的書寫，將自己過去兒時無法解決的問題，生活上的衝突對立，投射在作品中，回顧了過去兒時的回憶，也化解當時無法面對的衝突對立，提供一個問題解決的方式，讓文本中的男孩女孩度過危機，走向未來。死亡是人生無可避免的課題，有生就有死，藉由文本中主角歷經死亡的洗禮，帶來成長與啓蒙，克服人生的逆境，勇敢尋找自我，珍惜生命。文本反映作者心聲，作家用她熱烈的心靈了解感受外在的一切現象，再將此心靈投入到那些現象之中，這是她看這世界的態度、立場，小說裡不只是有客觀的世界，還有作者的主觀性。朱光潛於《現實主義的美學》說：「創作依存於創作者，正如靈魂依附於肉體¹³。」創作者的情感、思想、價值傾向，唯有融入作品，才能決定作品的深刻與否，打動讀者的心靈，小說作品的呈現，某部分也就像是小說家心靈的投射。

¹² 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頁 91。

¹³ 朱光潛，《現實主義的美學》（台北市：金楓出版社，1987 年），頁 117。

二、作品

湯本香樹實於 1992 年由日本福武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夏之庭》。《夏之庭》曾在日本獲得日本兒童文學者協會新人賞、兒童文藝新人賞¹⁴，在海外曾獲得巴徹爾得獎（Batchelder award）和波士頓環球報——號角圖書獎（Boston Globe-Horn Book award），《夏之庭》還被拍成電影，受到許多人喜愛，作品有十幾國翻譯出版。湯本香樹實的作品有小說，有與人合集的短篇故事，和繪本文字。

在日本出版的長篇小說有五本：

1992 年福武書店出版《夏之庭》。內容陳述：三位小學六年級的男生一開想想要觀察「死亡」，想要知道人是如何死的，所以共同去觀察附近一位獨居老人。沒想到這樣的動機卻使這一老三小有相遇的機會，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暑假尾聲老爺爺去世了。男孩們都很傷心。三人因為這個暑假和老爺爺的相處，體悟到要努力往前走下去。1999 年由台灣玉山出版社翻譯出版《夏之庭》。

1995 年德間書店出版《春のオルガン》，中譯為《春天的風琴》，內容陳述主角昨天從國小畢業了，今天開始放春假，但總覺得腦袋悶悶的，和鄰居的爭執也讓家裡亂成一團，雖然弟弟又瘦又不可靠，但卻是我唯一的夥伴，我們一起離家出走，經過沼澤，抵達遼闊天空下的河原，在破舊品堆積場遇見了正在餵野貓的奇怪阿姨。有一天，我們決定以後就在廢棄的破舊公車上生活，再也不要回家了。本書鮮明地描述著屬於十二歲青少年的心境，發人深省的故事¹⁵。

1997 年新潮文庫出版《白楊樹之秋》。故事中六歲的千秋，因為喪父，與母親搬到白楊莊，認識了房東婆婆。年幼的千秋在婆婆與房客之間，得到了關懷和照顧，慢慢地撫平了喪父之痛。長大後的千秋，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挫折，想要一了百了。因為參加婆婆的喪禮，又回到白楊莊。讀了母親的信，了解母親用心良苦，選擇堅強活下去。2001 年台灣玉山出版社翻譯出版《白楊樹之秋》。

2002 年文藝春秋出版的《夕照之町》。內容是和志從小父母離異，十歲時在北九州 K 町遇到自己的祖父——頂爺。頂爺的出現，改變了和志與母親幸子的生活。和志對祖

¹⁴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9%AF%E6%9C%AC%E9%A6%99%E6%A8%B9%E5%AE%9F>（2012.4.18）

¹⁵ 《春のオルガン》引用：<http://www.shinchosha.co.jp/book/131513/>
<http://www.honyaclub.com/shop/g/g12484396/>（2012.4.18）

父好奇又崇拜。幸和頂爺父女倆的感情，由破裂逐漸走向關心。最後頂爺因病去世，和志與母親，因為頂爺的出現，體驗頂爺堅韌的生命力和獨特愛人的方式，克服了重要他人不在身邊的缺憾，回東京展開新的人生。《夕照之町》曾獲得第 127 屆芥川賞候補¹⁶。2004 年由台灣商周出版社翻譯出版《夕照之町》。

2010 年文藝春秋出版的《岸辺の旅》，中譯為《岸邊之旅》，妻子瑞希為了尋找三年前失蹤的老公，因此累壞了。一天晚上，老公優介的靈魂回到了瑞希的身邊，並悠悠地說著他因憂鬱症而跳水自殺的事實。隔天早上瑞希開始尋找所有和優介的死相關的人們，展開了一段奇幻的旅程。旅程當中，瑞希發現過去身為優秀牙醫師的優介也有不為人知的脆弱的一面，對於優介似乎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另一方面，瑞希因為不知道優介的靈魂何時會再度離開她，對此總是感到不安。然而，優介卻希望瑞希一個人也能過得很好，因此總是想要她回到過去堅強的模樣。漸漸地，瑞希由悲痛放棄而改變¹⁷。

《岸邊之旅》獲得第 27 回織田作之助賞候補提名¹⁸。

和他人合著的文章有：

1997 年朝日新聞社出版《いじめの時間》，中譯為《霸凌的時間》，本書以霸凌為主題，集結七位作家的短篇故事，透過霸凌和被霸凌兩種不同的視角，描寫現代孩子不為人知的心靈角落，其中有一篇是湯本香樹實所著¹⁹。

1991 年由朝日新聞社出版《恋する男たち》，中譯為《戀愛的男子們》，收錄六位女性作家不同的文章，內容描述世界上有著各式各樣的男人，也有著各式各樣的愛情，呈現屬於愛情的各種樣貌，其中有一篇是湯本香樹實所著²⁰。

湯本香樹實除了寫小說之外，還從事繪本文字撰寫，共有八本：

¹⁶ <http://homepage1.nifty.com/naokiaward/akutagawa/kogun/kogun127YK.htm> (2012.4.18)

¹⁷ 《岸辺の旅》引用：http://www.bunshun.co.jp/cgi-bin/book_db/book_detail.cgi?isbn=9784163289809
<http://www.amazon.co.jp/review/R3URCAFK02T8M0> (2012.4.18)

¹⁸ <http://homepage1.nifty.com/naokiaward/akutagawa/kogun/kogun127YK.htm> (2012.4.18)

¹⁹ 《いじめの時間》引用：
<http://www.amazon.co.jp/%E3%81%84%E3%81%98%E3%82%81%E3%81%AE%E6%99%82%E9%96%93-%E6%96%B0%E6%BD%AE%E6%96%87%E5%BA%AB-%E6%B1%9F%E5%9B%BD-%E9%A6%99%E7%B9%94/dp/4101339619> (2012.4.18)

²⁰ 《恋する男たち》引用：
http://www.amazon.co.jp/%E6%81%8B%E3%81%99%E3%82%8B%E7%94%B7%E3%81%9F%E3%81%A1-%E6%96%B0%E6%BD%AE%E6%96%87%E5%BA%AB-%E7%AF%A0%E7%94%B0-%E7%AF%80%E5%AD%90/dp/4101484147/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334754692&sr=1-4 (2012.4.18)

1998 年第一本繪本出版：由德間書局所出版《きつねのスケート》，中譯為《狐狸的溜冰鞋》。內容陳述：一隻離開家鄉的狐狸到處惡作劇，有一天，狐狸想到湖的對岸看一看，坐著自製木筏想要滑到對岸卻失敗了，這件事被田鼠看到，狐狸覺得被取笑想剝了田鼠的皮。田鼠以再過兩次月圓，狐狸就能到對岸來向狐狸求饒。因此狐狸和田鼠每天都綁在一起，彼此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狐狸在冬天的某一天，踩著溜冰鞋滑過結冰的湖面到對岸，田鼠則在此岸盼望著狐狸會不會回來。春天狐狸踩著溜冰鞋回來了，還帶回田鼠最想要吃的藍色果實的樹。2011 年由台灣小天下出版社翻譯出版《狐狸的溜冰鞋》。

2000 年德間書局所出版的《くまっつて、いいにおい》中譯為《熊熊，好香呀！》有一隻香噴噴的熊熊住在森林的深處，每當森林裡的動物因為傷心或是感到困擾而和熊熊告白心事，只要一聞到熊熊身上的香味，不知道怎麼的，心情就好了起來。但是另一方面，熊熊他因為不停地聽大家的心事，覺得很疲憊，直到有一天，發明家的狐狸給了他「可以消除香味的藥」。此書是一本刻骨銘心的友情故事²¹。

2003 年福音館書店出版《かめのヘンリー》，中譯為《烏龜亨利》，內容陳述亨利是千代美的烏龜布偶，總是如膠似漆的兩人，直到有一天千代美重病不起後，亨利就被丟在專門放置破舊物品的昏暗置物間內，變成了又髒又佈滿灰塵的布偶，「亨利，等一下就幫你洗乾淨，在這兒等我一下喔。」雖然亨利如此地相信著千代美母親的這番話，就這麼靜靜地等待著，然而等啊等的，卻始終沒有人來，一開始孤伶伶的亨利好失望，直到置物間內的老時鐘和小熊布偶為他打氣後，亨利終於下定決心，故事由此展開。²²。

2004 年偕成社出版《わたしのおじさん》，中譯為《我的叔叔》，內容陳述有一天我會想起，那個好久好久以前，和你一起去過的那個遙遠草原，在那裡的回憶。一個苦悶卻又充滿希望的故事²³。

²¹ 《くまっつて、いいにおい》引用：<http://www.tokuma.jp/kodomo/bungaku/1176095396735>（2012.4.18）

²² 《かめのヘンリー》引用：
<http://www.ehonnavi.net/ehon/3889/%E3%81%8B%E3%82%81%E3%81%AE%E3%83%98%E3%83%B3%E3%83%AA%E3%83%BC/>（2012.4.18）

²³ 《わたしのおじさん》引用：
http://www.kaiseisha.co.jp/books.html?page=shop.product_details&flypage=flypage.tpl&product_id=18&category_id=11&keyword=%E3%82%8F%E3%81%9F%E3%81%97%E3%81%AE%E3%81%8A%E3%81%98%E3%81%95%E3%82%93（2012.4.18）

2006年福音館書店出版《もりのとんとんバンド》，中譯為《森林裡的咚咚樂隊》，內容陳述小熊咚咚在森林裡的廣場打著鼓，向著廣場的方向，猴子莎莉拿著吉他、大象柔依待著喇叭、鸚鵡姆哥挽著手風琴都朝著這邊來了，咚咚樂隊就在大家合作下誕生了。一開始雖然無法演奏出和諧的旋律，但是漸漸地，大家表現的越來越好，甚至還能聽到和著旋律地清亮歌聲²⁴。

2007年理論社出版《魔女と森の友だち》，中譯為《魔女和森林的朋友》，內容陳述有一天，魔鏡說：「你也一定可以變成很棒的魔女喔。但是為了成為一個傑出的魔女，必須要加緊練習了啊。」孤伶伶的魔女就這麼找到了心中的寶物。一本由湯本香樹實親手描繪，關於友情的故事²⁵。

2008年河出書房新社出版《くまとやまねこ》，中譯為《熊與山貓》，內容陳述：熊失去了好友小鳥，非常傷心，熊將小鳥裝在盒子裡，隨身帶著，直到某天遇到一隻山貓，山貓得知熊的傷心事，為熊拉了一首小提琴曲，在音樂中，熊想起過去和小鳥的總總回憶，熊終於接受小鳥的死亡，將小鳥埋葬。山貓拿給熊一個鈴鼓，兩人結為朋友，組成熊與山貓樂團到處旅行。《熊與山貓》曾獲得講談社出版文化獎繪本獎。2010年由台灣小天下出版社翻譯出版《熊與山貓》。

2008年福音館書店出版《おとうさんは、いま》，中譯為《爸爸，你現在在哪裡呢？》，內容陳述真由和爸爸約定好了要念故事書給自己聽，一天晚上，爸爸打了通電話來，說今天會晚一點回家，真由望著夜空想著：「爸爸，你現在在哪裡呢？」真由的想像漸漸擴大，爸爸出了公司，搭上了電車，走在商店街上，在河邊被河童追，然後爸爸也在自己想像的時間內回來了²⁶。

²⁴ 《もりのとんとんバンド》：引用：http://www.fukuinkan.co.jp/magadetails.php?goods_id=11110（2012.4.18）

²⁵ 《魔女と森の友だち》引用：<http://www.rironsha.com/?pid=27242895>（2012.4.18）

²⁶ 《おとうさんは、いま》引用：http://www.fukuinkan.co.jp/magadetails.php?goods_id=20598（2012.4.18）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以下分別就相關文本的探討、相關日本少年小說的研究、相關日本社會的研究、相關日本女性和女性文學的研究，依照發表時間，作一文獻探討。

一、相關文本探討

相關文本探討分爲兩部分說明，一爲期刊論文，二爲學位論文。針對國內研究湯本香樹實作品的期刊和論文，作一文獻探討分析。

(一) 期刊論文

在台灣研究湯本香樹實這三本文本《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夕照之町》，有以下四篇期刊。

- 1、魏淑貞，〈評《夏之庭》〉（《文訊雜誌》176期，2000年6月），頁29。此篇內容提及孩子面對生與死的課題，如何從中成長，《夏之庭》中的老人與小孩如何互動而發展出一段深厚的友誼。
- 2、張瑞玲，〈淺談少年小說中「死亡」議題的處理〉（《書評》雙月刊第五十六期，2002年2月出版），頁35-39。此篇內容探討《夏之庭》等五本有關死亡議題的少年小說，面對死亡的考驗，作者以何種方式呈現死亡的真相，帶給孩子成長。
- 3、林詩屏，〈演奏生命的五個樂章：湯本香樹實《夏之庭》〉（《國文天地》18卷12期，2003年5月），頁30-34。此篇內容探討《夏之庭》五個主題，一爲食物：回憶生命的滋味。二爲看與被看的互相成長。三爲展開生命的對話。四爲老年。五爲死亡。以主題式對《夏之庭》文本研究。
- 4、王韻明，〈勇敢的面對死亡：湯本香樹實《白楊樹之秋》〉（《國文天地》18卷12期，2003年5月），頁35-37。此篇內容探討《白楊樹之秋》中死亡的主題，分爲兩部分研究，一爲文學中的生與死。二爲千秋獲得面對死亡的勇氣兩部分。

(二) 學位論文

在台灣研究湯本香樹實《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夕照之町》這三本文本，有以下三本學位論文。

- 1、謝淑鳳，《少年小說死亡主題之研究》。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年。以中外有關死亡主題的少年小說為文本，第二章研究少年死亡小說分類，第三章研究少年死亡小說的主題特徵，第五章研究死亡歷程的敘寫。關於湯本香樹實文本的討論是《夏之庭》、《白楊樹之秋》這兩本。
- 2、梁雅雯，《談少年小說中的自卑與超越》。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4年。以阿德勒心理學的觀念作為研究方法，討論少年小說中的自卑與超越。其中研究湯本香樹實的文本為《夏之庭》，討論文本中的主角有何種自卑情結？如何超越自卑？
- 3、陳若耶，《從《秘密花園》、《湯姆的午夜花園》、《夏天的故事》論少年小說中的花園》。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7年。研究花園的主題文本為《秘密花園》、《湯姆的午夜花園》、《夏天的故事》三本為主，其中有引用到《夏之庭》中的例子輔助說明。

三、相關日本少年小說的研究

日本兒童文學的研究，坊間常見到的書籍有下列二種，《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和《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對日本兒童文學的背景、歷史、發展與變遷，做說明介紹，並舉例作者和故事，這些資料可作為研究主題的背景說明。

- 1、張錫昌、朱自強主編。《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年05月。書的上卷介紹日本兒童文學的走向和分類，提到兒童文學的發展、變遷，尤其是戰後兒童文學的發展，和日本少年小說的沿革，對本論文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研究背景。書的下卷則是介紹日本兒童文學重要作者及作品，可和本文中所研究的文本，作一對照和比較。
- 2、宮川健郎原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4

月。書中第五章「方舟」裡的喪鐘，談日本 1980 年後日本兒童文學脫離理想主義，呈現寫實主義，反映出日本兒童生活真實的一面，文中所提到的作者和作品內容，如，那須正幹著的《我們往大海去》、大石真著的《二〇五號教室》等，對於研究本文有很大的幫助。

四、相關日本社會的研究

藉由對日本社會的了解，可以提供湯本香樹實這三本文本《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夕照之町》一個研究背景，將文本中的主題和日本的社會做一結合呼應。東海圖書館中對於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的研究專書將近有 200 本，筆者參閱約十八本關於日本社會的研究書籍，以下則是列舉較重要的十本專書：

- 1、福武直著，王世雄譯，《日本社會的結構》。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 2 月。
- 2、福武直著，宋明順譯，《現代日本社會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5 年 9 月。
- 3、板坂元編著，《日本之窗：生活與社會》。台北市：大新書局印行。1995 年 8 月。
- 4、林明德，《日本的社會》。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1 月。
- 5、山折哲雄，《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台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 6 月。
- 6、李國慶，《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7 月。
- 7、周維宏，宋金文，《日本社會解讀》。北京市：時事出版社。2002 年 3 月。
- 8、王健，《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神體儒用的辨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3 月。
- 9、李濤編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上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 年 4 月。
- 10、李薇主編，《日本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5 月。

以上書籍對日本社會的研究，有的是對日本社會結構分析。有的是反映日本社會問題。有的是針對日本家庭變遷做研究。有的是探討儒學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有的是對日

本人的生活、習慣、精神、意識、宗教、想法與價值觀等做研究。藉由這些對日本社會的研究，得以深入了解日本的社會、家庭、生活狀況與思想。希望以此去研究，進而了解湯本香樹實文本中所呈現的主題意識，並呼應日本社會的現實問題與情況，反映出作者要傳遞的主題思想。

五、相關日本女性和女性文學的研究

湯本香樹實身為女性，女性所呈現的思想與價值和男性有所不同，女性看待世界和人事物的角度也與男性不同。身為女性作家，對女性的關懷，對日本社會和家庭關心，文學作品上的表現必有其獨特性。以下有四本書對日本女性文學的表現與發展，提供研究背景。

- 1、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與表現》。北京市：中國文聯出版。1999年。書中提到隨著社會的變遷與開放，女性在生活、家庭、職場等不同角色的扮演，不似傳統有了新的變化，這樣的變化也影響到文學上。其中一章提到「家庭的變遷」，能呼應湯本香樹實文本中的背景與角色。
- 2、周閱，《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書中對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做主題式的研究討論，其中二章「家的解體與重構」、「死亡與救贖」，其主題的表現與湯本香樹實三本文本的主題互相呼應，可以比較並分析之。
- 3、肖霞等著，《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以全球化的背景與觀點，研究日本女性文學，包括二次戰前與戰後女性在文學上的表現與發展，依照時間分類說明。其中戰後女性文學的表現與發展，可以提供本文研究的背景。
- 4、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將日本文學中，關於日本文學中女性的原型、傳說、神話的發展與演變，做一脈絡的研究說明與舉例。

第四節 研究問題、目的與方法

針對湯本香樹實《夏之庭》、《白楊樹之秋》，與《夕照之町》三本文本，希望研究的問題是：

- 一、作者為何想要寫有關於「死亡」的小說？
- 二、文本中呈現日本社會與家庭什麼樣的問題？
- 三、文本中用什麼形式克服與解決問題？
- 四、文本要表達的主題意識為何？

希望達到的目的是：

- 一、解析湯本香樹實寫作動機和作品內容
- 二、探討湯本香樹實文本中日本的家庭解構與疏離
- 三、探討湯本香樹實文本中的人際間的互動與對話
- 四、探討湯本香樹實文本中的人倫的重構、超越與再生

本文研究方法採用文本分析，針對湯本香樹實的三本長篇小說《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夕照之町》，研究其作品本身所要傳達表現的主題。以日本社會和文化為研究背景來分析文本，藉由心理學，如弗洛伊德夢的解析、拉岡的鏡像理論、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羅洛·梅的存在主義心理學等來分析文本中的人物性格與表現。最後使用歸納法，總結全文。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目前湯本香樹實在台灣出版的長篇小說有玉山出版社出版的《夏之庭》、《白楊樹之秋》，還有商周出版社出版的《夕照之町》。繪本的文字方面，有小天下出版社出版的《熊與山貓》、《狐狸的溜冰鞋》。本文研究以湯本香樹實在台出版的三本長篇小說《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夕照之町》為主。根據海峽兩岸日本研究為依皈，其他有關湯本香樹實的資料作為輔佐。

二、研究限制

筆者並無日文基礎，只能對中文翻譯版的文本及相關文獻加以研究論述，所以難免有不足或疏漏的地方。

有些書籍中引述日人相關著作，因為坊間無譯本可查，也只好二手徵引。

研究湯本香樹實的資料，在台灣的文獻並不多，而在日本的相關文獻取得不易，收集困難，只能透過網路或相關期刊取得。

研究中關於日本社會背景或文化論述，是由中文書寫的日本社會或文化專書歸納研究得來，理解上或許有些差異。

儘管日人也使用漢字表意，但總有文字障礙，可能有訛解之處。

本章說明筆者的研究動機，探討作者與作品，並針對研究概況作說明，提出筆者的研究問題、目的與方法，告知本文研究範圍與限制。下一章將針對《夏之庭》、《白楊樹之秋》和《夕照之町》三本文本，研究日本的家庭解構與疏離現象，了解家庭解構與疏離的原因，家庭解構與疏離所呈現的形式，一一說明討論。

第二章 日本的家庭解構與疏離

二次大戰前傳統日本社會，原本是以家庭為中心，長男繼承家業家產，家長（男性）有極大的權力，血緣關係聯繫彼此，階級和倫理，建立了家的秩序，也形成安全的堡壘。但是二次大戰後隨著日本現代化、城市化、產業化、經濟高度成長等因素，核心家庭逐漸增加，家庭的功能逐漸改變，對家庭的意識也產生變化。加上現代人離婚、不婚、晚婚、不生的情況變多，連核心家庭也逐漸走向鬆散、動搖、解體。家庭的形式多元化，如單親、再婚、同居、獨居、領養、同性戀、非血緣關係家庭等，家庭的成員不再以血緣為中心。以下試論日本社會特徵，從日本社會特徵中，了解日本家庭解構的背景。

現代日本社會有以下三大特徵：

第一是高齡化社會。李薇於《日本發展報告：2010》提出：「日本 100 歲以上的老人已超過 4 萬，在 1.27 億人口中，65 歲以上的老人已占 21%，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齡化國家。預計 2050 年這個比例將達 40%¹。」日本人已經是高齡化的國家，老年人口每年逐漸增加中。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2010 年日本男人平均壽命為 79.64 歲，女人平均壽命為 86.39 歲，為世界第一²。」日本社會可以說是老人國，壽命也逐年增加中。日本長壽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社會福利的負擔會增加、醫療費用、養老金、保險、看護、日常起居等問題，活得愈久，花得錢也愈多。老人的晚年生活照顧也成為問題，周維宏、宋金文編著的《日本社會解讀》中說：

日本家庭在結構、規模、功能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具有較強贍養功能的主幹家庭愈來愈少，而核心家庭、單身家庭、老年家庭卻日益增多，靠家庭來贍養老人從客觀上講已不太可能³。

以上說明老人的生活，已逐漸失去以血緣為關係的家庭成員來照顧，家庭的結構不如傳統，呈現多變多元的形式。長壽會更快樂嗎？還是不安焦慮的開始。在日本已經有許多年輕人，並不想活得這麼久，因為活愈久只是愈負擔而已，無論是在健康或是金錢方面。長壽並沒有帶來快樂，反而出現許多負面新聞，如現代人重隱私，鄰里間的互動

¹ 李薇主編，《日本發展報告：2010》（大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5 月初版第一刷），頁 378。

²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life/life10/03.html>（2012.4.18。引用日本厚生勞動省網路資料。）

³ 周維宏、宋金文編著，《日本社會解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 334。

變少，對老人的關心變少；人瑞失蹤，原因不明；欺瞞事實，子女詐領老人年金；親情淡薄，老人孤獨死、子女和父母都是老人，只能託付他人照顧等問題，快樂的人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第二是少子化社會。李薇在《日本發展報告：2010》中提出：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人口動態統計，日本 2008 年的出生率為 1.37，比 2007 年略升 0.03，仍為世界上 191 個國家中最低的。日本 2005 年 1.26 的出生率曾創下歷史最低紀錄⁴。

可見日本社會選擇不生育的人，已經是一種趨勢。日本少子化為日本經濟帶來不少問題，劉黎兒在《日本現在進行式》說：「消費市場縮小，公共服務也受影響；內需產業飽受衝擊，只有外移⁵。」少子化不但使日本社會缺少勞動人口，也使得國內需求和消費市場變小。這些少子化的孩子，大多是 1980 年經濟泡沫後所出身的孩子，因為出生在父母有車、有房等物質豐沛，教育寬鬆的時代，這些孩子面對生活無須擔憂經濟，然而表現卻有些消沉，有的工作不穩定，有的蹲居在家，青少年犯罪、校園暴力等負面新聞也時有所聞。八十年代後的孩子生活富足，心靈卻空虛不已。有些人成年後還會繼續住在家裡，要父母扶養，如「單身寄居族」、「飛特族⁶」、「尼特族⁷」等。少子化的日本社會，不但生產人口變少，也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

第三是無緣社會。劉黎兒在《日本現在進行式》說：

日本最近出現一個新名詞——『無緣社會』亦即沒有血緣、地緣等，和社會或家族等都覺得無緣、沒有關係，孤獨而且疏離。尤其日本最近五十年，一個人生活的獨身戶從三百五十八萬戶變成一千四百四十六萬戶，亦即增加為四倍，所以孤獨死也非常多⁸。

⁴ 李薇主編，《日本發展報告：2010》，頁 378。

⁵ 劉黎兒，《日本現在進行式》（台北市：時報文化，2011 年 5 月 6 日初版），頁 131-135。

⁶ 飛特族（freeter）：意指以正式職員以外（打工、兼職等）的身份，來維持生計的人。（2012.4.18。引用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7%89%B9%E6%97%8F>）

⁷ 尼特族（英語：NEET）是指一些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或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的青年族群，其英文全稱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中文也稱作啃老族。最早使用於英國，之後漸漸的使用在其他國家；在英國，尼特族指的是 16—18 歲年輕族群；在日本，則指的是 15—34 歲年輕族群。（2012.4.18。引用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7%89%B9%E6%97%8F>）

⁸ 劉黎兒，《日本現在進行式》，頁 207。

現在日本高齡者，多為「團塊世代⁹」，父親早年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家庭，認為學歷可以使孩子有好的未來，而讓孩子不斷補習，所以親子之間疏於溝通，「團塊世代」的晚年，因為和孩子疏離，所以孩子成年後沒有和父母一起居住，即使住在一起，也不過是沒有情感的「啃老族」、「寄生單身族」。妻子甚至會因為丈夫早年工作，疏於關懷，感情變淡，晚年才向丈夫提出離婚，莫怪高齡者無不擔心自己會孤獨死。甚至二、三、四十的青壯年人，也不免擔心自己未來也是「孤獨死」的一員。在茂呂美耶所著的《乙男蟻女：106 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中提到：「現代人不喜過問他人私事，當然也不喜他人干涉自己的生活，再者超商和速食店、投幣式自助洗衣店普及，一個人也可以過日子，導致『個族』有增無減¹⁰。」血緣關係對家庭不再有凝聚力，同一個屋簷下，大家各過各的，城市化、現代化，生活的便利性，一個人也可以過，都會中冰冷的建築物，隔離起人與人的距離，加上現代人重隱私，鄰里之間少有往來，地緣的關係也逐漸消逝。人和工作夥伴的交集也逐漸疏離，尤其面對日本自金融海嘯後，經濟不景氣，企業大多使用派遣員工，以前終身雇用制，建立起的社緣關係，也逐漸消逝了。劉黎兒在《日本現在進行式》又說：

社會上未婚男女越來越多，這種無緣族也會越形增加。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單身戶的比率在二〇三〇年將佔日本全體的三十七・四%，都會地區如東京則將有一半會變成單身戶；終生沒有結婚率在二〇三〇年男性為二十九・四五%、女性二十二・五五%¹¹。

沒有結婚，沒有家庭，看似自由方便，但也不免擔心，獨身的生活，長久下來，和社會脫離，人際關係疏遠成為「個族」，不免也擔心某天成為「孤獨死」的一員，加上日本經濟長期衰退，終身雇用制神話不再，企業大多使用派遣員工，即使想婚，工作不穩定，也無法找到對象，這些都是造成「無緣社會」的因素。日本從以前重視「血緣」、「地緣」、「社緣」的「緣人」逐漸走向疏離社會、疏離家庭的「個人」，如何安頓好自

⁹「團塊世代」：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出生的嬰兒潮男女，也就是六十代前半的世代，人數大約有八八〇萬人。此集團幾乎全體走過同一條人生路程，他們出生成長在日本全國各地，卻為了升學或就職，集體移動到東京定居，婚後再於東京四周的衛星城市置房，讓妻子孩子住在衛星城市的花園房子，自己則每天花費一兩個小時搭電車前往職場上下班。現今日本人口極端集中在首都圈的現象，正是這些「團塊世代」離鄉背井的結果。（引用茂呂美耶，《乙男蟻女：106 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頁 132。）

¹⁰ 茂呂美耶，《乙男蟻女：106 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台北：麥田出版，2011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133。

¹¹ 劉黎兒，《日本現在進行式》，頁 208-209。

己的晚年生活，避免「孤獨死」，成了每位日本人擔心，焦慮的事情。

日本社會的變遷，高齡化，少子化，無緣化的問題，影響家庭結構、型態的改變，人際關係的疏離，不只是在社會的人倫關係，家庭成員的關係也不再親密。造成家庭解構的原因錯綜複雜，過去日本社會因為「血緣」、「地緣」、「社緣」聯繫彼此，形成一個安定有秩序的社會體制，家庭提供了依靠、避風港的功能。如今家庭隨著社會變遷，價值觀的改變，逐漸解體。日本由緣人、家族，走向無緣、個族的解構過程，使得人更為孤獨疏離。

在湯本香樹實的文本中，家庭解構與疏離的原因：是婚姻破裂，如《夏之庭》中的河邊，父母親離婚，父親再婚又有了孩子，河邊渴望父親，卻要承受母親嚴厲的要求；木山父母關係疏遠，母親備受冷落而酗酒，木山的學業由母親教育，父親完全不知道木山的喜好與興趣。《夕照之町》中的和志，父母親離婚，母親獨自扶養和志，和志在學校沒有朋友；《白楊樹之秋》千秋的玩伴，西岡治君的父母親離婚，治君和母親同住，雖然有一度治君決定要和父親同住，卻因為母親流產而決定繼續和母親再婚的家庭在一起。是成員死亡，如《白楊樹之秋》的千秋，父親自殺死亡，造成千秋家庭破碎，心靈受傷，千秋母親與千秋產生隔閡。是戰爭因素，《夏之庭》中的老爺爺，因為在戰爭中殺死了懷孕的女子，心生愧對不敢回家。是生離，《夕照之町》的頂爺為追求個人理想，拋妻棄子等。是代溝，親子之間疏於聯絡情感，而產生誤解和寂寞的感受。如《夏之庭》中的三位小男孩，與父母的溝通和互動並不多，平時三位男生最常碰面的地點就是學校和補習班，父母不了解孩子的需求，孩子也無法將心裡的話告訴父母。《白楊樹之秋》中千秋與母親，因為千秋父親死亡，千秋母親背負千秋父親死亡真相的秘密，為了保護千秋成長，卻與千秋產生疏離，母女倆無法開打心扉說話。《夕照之町》中因為頂爺的任性自我，不顧家庭，與女兒幸的關係冰凍三尺，幸對父親的心結與矛盾的心情，無法放下，故時而折磨頂爺，時而又對頂爺好。

湯本香樹實的作品中反映出現代日本社會家庭關係的瓦解，及血緣關係在家庭地位中的變動。以下針對三本文本之中，家庭解構的成員，分別為消失的父權、母親的負擔、孩子的孤獨，作一探討。

第一節 消失的父權

根據曹志明《日本戰後文學史》對日本歷史的分期：「日本歷史上，一般把明治維新和大正時期稱為近代，把昭和時期稱為現代，日本自 1867 年明治維新起，開始學習西方，為成為軍事強國，大量引進西方技術¹²。」明治維新雖然高舉著富國強兵，學習西方文明，但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封建社會思想根深柢固，由上而下的推動現代化政策，並未使日本社會走向完全開放。

福武直在《日本社會的結構》中說：「僅披現代化外殼的日本，實質上仍是以皇室為宗家的家族國家而已¹³。」顯然日本人過去對封建社會所教化的武士道精神，忠於君主、徹底服從、勇敢不怕死、犧牲奉獻的精神，轉移到天皇的身上。明治維新可以說是「大政奉還」、「王政復古¹⁴」，天皇在日本的地位不可動搖，也因為如此，日本逐漸走向現代化改革，仍以男性掌握國家、社會和家族中重要的權力。福武直提到日本明治時家的制度說：「明治初年，以武士的家族制度為範式制定的民法，正式規定長子繼承家業，這種由長子繼承家業，任家督的『家』制度遂正式成為日本全國的制度¹⁵。」長子繼承家產家業，是家中的權力中心，領導的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形式，父權主導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仍充斥在近代日本社會之中。

隨著二次大戰日本戰敗，日本的天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變為人。肖霞討論天皇神權時說：

1946 年元旦，日本裕仁天皇在佔領軍最高司令部的授意下，發表了『人間宣言』，承認自己是人，不是『現世之神』。『天皇』只是成為日本國和日本國民整體的一個象徵。天皇由『神』變為『人』的轉變，也使得天皇的子民們也由『神之子』還原為人¹⁶。

隨著天皇權力的釋放，由神降為人，天皇不再是至高無上，忠君的思想削弱，日本

¹² 曹志明，《日本戰後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

¹³ 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台北：東大圖書出版，1981 年 4 月初版），頁 4-5。

¹⁴ 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頁 3。

¹⁵ 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頁 12。

¹⁶ 肖霞等著，《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03。

軍國主義和民族優越感也隨之瓦解，日本瀰漫著民主思潮，展開新的思維，建立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對戰爭，對社會進行反省和思考，也開始思考人的存在和價值意義為何？社會逐漸走向民主、開放和多元發展。

兒童文學作品中也反映出對過去戰爭的反省，宮川健郎在《日本現代兒童文學》中引用前川康男在《楊》文本裡，中隊長和山本見習官的對話：

「中隊長，不只是軍隊的軍人，目前全日本每個人都在奮戰，都像是軍人一樣。如果照你所說的，所有日本人都必須奮戰至死，那究竟是在守護什麼？難道是渺無人煙的日本國土？」「守護天皇，守護天皇陛下。」我們三人頓時沉默了，許久，許久。這時，『我』也就是平野見習官，腦子裡出現的是「在一片燃燒的荒野中，天皇一個人孤零零佇立的光景¹⁷。」

日本戰前，天皇至上，百姓以天皇為尊，憑藉著忠君思想，每個人都要為天皇付出生命，犧牲自我，造就成軍國主義，民族優越感侵略他國，形成人性的扭曲。但《楊》中的見習官山本，卻能懷疑：「那究竟在守護什麼？」其實就是在懷疑天皇神權，全日本傾注國力，犧牲百姓生命，殘害侵略他國，為的究竟是什麼？日本過去家族與國家，緊密結合，男性在家族和社會中有主導權力，天皇是國家的領導，家長（男性）則是家族的領導，一層扣著一層，忠孝合一的倫理觀，守護著家族和天皇，如今隨著戰後反省聲浪，裕仁天皇的「人間宣言」，天皇由神降為人，至高無上的權力瓦解，日本的父權思想，也逐漸消逝，加上二次大戰後有了新的民法，規定新的制度，家的結構因此改變。福武直說：「實施新民法，取消『戶主』制度之後，也導致了家長、父親以及一般男性優越地位的崩潰¹⁸。」日本逐漸走向民主社會，正如《楊》中山本見習官腦中所呈現的畫面：「在一片燃燒的荒野中，天皇一個人孤零零佇立的光景。」這就是象徵著，天皇權力的孤立，和父權思想的消解。

以往日本社會，父親是家庭的經濟支柱，父親擁有權力和地位，佔有家中一席之地，對親子關係的影響非常深遠。但是隨著民主化，現代化，女性可以就業，可以不再依賴男性生活，獨立自主。女性的意識覺醒了，不再是可憐的小媳婦，有自己的意見、事業和表現，從與男性妥協委屈，處處忍讓遷就，到反思自身行為心態，並與父權社會鬥爭，

¹⁷ 宮川健郎，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4月初版），頁30。

¹⁸ 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頁73。

女性的主體地位逐漸建立，男權徹底瓦解。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探索》中提出：

隨著女性主義的盛行與女權運動的堅持，傳統的父母角色必須改變來反應當前角色扮演的較少差異。由於母親角色地位的提昇，父親在家中的傳統地位便相對日趨式微。傳統家庭的解體，加速父親角色的沒落。試管嬰兒的誕生更局部調整了父親的功能¹⁹。

女性意識抬頭，傳統父母角色扮演已不能滿足現代女性。女性的地位提昇，和男性一樣有工作權，父親不再是傳統家庭中經濟的唯一來源，傳統家庭逐漸解體，加上科技發達，女性可以獨力扶養孩子，無須男性參與，造成父權低落，傳統家庭瓦解，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權力和影響，不似傳統為家庭的中心，父親的角色與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被顛覆，而產生不同以往的形象。

探究父權消逝的原因，就現實生活來說，常是因為父親忙碌於工作，未照顧家庭，疏於教養和聯絡情感，導致親子關係疏離。或是認為教育是母親的責任，對孩子漠不關心。或是不善於表達，而造成親子之間有距離。或是父親外遇，造成家庭衝突，拋家棄子。父親在家庭的功能中，不再是一座穩定的靠山，反而是文本中衝突、對立、不負責、邊緣化的角色。

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探索》中曾閱讀現當代中外少年小說，將父親的形象分為幾大類型：「成功的父親、失敗的父親、邊做邊學的父親、考驗型的父親、另類父親、虛無父親²⁰。」其中失敗的父親在文本中處處可見，例如幸子父親拋家棄子追尋自我；河邊父親和和志父親從未承擔照顧兒子的責任；千秋的父親選擇自殺，造成千秋心裡的陰影。邊做邊學的父親，如幸子的父親雖然自我，其實對幸子相當寵愛和關心；木山的父親忙碌於工作，忽略家庭，但自從木山母親生病後，也懂得關懷家庭。另類父親，如幸子的父親，我行我素，任性行事忽略家庭成員的感受，卻以挖魁蛤這種特殊方法，幫墮胎後的幸子進補。虛無的父親，可有可無，如河邊的父親和和志的父親，從未照顧家庭，從家庭中消失了。歸類下來，幸子的父親我行我素，以自我為中心而忽略家人感受。河邊的父親不聞不問，離婚後對孩子從未關心。木山的父親工作忙碌，忽

¹⁹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探索》（台北：天衛文化出版，2007年二版一刷），頁111。

²⁰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探索》，頁94。

略家庭，造成妻子寂寞酗酒，從未關心孩子的生活。千秋的父親沉默寡言，隱藏心事的性格，想不開走上絕路，導致千秋焦慮不安。和志的父親拋家棄子，從未關心和志，離婚後馬上另組家庭。治君父親離婚寂寞，雖然關心兒子治君，但治君大多和母親住一起。因此針對湯本香樹實文本呈現的主題：消失的父權，歸納父親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外乎我行我素、不聞不問、工作忙碌、沉默寡言、拋家棄子、離婚寂寞等六種明顯的行徑。

一、我行我素——幸子的父親

《夕照之町》和志的外祖父，幸子、暢秋的父亲。個性任性自我，獨來獨往，對家庭不是很負責任。因為個性頑固，而有千斤頂，「頂爺」的外號。戰前於北海道養馬，是最得意的日子，也是家庭最美滿的時候。二戰期間，因為頂爺討厭軍人，不和他人一樣賺軍需物資的錢，反而當農夫種田兼燒炭。戰後獨自前往東京，最初曾在魚市工作，隨後幸一家人也從北海道到東京居住。韓戰期間，到過北九州 K 町，幫美國人化妝遺體。

頂爺有時會突然現身於外婆、母親及舅舅三人位於夜市店面二樓的家。不知他曾去過哪裡做過些什麼事，只知道出現時多半身無分文又醉醺醺的，一副令人看了都不免心想『幸好沒倒在路上』的狼狽模樣。（《夕照之町》，頁 45。）

隨意地回來又離開，樣子落魄潦倒，回家只會讓家人更擔心，造成家人麻煩，有時離開家還會將家中的錢拿走，讓幫忙負擔家計的幸，相當辛苦，莫怪幸對頂爺，有許多的怨懟。

頂爺懷著雄心壯志，曾經對還小的幸子說過，要開賽馬牧場，也曾有想到巴西的夢想。做什麼事都不報備，不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家人，只是一味的朝自己心中的理想前進打拚，這樣的個性，使家人受了許多苦，也心生許多不滿。最小的外伯祖父這樣形容他，「是啊，那個老大哥，魯莽得很，頑固得不得了，即使出動千斤頂也撼動不了他，所以才被喚做『千斤頂』……」（《夕照之町》，頁 43。）」可見頂爺頑強、固執、直衝前進的個性。

頂爺相當喜愛幸，把幸當男孩子在教育，對於幸在孩提時就會騎馬，感到相當驕傲。父女的情感，在早期應該是相當融洽，但是隨著父親的任性，固執，只顧自己理想打拚，

完全不顧家庭，幸子只好犧牲學業（大學），提前出去工作，養家活口，也讓弟弟可以讀大學。由於父親的缺席，造成幸子的不幸和痛苦。

對於頂爺不照顧家庭，暢秋點出當時的大環境，「那時候的社會正在轉變，頂爺也很辛苦吧……（《夕照之町》，頁 65。）」頂爺為事業打拚的時間，正值二次大戰和朝鮮戰爭，日本社會面臨經濟蕭條，尤其是戰後，食物匱乏，通貨膨脹，生活艱難，失業率高，人們生活不易，但頂爺還是選擇離開北海道，到都市東京打拚，開創自己的人生。社會環境的不穩定，頂爺依然堅持無畏，使得生活落魄，收入不穩定，有時還會回家劫掠極少的金錢，由於父親的缺席，和任性自我，讓妻兒生活更加艱辛。

二、不聞不問——河邊的父親

《夏之庭》河邊的父親形象，隨著河邊的想像捏造，有不同的身分地位，有時是偵探、有時是演員、有時又是放煙火的專家等。河邊的父母親離婚，父親再婚且有小孩。河邊因為缺乏父親感到失落，所以不斷說謊，說自己父親已經去世，隱瞞父親再婚，另外塑造父親了不起的形象。

劉玉玲在《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中說：「家庭生活的變遷帶給青少年更多的疏離感、沒有根的感覺和敵意；家庭環境的變化所導致的生活壓力與挫折，是成人與孩子共同面對²¹。」父母離婚後，與嚴厲母親同住，只能用一連串的「謊言」，來滿足自己沒有父親的空虛，也捏造出一位「理想」父親的形象，來填補現實生活中，父親離開的事實。林正文在〈說謊兒童的行為觀察與輔導〉提出兒童說謊的動機如下：「心理因素包括：逃避懲罰、自我誇大、否認失敗、出於好奇、報復心理、達成願望。家庭因素包括：溝通不良、管教不當、家境不好²²。」河邊說謊，否認自己與別人不同，自我誇大父親的形象，河邊用「說謊」來達成有父親的願望，抵擋同儕的攻擊，滿足個人的需求，也逃避母親嚴厲的管教，以捏造父親的理想形象，安慰自己。家庭的變遷，父親的缺席，河邊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只要稍微不安，就會出現「抖腳」的行為。

河邊曾說：「我又不能把爸爸當成蘋果切成兩半，那我們家就沒有爸爸了，雖然我

²¹ 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台北市：揚智文化，2005年3月初版），頁192。

²² 林正文，〈說謊兒童的行為觀察與輔導〉，國立臺南師範初等教育學系《初等教育學報》第四期，1991年），頁5-7。

們家有一個爺爺，但又不能叫爺爺當我的爸爸。因為他也不是蘋果。（《夏之庭》，頁123。）」河邊嚮往父親的存在，現實中卻得不到，也沒有父親的記憶和形象，所以只好說謊幻想自己擁有父親，以隱瞞父親缺席的事實。

三、工作忙碌——木山的父親

在《夏之庭》中，木山家庭中，出現了「酗酒」的母親。母親是家庭主婦，常一邊喝酒，一邊陪伴在木山身旁，心靈上相當寂寞。木山不常提及父親，似乎是忙於工作，對於家庭疏於照顧，才會造成木山母親的寂寞和酗酒。

木山自述家庭生活，可以看出木山家庭成員的疏離。

我媽媽是全天候在家。她每天作飯給我和爸爸吃。……。媽媽常常是一邊看我吃飯，一邊吃吃餅乾、喝喝葡萄酒。通常，在我快吃完時，或是更晚一些，爸爸才會回來。於是，媽媽又得鑽進廚房。不過，爸爸只吃泡飯這一類簡單的東西。媽媽不陪爸爸一起吃。（《夏之庭》，頁47。）

木山的父親工作忙碌，親子和夫妻相處的時間並不多，木山的母親平時一個人待在家裡，苦於沒有說話的對象，心靈上漸漸產生寂寞的感受，只能依靠酒精來麻痺自己。可見木山的父母，在情感交流上並不親密，而木山的父親對孩子的生活、朋友、和興趣志向，也不太了解，這些大多是由母親扛起照顧的責任。

木山母親一邊負擔家務工作，一邊要養育孩子，心靈上十分空虛，卻無人了解她的需求，身邊該是最親密的丈夫，卻總是拿工作當理由，不陪伴關心她，漸漸地她依賴起酒精，紓解內心的痛苦。一直到木山母親因酒精得了肝病，才引起木山父親的關注。木山曾提及，在母親生病後，某個周日父親花了時間為母親煮飯帶到醫院，「媽媽竟然一邊吃一邊哭，不過老實講，當爸爸用極其溫柔的口吻叫媽媽吃時，我也曾經鼻酸了一下。（《夏之庭》，頁238-239。）」木山父親在過去忙碌於工作，長期忽略家庭，如今的溫暖的陪伴在太太和小孩身邊，當然使木山和其母親，感動不已。

從醫院回家鄉的路上，父子倆有一段對話。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問我：「你將來想做什麼？」我嚇了一跳。因為，從我懂事以來，我就不曾聽過爸爸問我這樣的話了。「我也不曉得。」我想了一下，又說：「如

果一定要說的話，我想寫寫東西。」「要當作家嗎？」這回輪到爸爸被我嚇到了。

「小說家嗎？」「對。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我的耳朵開始發熱。（《夏之庭》，頁 239。）

由上面描述就可知道，木山父親長期的缺席在家庭中，連自己孩子的興趣志向都不了解，平時對孩子的關心也很少，才會被孩子立志當一名作家而感到吃驚，木山則是因為向父親述說自己的志願有些不自在難為情。

日本男人總是認為在外打拚工作，家庭和孩子是母親的責任，只要有賺錢回家就是負責任了，但這卻造成太太的痛苦和疏離的親子關係，早年的工作忙碌，忽略家庭關係的經營，晚年退休後，夫妻關係冷漠，妻子有自己的生活模式，孩子也和父親沒有話題，木山的父親就是屬於這種工作忙碌型。

四、沉默寡言——千秋的父親

《白楊樹之秋》中千秋的父親，是一位沉默寡言，常閉眼沉思什麼的父親。個性固執，不輕易吐露心聲。千秋六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千秋母親為了隱瞞千秋父親自殺的真相，而欺騙千秋，說是因為車禍身亡。年幼的千秋，無法接受父親死亡事實，在老太太的鼓勵下，只能透過寫信給父親，紓解對父親的思念。

千秋的母親寫信給千秋的父親。信中說：「那孩子愈長，會愈像你吧。和你一樣，雖然沉默寡言，但是對別人的痛苦很敏感。但就因為她對別人的痛苦敏感，所以，喜歡孤獨。（《白楊樹之秋》，頁 185。）」可見千秋父親的個性，也是一位孤僻、少言，而敏感的人。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個性，千秋父親面對生活上的痛苦和壓力，找不到宣洩的出口，才選擇自殺一途。

文本中雖未明確交代千秋父親自殺的原因，但從芝佳紗的信中，可推知千秋父親自殺的原因，有可能是感情上的問題，「你抱著你自己的痛苦，什麼都沒說，就那樣地死了。你裝作要去散步，就像在必須提出困難的判決之前，外出散步那樣，還遺留信給舊情人，然後自殺了。（《白楊樹之秋》，頁 186。）」千秋父親可能在情感上舊情復燃，但卻又不知如何解決，因為無論選擇哪一方，對情感敏銳的千秋父親，都是痛苦的決定，所以才走上結束生命。

千秋父親的孤獨、逃避、膽怯、敏感。元坤在《第三只眼看日本》中提到日本文化中是一壓抑克制的團體：

日本文化的傳統本身就有很大的壓抑性，它講究團體利益，不重視個人感受，要求個人做出許多犧牲，要隱藏感情，克制欲望，面對世人要代表家族、團體，乃至國家²³。

日本男人壓抑自己，隱藏內心的想法，約束、克制私欲只爲了家族，就像不善表達的千秋父親，面對沉重的壓力，一味的隱忍，沒有宣洩的出口，最後只好走上自殺，留給家人無盡的傷痛和孤獨。

五、拋家棄子——和志的父親

《夕照之町》中的和志，父親在他小時候七歲前就和母親離婚了，當時正是戰後六十、七十年代，正值日本經濟發展最迅速的時候，家庭關係面臨瓦解，和志父親的缺席，只是反映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況。在頂爺心中，和志的父親不是能依靠的傢伙，頂爺用「吊兒郎當（《夕照之町》，頁 15。）」來形容和志的父親。

已是成人的和志回想過去兒時父親的印象：「孩童時期，我也曾想再見到父親，但因為知道父親很快地又組織了新家庭，所以儘管曾興起那樣的想法，卻立刻地打消了念頭，連自己也覺得意外。（《夕照之町》，頁 15。）」父母離婚，和志仍是父親的孩子，對父親仍有情感存在，想要見到父親，但父親卻馬上另組家庭，等同於背叛還是孩子的和志對父親的思念，所以打消了見父親的念頭。因為在和志的心中，父親另組家庭，已經是拋棄他和母親了，見了面又能如何呢？

和志母親憂慮孩子會被丈夫搶走其實是多慮。「害怕我會被父親搶走的強迫性想法驅使著母親，於是我們疲於遷移——儘管實際上她根本不需有這層顧慮。（《夕照之町》，頁 21。）」面對父母離婚後，母親不斷的遷徙搬家，在和志心中卻認爲母親無須害怕父親會搶走他，因為父親已有新的家庭了，不會再回到和志母子身邊了，母親的擔心只是多餘，和志心中已認定和父親沒有任何關係了。

所以當成人的和志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因為生病不久人世，而希望見和志一面。

²³ 元坤，《第三只眼看日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57。

和志面對拋棄自己，完全沒有關心過自己成長的父親毫無感情，父子倆在電話中陌生地交談著。起先問著和志醫科大學工作有關的事，再問到和志結婚生子了沒？最後才提到自己時日無多，希望和志去看望他。

男人最後提及醫院的名稱，叮囑似的問道：「你能來嗎？」我沒有答話，他先答腔：「星期二的下午很合適，」「不，當然，除了那以外的日子也可以，星期四也可以，因為沒有人在那。」「不知道耶，」我回答：「你突然這麼說……」「說的也是，突然聽到這樣的話……」再度傳來笑聲。「那麼，嗯，想來的時候，就拜託走一趟嘍。」（《夕照之町》，頁 20。）

和志父親顧忌自己新家庭成員，還挑選時間要和志來探望自己，顯示和志父親的自私，只關心自己需求，而未關心和志的想法。面對從小就未關心自己的父親，如今卻自私的要求要和志去見他一面，和志的回答相當冷淡疏離的。

最後和志父親在掛掉電話前，說了一句「很抱歉（《夕照之町》，頁 21。）」，對和志而言，他猜不透父親說這句話的意思為何？「既不是普通的抱歉口氣，也不是做了壞事而請求原諒的口吻。是為打了這通電話致歉嗎？或是，他是在為其他的事道歉？（《夕照之町》，頁 20。）」畢竟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父親始終缺席，和志不了解自己的父親，他只是一位陌生人罷了。因此「那一晚，我剪了指甲，打一開始就已經決定不去見面的。他也不曾再打電話來了。（《夕照之町》，頁 20。）」和志剪著指甲，象徵著即使父親現在死去，他也不會有什麼感覺，因為他只是一位拋家棄子的父親，打從和志年幼時，就已下定決心不再見這位拋棄自己，又自私的父親了。

日本文化中相當重視婚姻，會選擇結婚的人很少離婚，周維宏、宋金文等編的《日本社會解讀》中提到：「雖然日本的離婚率也在上升，但是在發達國家中還是很低的²⁴。」其中有一個理由在林明德所寫的《日本的社會》中提到：「因為男方通常要求子女監護權，而且很少付贍養費（即使有，亦很少）²⁵。」和志父親卻從未爭取過和志。和志母親擔心孩子被父親搶走，但和志父親卻從未關心過孩子，已另組家庭，對和志而言，父親在與母親離婚後，從未爭取過他的監護權，也不曾關心過他，等到他長大了，才說自己生病想看孩子，在和志心裡一定覺得這不聞不問的父親算什麼。

²⁴ 周維宏、宋金文等編，《日本社會解讀》，頁 32。

²⁵ 林明德，《日本的社會》（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7年1月初版），頁 77。

六、離婚寂寞——治君的父親

《白楊樹之秋》中的西岡先生，是白楊莊的房客房客之一，住在二樓的中間，單身，和前妻離婚，有一子，名叫治君，孩子和前妻同住，職業是計程車司機，白天大多在家，晚上出門工作。「西岡先生是個內向嚴肅的人，……，只要他在家，就聽得到相聲。（《白楊樹之秋》，頁 33。）」生活單純，喜歡聽相聲，身材瘦弱，頭髮有些禿，說話很急，偶爾口吃。西岡先生個性善良、熱心、喜歡幫助別人，從以下事件可以了解：一是白楊莊的洗衣機被外人偷偷使用，西岡先生忙著追趕偷偷使用的人；二是房東婆婆外出晚歸，千秋擔心，西岡先生幫忙到車站等地方尋找；三是西岡先生爲了幫朋友喬事情，結果破壞了朋友工作的地點；四是房東婆婆喪禮時，西岡先生會來白楊莊幫忙開大型巴士，載送殯的人。

和前妻離婚的原因，西岡先生只用「老掉牙（《白楊樹之秋》，頁 106-108。）」含糊帶過，離婚理由百百種，西岡先生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才一語帶過，不願多說。西岡先生的兒子是一位國小四年級的小男生，平時跟著母親和繼父生活。放寒假時，治君來到白楊莊找父親，與千秋成爲了好朋友。因爲父母離婚的關係，治君看起來比同年齡的孩子還要懂事成熟些，他會洗衣服、幫父親煮菜、也是很好的聽眾，小小年紀就懂得負擔家事。治君雖然是小孩子，但他的言行卻有著連大人都沒有的成熟懂事和體貼。

治君本來答應千秋，要留在白楊莊陪她和父親，但卻因爲母親流產，而決定留在母親和繼父的家，照顧流產傷心的媽媽，所以他寫一封信向千秋道歉，他必須失約了，信中提及治君父親尊重孩子的決定，讓治君回去他母親那。西岡先生離婚後，獨自一人生活，沒事就待在家中聽著相聲，唯一的孩子本來有機會可以陪在自己身邊，卻因爲前妻流產，而讓孩子選擇再回到母親身邊，只剩他一人，西岡先生不免孤單寂寞。所以在幫朋友出頭，處理事情時，本來想求情了事，卻因爲對方看不起他，西岡先生砸了對方的店，用最糟的方式處理，「平時，不會爲了這種事動氣的西岡先生，可能也因為治君的事讓他心煩意亂吧。（《白楊樹之秋》，頁 142。）」煩惱治君的事，指的大概就是又要回他母親那吧！父子倆始終無緣，西岡先生雖然和治君維持和樂的親子關係，但治君的成長，西岡先生無法全程參與，只能在一旁默默看著，身爲父親的西岡先生感到遺憾，寂

寞和無奈，但也只能讓孩子回到母親身邊，因為現在前妻最需要孩子的陪伴。西岡先生家常播放著相聲的聲音，也許是因為不希望家裡太安靜，突顯自己的寂寞孤單吧。

日本男人在現實生活中承擔許多社會的壓力，被要求要努力工作，賺錢養活家庭，按時拿工資回家。但對家庭生活，對妻子孩子，忽略太多，關心太少，導致日本男人在家庭的地位逐漸衰落。幸子的父親不受家庭約束，選擇任性自我的過活，導致家庭成員相當辛苦。木山的父親忙碌於工作，導致妻子心靈寂寞而酗酒麻痺自己，木山則很少與父親互動，父子關係疏遠。河邊的父親和和志的父親，都因離婚拋棄孩子，另組家庭，使得河邊編織謊言安慰自己，和志則冷漠回應父親提出探視的要求。千秋的父親背負著感情問題的壓力，以自殺解決問題，造成孩子一輩子的陰影。治君的父親離婚後，一人生活，尊重孩子選擇與母親居住。這些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力和地位，都不如以往傳統家庭，父權的消失，使得家庭解構。

第二節 母親的負擔

日本的國旗是太陽，認為自己是太陽的後代，而日本神話中的天照大神就是日神、也是女神。葉舒憲，李繼凱在《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中提到：「天照大神（或譯作天照大御神）即指在高天照耀發光的日神，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太陽神』²⁶。」日本神話中是母系社會主導，而非父權社會。葉舒憲，李繼凱在《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轉引《古事記》中記載提到：

伊邪那岐命洗左眼時化成的神，名叫天照大御神。洗右眼時化成的神，名叫月讀命。洗鼻子時化成的神，名叫建速須佐之男命。這時候，伊邪那岐命非常高興地說：「我生了不少孩子，最後終於得到三個貴子。」於是取下脖子上戴的玉串，搖動得瓊瓊作響，賜給天照大御神，並對她說：「去治理高天原²⁷！」

天照大神在三子之中，獲得治理高天原的權力，建立起日本神話對光明的崇拜，而伊邪那岐命只將玉串賜與天照大神，在三子之中只給予她優越的地位，凸顯女性在神話中的地位極高。光給人溫暖、光明、希望、圓滿、慈愛、包容、孕育萬物的感受，就像女性給人的感覺，也是如此。尤其日本一直是一個自然災害極多國家，崇尚萬物有靈論，對自然極為崇拜敬畏，而能孕育萬物，給萬物光明的太陽，宛如大地之母，帶給大地生機，能使萬物復甦和生命力。日本神話中對天照大神的崇拜，就是對母親、女性的敬仰。

從史書中記載日本歷史，提到有關巫女治國的事蹟。《新校後漢書第四冊·卷八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²⁸。

卑彌呼因為通鬼神之道，以巫術統領當時幾個部落，結束當時混亂的局面，卑彌呼以女性身分，當上盟主，掌管祭祀和政治，身邊沒有丈夫，保護著女巫神聖的地位，與

²⁶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大陸：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

²⁷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頁6。

²⁸（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新校後漢書》第四冊（台北：世界書局出版，1973年3月再版），頁2821。

日本神話中天照大神至高的地位和權力呼應。女性的崇拜和地位，在遠古日本是不可動搖的。王健在《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神體儒用的辨析》中提到：

4世紀前，日本家族流行的基本是母權制，在婚姻上採取招婿人贅方式。成年男子結婚後到女家入戶，家族一般以母系為核心，包括女兒、女婿和外孫子女，不包括兒子、兒媳及其子女²⁹。

這樣的社會形式，造就日本社會對母親的依戀和女權的中心地位。

隨著日本歷史進展，日本是如何由母系社會轉變為父系社會，最主要是因為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傳入日本。王健又說：

日本由母系向父系社會過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外來文化影響導致的，所以不是自然漸進性的，而帶有突變性質；輸入的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和經過中國化的佛教文化），都是在高度發達了的父權社會中形成的東西³⁰。

儒家思想自五世紀傳入日本，逐漸產生影響，如天命思想、忠孝倫理、仁義道德、忠貞潔愛、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禮教觀念和佛教中的「五障十惡」等，到日本中世紀封建時代被發揚光大，武士道的建立和中國儒家思想的融合，女性的地位墜落深淵，取而代之的是父權思想。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民主思想的傳入，日本走向開放、自由，女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父權對女性的拘束逐漸鬆脫，女性從各方面去思考人生價值及存在意義。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新憲法中宣布女性得以有選舉權，女性在政治上受到法律的保障，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婚姻上規定要雙方同意，不能憑藉從前傳統的媒妁之言，而天皇制是象徵，由神到人，否定神性。1967年聯合國宣布《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使得女權主義和運動蓬勃發展，男權對女性的束縛瓦解，女性迎向個人自由。

戰後女性文學和兒童文學反映出這一波思潮，如女性作家壺井榮所寫的《二十四隻眼》，內容描述一名女性大石久子老師和十二位學生的故事，大意是：大石久子到海邊分校教導十二位學生，與學生建立起深厚情感，但隨著日本侵略中國，軍國主義的思想也蔓延至此，大石老師不認同為祖國戰死的想法，在學生說想要當軍人時，問大石老師

²⁹ 王健，《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神體儒用的辨析》（大陸：大象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頁25。

³⁰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頁44。

是否喜歡？大石老師說比較喜歡漁夫和種米的人，而被學生說懦弱鬼³¹。可見在大石老師心中，對戰爭的痛惡。戰爭開始，大石老師的學生也被捲入戰爭，透過師生間生活被戰爭洪流的改變，表現出壺井榮的反戰思想。由此也可看出女性的承擔，大石久子是十二位學生的老師，也像是他們的母親，關心著孩子。宮川健郎在《日本現代兒童文學》中引用此書《二十四隻眼睛》內容：

對於今天第一次站在講臺上的大石老師來說，這十二位起今天起將首次共同生活的一年級學生，那個個富有個性的眼睛，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怎能讓這些眼睛被污染呢？」她心想³²。

大石老師展現出母性的慈愛、堅強和包容，女性在日本社會彷彿沒有個性，但大石老師卻展現了女性的「個性」，以柔性、女性、母性療癒，救贖戰時孩子的心靈。

現代日本社會經濟高度的成長，社會的變遷，消費文化的革命，女性也逐漸跳脫以家庭為中心，走向自我實現，擴及走向社會，女性的生活型態、思維模式、角色扮演、社會地位等，和以往有極大的不同。水田宗子在《女性的自我與表現》中提到：

村落共同體和父權家族制度解體了，隨著城市化進程，家庭規模也以「核家庭」為主。在家庭領域中，女性在性和子女教育方面的發言權增加了。這使得性別角色分工的界線模糊了³³。

日本核心家庭的出現是因為城市化和產業化的關係，六十年代高度經濟成長和高消費時代，人在物質上獲得滿足，但心靈上卻相孤寂空洞，社會上也產生了許多問題。家庭成員，夫與妻，親與子無法從家庭關係中獲得滿足和需要，家庭面臨解構的危機。尤其父權的消逝，女性在生活與經濟獨立自主，男性與女性在家庭分工的角色的扮演上，不再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在社會中傳統的認定與界限，逐漸模糊與改變，性別角色的在各領域所表現的內容也不再像傳統，有固定的腳本，女性的發展趨於多元豐富。肖霞等著在《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中說：「據日本勞動省的有關調查資料統計，到 1984 年，與丈夫一起工作的婦女在人數上第一次超越全職太太³⁴。」女性無

³¹ 張錫昌、朱自強主編，《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 年 05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37-138。

³²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頁 44。

³³ 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大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260。

³⁴ 肖霞等著，《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頁 123。

須依賴男性也可以活得很好，男人和女人無須有連帶關係，女性可以更有自信地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女性自我的追求和家庭成爲一種衝突與矛盾，面對家庭解構，女性如何承擔，活出自我，走向自信，超越傳統。戰後女性文學由家庭中心到跳脫家庭，由母性到反母性再回到肯定自我，突破性別的束縛，對抗父權的壓抑，家庭解構的意義，不再只是破壞而已，而是在於重新建構，女性如何重建和承擔，建立起新型的家庭關係。

針對湯本香樹實文本呈現的主題：母親的承擔。對文本中的母親作一分析探討，看她們如何在解構的家庭中，負擔起家庭的責任，養兒育女，活出自我，將文本中這些母親所扮演的角色歸納。有背負秘密的真相——千秋的母親；日本女性的宿命——芝佳紗的母親；發揮母性的光輝——房東婆婆；雙重身分的承擔——和志的母親；家庭主婦的孤寂——木山的母親；職業婦女的獨立——河邊的母親。

一、背負秘密的真相——千秋的母親

千秋的母親芝佳紗，隱瞞了年幼的千秋，父親的死因不是車禍，而是自殺的事實。爲了保護千秋平安成長，芝佳紗選擇對千秋說謊，卻沒有想到，千秋母親的抗拒和隱瞞，反而讓千秋與母親有了距離。千秋年幼的心理感受到：

我很清楚，母親打從內心根本不想談父親。（《白楊樹之秋》，頁 18。）

母親仍不想提父親，連只是孩子的我都察覺到她對父親的死抱著極強烈的抗拒感。

不久，我屈服於母親那頑強的抗拒，但我也感到憤怒，甚至在心裡責怪母親。（《白楊樹之秋》，頁 25。）

千秋的母親因爲了解千秋和其父親的個性太像，兩人個性都固執，對別人的感受很敏銳，不輕易說出自己的情感，爲了避免孩子踏上父親的路，芝佳紗避免去談千秋父親死亡一事，但是沒想到這樣的舉動，卻使得千秋更加不安及憤怒，怨懟母親不願提及父親，此事竟造成千秋心靈的孤獨，與母親疏離。約翰·布雷蕭（John Bradshaw）在《家庭秘密：重返家園的新契機》中提到：

正因為死亡會造成家庭成員之間彼此逃避和疏離，所以家人更應該要面對這件事實。對於自殺三緘其口只會造成另一個黑暗的秘密。當父親或母親隱藏自己對家

庭成員自殺的內疚時，就等於強迫孩子們去保守那個秘密³⁵。

父親的死亡造成芝佳紗和孩子彼此疏離，心理的距離變遠，父親的死亡，成了不能說的秘密。芝佳紗自責無法挽救自己丈夫自殺，怨懟千秋父親拋下她們母女，但另一方面又要承擔養育照顧千秋的責任，和千秋疏離的痛苦。

芝佳紗大學畢業後，就嫁給千秋父親，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千秋父親死亡後，芝佳紗找了一份工作，因為沒有職場經歷，常為工作煩惱，工作養家照顧千秋之外，一方面還要隱瞞千秋父親死亡的原因，擔心千秋的成長，好支撐起這個家。芝佳紗辛苦地隱瞞這個秘密到千秋長大成人，一直到房東婆婆過世，千秋回到白楊莊參加喪禮，芝佳紗才透過房客佐佐木小姐，將當時寫給丈夫的信，交與千秋，信中提及：「我決定繼續謊稱你死於車禍。對年紀還小的孩子隱瞞父親自殺，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想，要守住這個秘密才行。（《白楊樹之秋》，頁 186。）」母親的天性讓芝佳紗選擇守密，嚴防孩子步上父親的後塵。

說出真相，對那孩子來說，太殘忍了。而且，不管如何鄭重地囑咐，如果根本無法保證那孩子安全的話，我能做的是至少繼續守住秘密。只能這麼做了。面對態度堅強的我，那孩子多半會感到焦躁，而且會反抗吧。我覺得很不安……。（《白楊樹之秋》，頁 186。）

芝佳紗以一位母親的心聲，寫下對千秋的擔心和堅決保護孩子的心情，擔心孩子學父親自殺一途，即使內心痛苦，卻獨自一人承擔所有悲哀，懷抱著不能失去孩子的心願，只為了讓千秋平安的成長。雖然芝佳紗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秘密的本身一體兩面，有好有壞，河合隼雄在《小孩的宇宙》中說：

秘密同時也帶有相當負面的性質，有時候就像一根拔不掉的刺，一碰觸什麼就會感到疼痛。有時候不僅僅是刺，它甚至如同癌細胞般讓人病入膏肓、回天乏術³⁶。

又道：秘密會決定一個人與他人的距離³⁷。

因為保守秘密，芝佳紗與孩子的距離疏遠了，孩子的反抗焦慮，芝佳紗也只能默默

³⁵ 約翰·布雷蕭（John Bradshaw）著，鄭玉英、趙家玉譯，《家庭秘密：重返家園的新契機》（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月初版8刷），頁57。

³⁶ 河合隼雄著，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台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7月5日第一版第一次印行），頁54。

³⁷ 河合隼雄著，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頁54。

承受擔心著，顯現出一位母親的包容與堅強。

芝佳紗作為一位母親，堅守祕密十幾年，為了保護孩子，即使面對千秋中學叛逆期，憧憬不在的父親而違逆母親，曲解母親的心意，芝佳紗也只是包容孩子，說了：「你很像你老爸。」（《白楊樹之秋》，頁 189。）一直等到她覺得千秋已經準備好了，才揭露真相，為了孩子，一位母親的堅強、包容和承擔，從此可見。

二、日本女性的宿命——芝佳紗的母親

千秋父親去世後的第一個除夕和新年，千秋和母親回到千秋舅舅家過年。新年第一天，千秋和母親、外婆到公園散步。外婆以自己的例子來勸說千秋母親要堅強活著，給芝佳紗一筆錢，鼓勵她趁年輕尋找新的對象結婚，好好活下去。

「我知道該怎麼做，妳不用操心」外婆的聲音愈來愈清晰。「錢，需要吧，不要嗎？」

「嗯，當然需要……，謝謝，妳幫了大忙。」信封裡除了錢，還放著圓錐型的金戒指。（《白楊樹之秋》，頁 126。）

千秋外婆知道，大學畢業後的芝佳紗，從未工作過，丈夫身亡沒留下什麼財產，芝佳紗又要工作又要養育千秋，想必相當辛苦，因此準備了錢和金戒指留給芝佳紗。千秋外婆身為母親已經先替孩子設想好，擔心芝佳紗的未來而給予最實質的幫助。並以自己過去的例子，丈夫曾外遇而私下買金戒指來懲罰丈夫，而又因為有了這枚金戒指後運氣好轉，有了芝佳紗。勸說芝佳紗，生活一切都會好轉，無須活在過去的陰影中。

「現在雖然很辛苦……。」外婆小聲地咳著，繼續說道：「不過，重要的是重新開始，以後，可不要後悔，說『啊，其實當時還多年輕呀』之類的話。」聽到外婆的這番話，母親頻頻點頭，好像在說「那道理我知道」似的。（《白楊樹之秋》，頁 128。）

千秋外婆以母親身分和過來人的經驗，鼓勵芝佳紗勇敢面對，不要活在丈夫自殺的陰影中，也不要沉浸在過去的不幸，而是要展開新的生活尋找新的幸福。身為母親最大的心願當然就是希望子女們幸福，千秋外婆也不例外，即使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在母親心中，對孩子的關心常在心中。

其實在日本文化中，女性進入社會，地位是相當低落的。女性在職場上的待遇和地

位，往往不如男性。林明德在《日本的社會》中提到：「雖然每年都有愈來愈多的婦女出外工作，十五歲以上的女性有 48%都在工作，構成全國生產力的三分之一，然而平均所得卻僅及男性的 60%而已³⁸。」大部分的公司會讓女性擔任較不重要的工作，即使有高學歷也要幫忙倒茶、跑腿，處理雜務，女性會擔任高級主管的也很少，若能結婚「榮退」是非常受人羨慕的一件事。因此對於進入婚姻從未工作過的芝佳紗，其母親對她勸說「再婚」，是對芝佳紗的著想，畢竟走入家庭，芝佳紗在生活資源上得以受到照顧，女性才有所依靠。

三、發揮母性的光輝——房東婆婆

白楊莊的房東婆婆，八十歲時遇到六歲的千秋。在婆婆的丈夫去世後，婆婆開始幫別人送信到另一個世界，保管了許多人的信件。婆婆每次安慰別人，說到她開始如何替人送信的故事，每次都不一樣，但目的都是為了幫助喪親者，撫慰在世者的心靈。

面對年幼的千秋喪父，婆婆代替了千秋的母親，發揮母性的光輝，陪伴在千秋身旁，照顧生病的千秋，也開啓她封閉的心靈。當婆婆告訴千秋，自己在替人送信到另一個世界，千秋興起了想要寫信給父親的心情，藉由寫信給父親，千秋找到悲傷情緒宣洩的出口，房東婆婆就像千秋的祖母一樣，慈愛地陪伴在千秋身旁，聆聽千秋說話，收下千秋寫給父親的信，安慰千秋和好友治君分別，和千秋一起在白楊莊努力生活著。

房東婆婆外冷內熱，老公去世後沒有孩子，內心其實相當孤寂，然而她卻展現旺盛的生命力，堅韌強大地包容、療癒千秋受傷的心靈，也向千秋展現生命的強勁，面對挫折，仍可堅強地走下去。房東婆婆以八十歲的高齡向千秋宣告著：

我已到了不管什麼時候上西天都不覺得意外的年紀嘍，現在的時間是賺來的，要更拼命更有勁的活下去。（《白楊樹之秋》，頁 68-69。）

如果等你長大，我還在這個世間的話，那有多恐怖呀！不過，我努力試試看吧。（《白楊樹之秋》，頁 159。）

房東婆婆對生命的熱愛和堅韌，一方面撫慰千秋對死亡的恐懼，一方面鼓舞年幼的千秋，人就是要努力活著，生命才有意義和價值，婆婆的生命力對千秋是很大的鼓勵和

³⁸ 林明德，《日本的社會》，頁 83-84。

學習的對象。

房東婆婆年輕時，歷經許多事，生命中並非平順。

婆婆嘴裡的「我家老師」，那個看起來很軟弱的白鬍子爺爺，年輕時，捨棄了妻子和當時當小學老師的婆婆私奔。兩人沒有孩子，而且自從生活在一起後，和親戚的來往也斷絕了。（《白楊樹之秋》，頁 168。）

不被親友認同的婚姻，和親戚也斷絕往來，生活的挫折，苦不堪言，婆婆卻活得極為堅毅耐勞，冬天邁力地打掃白楊莊庭院中的落葉，房子整理得井然有序。生活踏實自信，她幫助千秋、千秋之母、西岡先生，也幫助許多陌生人，讓這些遇到挫折的人得到幫助和安慰。婆婆用她的人生閱歷和智慧，引領千秋和許許多多人走出挫折和傷痛。

房東婆婆就像《佐賀的超級阿嬤》中的阿嬤一樣，代替缺席的父母，承擔家庭的責任。《佐賀的超級阿嬤》裡的男主角昭廣，因為母親無法同時養育哥哥和他，所以將昭廣寄託給佐賀的外婆撫育。失去母親的照顧，昭廣雖然寂寞，但外婆對生命的堅毅、韌性、樂觀和努力，使昭廣即使過著物質貧乏的生活，但在精神上卻充滿快樂富足。《白楊樹之秋》中的房東婆婆和《佐賀的超級阿嬤》中的外婆，擔負起主角缺乏父母照顧的責任，並運用自身智慧和閱歷給予孩子指引人生方向。戰後社會變遷，家庭功能失調，父母忙於工作，疏於教養照顧孩子，祖母承擔起父母的角色，孩子的生命從祖母那得到延續和關懷。千秋母親無法撫平千秋喪父的痛苦，也無法察覺千秋怕失去母親的孤獨，房東婆婆就像千秋的祖母一樣，發揮母性的光輝，承擔起照顧陪伴千秋的角色，代替千秋母親，保護千秋成長。

四、雙重身分的承擔——和志的母親

和丈夫離婚後，幸子帶著和志一路遷移到北九州 K 町，獨自扶養和志。頂爺來之後，與頂爺有著微妙、矛盾的氣氛。幸子會故意在頂爺面前「剪指甲」，故意向頂爺宣示不滿，甚至在頂爺剛來時打電話給東京的弟弟，說自己不會像媽媽一樣被頂爺拖住。

和志從母親對待頂爺的態度觀察到母親矛盾的心理。

母親問也不問頂爺，就擅自把洗澡水放掉；她踩過頂爺的腳尖，還邊打掃邊用吸塵器的前端撞頂爺。可是，她卻在做出這些動作後，為了讓沒食慾的頂爺多少吃

些東西，特地準備放了蜆的味噌湯、章魚頭做的生魚片、涼拌春菊等頂爺愛吃的菜。（《夕照之町》，頁 23-24。）

一面故意惡整頂爺，一面又付出關心，照顧頂爺飲食起居，幸子矛盾的情感是有原因的，孩提的幸子曾經備受寵愛，卻因為父親我行我素，而使幸子不得不早熟，背負家庭責任和經濟。

幸子還是孩子的時候，很受頂爺寵愛，暢秋曾回憶道：「頂爺即使喝酒也常帶著幸去，幸是讓他很驕傲的女兒呢？還會騎馬……」（《夕照之町》，頁 79。）」出門只會帶幸出去，炫耀自己的女兒很會騎馬。「頂爺很遺憾幸是個女孩，聽說直到小七歲的我出生以前，他簡直把幸當男孩子栽培……」（《夕照之町》，頁 79。）」頂爺以幸為驕傲，將幸當男孩養育，比起男孩暢秋更疼愛女孩幸，幸受到頂爺的寵愛，但頂爺做事情卻常常我行我素，「何時回來、何時出門，連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決定權都握在他手上。咱們什麼都沒有。（《夕照之町》，頁 65。）」幸怨懟地抱怨著。頂爺沒有照顧好家庭，使得幸和母親及弟弟，過得極為辛苦，幸甚至沒有讀大學，就出去工作，讓弟弟讀書。就是因為這樣，幸對頂爺的情感，才會充滿矛盾。頂爺來幸的家裡後，既傷心頂爺衰老，有一天可能會離開自己，又生氣頂爺從不好好照顧家庭，使家人生活困頓無依。

日本社會文化，原是母系社會，對太陽、母親的崇拜，是「戀母情結」，潛藏在日本全民族的意識之中。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中說：「日本人在格外堅強的另一面，則是一顆極待慰安的心靈³⁹。」所以男人需要母親的照顧，結婚娶老婆後，就由老婆照顧，男人只要賺錢養家就好，生活中處處可見對母性的依賴。日本男性的戀母情結，在極壓抑的性格之下，甚至將情感轉移到對女兒的依賴，是戀母情結的變型，所有的女人都成了母親。日本男人對外展現其堅強，內心卻是隱藏著懦弱，就像孩子對母親的依賴一樣，需要安全感，頂爺就是如此，面對現實環境的受挫，自知身體衰老不能久活時，他所想要投靠的對象，不是暢秋而是幸子，就可以看出頂爺對幸子的依賴和信任，對母性的需求與追尋。

幸子從早年幫助家裡經濟，提早就業照顧弟弟暢秋，使其能讀大學。離婚後照顧唯一的兒子和志，頂爺來後，承擔照顧頂爺的責任，既是女兒也是母親的雙重身分，表現

³⁹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頁 208。

出一位女性的獨立堅強，包容和承擔。葉舒憲，李繼凱在《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中說：「在目前男權中心社會出現世界性『危機』的時代，日本文學中的戀母原型或女性化素質也許會越來越顯示出積極的文化建設意義⁴⁰。」幸子既是女兒身分，又是母親的身分，展現女性對生命的積極與堅持，暢秋描述外婆曾說過幸子的個性倔強。對待頂爺從不溫柔，故意在夜晚「剪指甲」，是對頂爺拋棄家庭的抗議抱怨，也是象徵批判父權專制，批判頂爺的任性不顧家。作者用隱喻的方式去表達女性該有的地位和權利。另一方面卻又在頂爺生病時努力煮蜆湯給頂爺喝，照顧頂爺生命最後的歷程，「即使極度疲倦，她也是邊揉眼睛邊站在流理台前煮湯。即使只是一小滴，她也希望頂爺那變乾、變硬了的肝臟，能吸收到這彷彿榨取自小石頭的淡綠色湯汁。（《夕照之町》，頁 132。）」這樣的表現看的出女性對生命的奮鬥與堅韌，還有幸倔強不屈服的性格。

五、家庭主婦的孤寂——木山的母親

木山的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照顧木山，關心其功課、交友、補習和成績，但卻得不到丈夫的關心。家庭主婦雖然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該是家庭中重要的角色，但木山之母對生活無法滿足，與家庭成員有疏離的感受，她以酗酒來逃避現實的苦悶和對丈夫的不滿。女性在家庭所付出的勞力，不能和丈夫在外打拚所得到的酬勞相比，水田宗子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中說：

從女性的生育和勞動力的再生價值來看，她們在扮演著人類和社會的重要角色，但她們的勞動不能換成貨幣。女性生兒育女、家務勞動等等被認為是無形勞動，這樣，女性存在本身就被無形化了⁴¹。

木山母親在家當主婦，照顧兒子木山，關心其功課和交友，對先生忽略家庭，忙於工作的不滿，逐漸累積成痛苦，酗酒成了紓解痛苦的方式。作者以寫實主義刻劃家庭主婦內心的空虛，反映出女性的心聲，渴望被肯定、被需要和被關照，要求平等的對待，對長期被忽略感到不滿。水田宗子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又說：

⁴⁰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頁 177。

⁴¹ 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頁 252。

「把不能明確地表現其女性自身在家庭中因得不到滿足而焦躁不安、萬念俱灰，稱為『無名主婦病』⁴²。」木山之母，承擔照顧家庭和兒子的責任，不滿被丈夫長期冷落，以「酗酒」方式逃避家庭生活的不幸，無聲的向父權抗議著。

六、職業婦女的獨立——河邊的母親

河邊的母親獨自扶養河邊，是單親家庭，父親離婚後又再婚有了孩子。河邊母親是職業婦女，工作忙碌，河邊常要往外買便當，河邊曾說：「最近，我們家連星期天也吃便當。外面的便當比我媽媽煮的還要好吃。（《夏之庭》，頁 47。）」河邊之母重視河邊的功課，讓河邊去補習，有一次因為河邊和木山、山下一起去觀察老爺爺而沒去補習，河邊被母親狠打一頓。河邊之母對兒子的管教相當嚴厲，重視其功課表現，河邊自己說：「昨天發回來的考卷，我的分數好低，媽媽氣瘋了，我被綁在陽台的一塊木板上。（《夏之庭》，頁 127。）」河邊之母管教河邊，以嚴厲責罵和處罰的方式，是為河邊好也呼應日本社會對升學的重視，更深一層是為了爭一口氣，讓前夫看到她們母子，即使家庭中沒有爸爸，也可以過得很好。

河邊曾傷心地說出，自己沒有父親的怨恨：

為什麼連飛行速度比聲音快的飛機都有了，而我卻沒有爸爸？為什麼星期天媽媽在百貨公司裡面，要對我那麼兇？為什麼她老是對我說，等我長大以後，要讓爸爸後悔。（《夏之庭》，頁 123。）

河邊之母承擔單親家庭的責任，外出工作賺錢，照顧河邊成長，對孩子的要求高，因為工作忙碌，無法真正了解孩子的需求，只能一味責難河邊，並向孩子說出對前夫的怨恨，孩子無法理解母親複雜的心理，只能承受母親的責備。家庭的解構，母親負擔起責任，河邊母親後來選擇再婚，建立新的家庭，新型家庭的誕生，可以不再是以血緣為關係，「最開始我媽跟我說她要再婚時，我很不能接受。（《夏之庭》，頁 242。）」河邊自述，對於新爸爸剛開始是排斥的，最後他選擇接受新的家庭成員，因為老爺爺雖不是他的親人，卻也能像親人一樣待之，這樣的體悟，讓河邊能接受，原來一個家，最重要的是情感而非血緣。所以他堅定的項木山和山下說：「『我想我應該可以做好才對。即使是

⁴² 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頁 250。

到遙遠的國外，我們一家三口，也可以一起展開新的生活。（《夏之庭》，頁 242。）」家庭由解構到重組，由血緣到非血緣的結合組成，新型家庭的誕生，讓人重新思考家庭的概念為何？家庭概念和家庭認同，不再以血緣作依據，而是著重心靈上的感受與歸依。因為家庭的概念，不再是以血緣為主，過去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父親，從未關心自己，如今新的爸爸，如果彼此好好努力生活，說不定能幸福，家的概念是看家庭成員間的緊密關係，心靈上的交流和安全感，所以河邊認為他可以展開新的生活，接受母親的再婚。河邊之母也拋棄過去對前夫的怨恨，展開新的家庭生活，展現女性獨立堅強，勇於追求幸福和權利，承擔生活責任的那一面。

六位有母親身分的女子，遭遇不同但都承擔起家庭的責任，扮好母親的角色，面對生活的困境和危機，以女性的韌性和堅持，度過生命的挫折。芝佳紗面對不能說的秘密，為了孩子千秋，等待她長大後才告知真相。就像市川拓司的小說《現在，很想見你》，小濤因車禍穿越未來，看到自己的命運，回到現在後，再次選擇和愛的人在一起，是因為她的孩子佑司。小濤說：「既然遇見了你們，我就無法帶著這份回憶去過另一種人生。我要讓我和你的孩子降臨在這個世界，然後帶著這些幸福時光的回憶，笑著離開⁴³。」作為母親的願望，因為有了丈夫孩子而堅強，即使小濤早已知道自己的命運，仍安排了許多事情，以便自己離開世間後，丈夫和孩子能夠好好生活，女性無私的承擔，母性的溫柔慈愛，使得佑司能夠順利成長。《白楊樹之秋》的芝佳紗也是如此。

芝佳紗的母親知道女性在社會上不易生存，為了芝佳紗，勸說她再婚把握自己的幸福。房東婆婆一開始雖然讓人覺得不易親近，也不准孩子入住公寓，但看到千秋可憐的身世，就像祖母一樣照顧關心千秋。幸子的一生坎坷，從小父親就不顧家庭，要照顧弟弟和家庭，離婚後照顧唯一的兒子，之後又照顧生病的頂爺。如連續劇中的《阿信》，敘述一位女性從小到大奮鬥的歷程，面對生活的挫折和艱難，她如何以女性的堅忍和不放棄，尋找到人生中的幸福，女性開始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木山的母親，即使以酒消愁，也盡心盡力照顧木山和家庭。河邊母親，對孩子管教嚴厲，但最後也揮別過去離婚的陰影，走向新的婚姻。家庭解構的危機，由女性獨自撐起一片天。母親的負擔，不但呼應日本是母性社會的國家，也將家庭解構的危機轉化為新的家庭形式和模式。

⁴³ 許建崑，《閱讀新視野：文學與電影的對話》（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5月初版），頁 159。

第三節 孩子的孤獨

家庭解構，父權的消逝，女人獨立撐起了家庭，而孩子處在孤獨無依的狀態。李國慶在《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中說：「家庭的解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少子化問題，晚婚和非婚人數增加⁴⁴。」日本社會少子化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不但造成人力不足，家庭也面臨解構。李薇在《日本發展報告：2010》提到：「日本 2005 年 1.26 的出生率曾創下歷史最低紀錄⁴⁵。」現代日本家庭不生或只生的一個的居多，家庭形式也以核心家庭居多，父母忙碌於工作，孩子沒有兄弟姊妹的陪伴，心靈上自然產生孤獨的感受。

加上日本社會升學主義掛帥，補習的孩子不在少數，有的還要背負考私校的壓力，日本現代孩子是相當孤獨的。李國慶說：「隨著家庭功能的外部化，子女的家庭教育被私塾等各種課外補習班取代；女性就職率的提高使她們無法像過去的母親那樣，專心致力於子女教育⁴⁶。」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功能中，逐漸被外部的機關所取代，如學校、補習班等，孩子的心裡在想什麼，其內心的需求是什麼，父母並不清楚。孩子背負家長期許，整日都忙於考試補習。板坂元在《日本之窗——生活與社會》中說：「為了考上好學校，孩子們放學後或在節、假日，一般都去上課外補習班⁴⁷。」升學主義下的孩子，上完一天課，還要到補習班學習，父母希望孩子能考上好的學校，將來才有好的前途。每天待在學校和補習班的時間，比在家裡還要多。親子雙方缺乏溝通之下，造成親子之間的疏離。周維宏、宋金文在《日本社會解讀》道：「父母、老師從小教育他們的是如何學習，如何考上名牌大學，如何爭取進一流企業就職，卻沒有人告訴他們真正的人生價值在哪裡⁴⁸。」社會價值觀變遷快速，父母若無法提供正確的價值和支持，孩子是無法了解人生的價值何在；無法明白父母之間的不和睦、離婚等大人世界的情感問題；無法和父母說出自己在學校所受到的痛苦和壓力；無法理解考試升學的意義為何，因為是

⁴⁴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一刷），頁50。

⁴⁵ 李薇主編，《日本發展報告：2010》，頁378。

⁴⁶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頁51-52。

⁴⁷ 板坂元編著，光明日報社協作翻譯，《日本之窗——生活與社會》（台北市：大新書局，1995年8月1日第一版第一刷），頁97。

⁴⁸ 周維宏、宋金文編著，《日本社會解讀》，頁327。

獨子獨女，沒有兄弟姊妹學習或模仿同伴的相處，學校的人際關係不見得能適應和生存，以上這些可能都是孩子生活上的壓力和焦慮來源。

家庭的解構成造成孩子的孤獨，孩子非社會主流地位，無經濟生產力，在成人的疏忽之下，寂寞又孤獨，心靈上缺乏歸屬和依靠，日本兒童文學作品中，也不乏反映孩子孤獨的作品。宮川健郎在《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引用八十年代那須正幹著的《我們往大海去》內容：

邦俊的父親是綜合醫院的事務長，和醫院裡的年輕護士發生曖昧關係，家庭幾乎破碎，一家人表面上卻都裝作沒事。城史的情況則是父親早逝，母親對他的期望很深，但家裡的氣氛老是處於祖母與外出工作的母親不停的爭吵當中。邦俊和誠史一心一意做著木筏，甚至連補習班都沒去。他們的木筏上不僅有桅杆，還有船艙⁴⁹。

故事中的少年們，爲了逃離破碎的家庭和心中的煩惱，投入打造一艘船，這一艘船就是他們心靈的寄託和避風港，在造船的過程中，能撫平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不快樂。少年和家庭的疏離，反映孩子們心靈的孤獨無依。

宮川健郎在《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引用另一本大石真寫的《二〇五教室》也反映出孩子的寂寞：

阿明的死是個導火線。阿明專程將一百分的考卷拿到母親工作的地點，想給母親看，但是母親沒空理他。意志消沉的阿明走到馬路上，不幸遭車子撞死。對阿明母親的憤怒，再上對自己雙親的不滿，促使友一與洋太決心離家出走。那是一個下著雪寒冷的夜晚。離家的兩人所到的地方，當然是體育用品倉庫的地下室⁵⁰。

孩子口中的二〇五教室，唯有這個教室，提供孩子面對家庭的不滿和現實的挫折，提供可以稍微休憩依靠的地方。家庭解構的危機，導致家庭成員彼此疏離不信任，孩子們只能另尋依靠。

日本家庭的解構，使孩子心靈上產生孤寂感，湯本香樹實的文本中，也反映出這些特色，如《夕照之町》中無同儕陪伴的和志，頂爺說他是孤獨的傢伙；《白楊樹之秋》中的千秋與治君渴望朋友的陪伴。千秋與母親有隔閡，不太適應新學校的生活，治君因

⁴⁹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頁 104。

⁵⁰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頁 108。

為父母離婚，顯得早熟世故，彼此都希望能在白楊莊一起生活好作伴；《夏之庭》裡將老爺爺的庭院當作是樂園的木山、河邊、山下，木山擔心酗酒的母親，在意自己的外表，河邊總是謊稱父親如何厲害，隱藏沒有父親的自卑，山下的志向，無法讓母親認同。這些孩子的背後都有其孤寂的一面，以下分別討論。

一、沒有同儕的陪伴——和志

和志七歲父母離異，和母親一起住，父親很快又有新家庭，在和志小的時候彼此都沒有聯絡，與父親疏遠如陌生人。和志自述道：「那時候，我連那吊兒郎當的人目前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夕照之町》，頁 15。）」和志父親與和志沒有聯絡。「那一晚，我剪了指甲，打一開始就已決定不去見面的。（《夕照之町》，頁 21。）」和志的人生中缺乏父親的關愛，對父親沒有任何情感，即使父親生病了，也不願見面。

單親家庭，沒有兄弟姐妹陪伴，和志能依靠的就只有母親、舅舅和那行為奇異的外祖父。和志在學校裡沒有朋友，似乎有適應上的困擾，「遲疑著要不要說出自己無法與小學的同學打成一片的事，然而最終還是無法說出口。（《夕照之町》，頁 25。）」這樣的心情雖然沒有說出口，但頂爺似乎知道了，向他說：「你真是個孤獨的傢伙。（《夕照之町》，頁 27。）」母親在外工作，已經非常忙碌辛苦了，又要照顧他和頂爺，和志心中的煩惱，不能向母親述說，頂爺卻看在眼里。

和志有一次向頂爺吐露自己的心事。「『她搭計程車呢，和玉井屋的金崎先生一起……』（《夕照之町》，頁 29。）」「我只能跟頂爺說到這裡，卻不明白自己為何無法說出母親下計程車時的表情和那微妙的氛圍。（《夕照之町》，頁 29。）」和志向頂爺說著媽媽和金崎先生在一起的事，兩人之間微妙的氣氛，讓和志隱隱擔心和不安。過去即使沒有父親，母子倆也能彼此依靠堅強活著，一起做著快樂夢境，「母親和我的夢，是希望有一天在南方的島嶼上，過著每天釣魚的生活。（《夕照之町》，頁 31。）」和志與母親所編織的夢，島中只有母親和自己，反映出和志對母親的獨佔、依戀和對現實生活中挫折的逃避，而金崎先生的出現，彷彿是要奪走母親一樣，和志不願卻無法阻止，心理的不安和寂寞，也只有向頂爺吐露時才能稍微滿足孤寂的心靈。

二、渴望朋友的陪伴——千秋與治君

留著短髮的小女孩，個性固執堅強，不擅長用言語表達情感。六歲時，千秋的父親去世。還是孩子的千秋，爲了母親忍住悲傷，撐著小小的身體，和母親來到白楊莊居住。

父親的驟逝，又換新的環境，千秋爲了不使母親增加煩憂，也感受到母親似乎不太想提起父親，千秋心理的不安和焦慮，化成了「黑洞」般，彷彿要吞噬千秋。「當我走到外面，我就覺得這個世界四處都是蓋子打開著的黑洞，不得不提醒自己大意不得，不然母親和我總有一天也會掉進那個黑色的洞裡再也回不來，像父親那樣。」（《白楊樹之秋》，頁 27-28。）黑洞的不安，一開始是因爲喪父造成，擴及到生活，最後連母親與自己的安危都擔憂。因爲這樣，千秋感覺到自己很孤獨，焦慮不安，所做的事情都要再三確認。

睡覺前，我會檢查三次背包。（《白楊樹之秋》，頁 29。）

儘管背包很重，我還是跑回家確認門有沒有上鎖。次數一定是三次，總是從相同的三個地點折回家。不經過這三道手續，我根本無法上學。（《白楊樹之秋》，頁 29-30。）

林明玉在《少年小說中的人物刻劃》中說：「人物的情思由敘述來展示，並以動作演示出人物的情緒⁵¹。」千秋心理的悲傷、焦慮和不安沒有出口，就像得了「強迫症⁵²」一樣。千秋就這樣抱持著緊張和焦慮重覆著相同的動作，以小小的身體支撐著，千秋最後受不住發燒生病了。由千秋心中的「黑洞」和行爲的「重複性」，可以看出千秋心靈上的不安和孤寂，其原因來自以下四點。

一是面對至親的死亡。失去父親讓千秋悲傷無法接受。

父親究竟到哪兒去了？父親在某一天突然跑到哪去了？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為什麼突然不見了？父親就像漫畫裡那可憐、粗心的人物，一個不小心掉進蓋子打開著的洞裡，消失無蹤。（《白楊樹之秋》，頁 27。）

千秋即使看到父親躺在棺材中，仍不能理解死亡，不能理解爲何失去父親，父親到底去哪了？千秋心裡沒有答案，面對死亡的傷痛，千秋走不出來，而母親卻又閉口不談，

⁵¹ 林明玉，《少年小說中的人物刻劃——以紐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爲例》（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印製，2009年1月第一版），頁 141。

⁵² 「所謂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指患者的行爲不受自主意志所支配，即使其行爲違反自己的意志，卻仍然一再身不由己地重複出現該種行爲。」（引用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市：東華書局，2000年4月初版 31刷，頁 635。）

使得千秋痛苦傷心。

二是母親喪夫之痛和工作忙碌，千秋不願讓母親擔心。「眼前的母親，不僅心情痛苦，好像在公司也遭遇到麻煩的事（《白楊樹之秋》，頁 28。）」千秋雖然痛苦，但也擔心母親的心情和工作的壓力，尤其母親沒甚麼工作經驗，父親去世前大都是擔任家庭主婦的工作，因此千秋寧願自己面對一切，也不願意說出心中的恐懼和不安而讓母親擔心，心中的焦慮痛苦逐漸擴大。面對失去父親，唯一的母親心裡為現實生活煩憂，千秋更擔憂有一天母親不知道也會不會消失。

三是缺乏陪伴。千秋沒有兄弟姐妹，母親忙於工作，剛搬到白楊莊沒有朋友，新的環境依切都要重新適應起，面對陌生的環境，千秋封閉自己的心靈，拒絕感受外在一切，沉溺在心中的孤寂，直到千秋被母親託付給房東婆婆才好一些，願意與外在有聯繫。

四是適應學校新環境。

重新上學後，我覺得上學是一件痛苦的事。那些邊發出呼喊聲邊跑來跑去的同學們，那穿著緊身運動套衫發出怒吼的老師，都和以前全是女生的學校很不一樣。（《白楊樹之秋》，頁 27。）

學校的朋友和老師，因為都太明朗太喧鬧太堅韌了，我不覺得有人會知道我所恐懼著的黑洞，我感覺非常孤獨。（《白楊樹之秋》，頁 28。）

新的學校環境和以前私校全是女校的文靜氛圍完全不同，內心的孤寂黑暗與外在熱鬧明亮呈現一種對比更顯痛苦。在心裡的創傷還未療癒好，又要適應新的環境，結交新的朋友，敞開心房，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幸好千秋在白楊莊認識一位朋友——西岡治君。國小四年級生，「是一個戴眼鏡、大頭、蒼白瘦弱的男孩子。（《白楊樹之秋》，頁 99。）」父母離異，而和母親一起居住。年紀雖小但個性獨立成熟，會自己洗衣服，替自己的父親張羅晚餐。「治君通常在下午去買東西，趕著做好晚餐。至於我呢，就幫忙提東西、洗菜之類的事，每天跟著治君團團轉。（《白楊樹之秋》，頁 111。）」結識同樣是單親家庭的朋友治君，治君雖然沒有喪父的經歷，但由治君的成熟、懂事、體貼，不難看出兒時面對父母離異，而被迫成熟獨立。父母離婚是孩子最不願意面對，也最擔心害怕的事情，治君心裡上必定是經過一番掙扎和痛苦，才有現在的坦然面對。治君學會煮飯，是因為母親工作上相當忙碌，自己

要照顧自己，母親與親生父親離婚後又再婚，家中多了繼父和如外婆般的婆婆，雖然待他親切，但由治君體貼地為母親設想，新孩子出世後，自己就到白楊莊和父親一起住，這樣的體貼成熟是孩子從孤寂中解脫成長才有的面對。

治君和千秋常玩在一起，或拿他們所發現的東西，上教堂放在耶穌像前。兩小無猜的情誼，讓千秋每天都期待和治君一起玩耍彼此陪伴。本來治君答應千秋要搬來白楊莊和父親一起住，千秋非常高興，卻因為治君母親的新生嬰兒死了，治君寫信告訴千秋，決定留在母親身邊照顧母親，千秋雖然生氣失望，但也能理解治君的心情，流完淚後說道：「婆婆，我要給治君回信。要寫：一定要再一塊兒玩耍！（《白楊樹之秋》，頁 134。）」本來好不容易結識的朋友，如今又要分離，千秋傷心難過，但也只能尊重治君的選擇。

三、打掃庭院成為一座樂園——木山、河邊、山下

木山國小六年級學生。身形為三人之中最高，因為身高最高，手腳修長，而有「黃瓜」一稱。對於自己修長的外型，並不是很喜歡。與河邊為幼稚園就結識的好朋友，之後國小與山下認識，三人就成了三重奏。三人在文本中都是獨子，皆有各自的煩惱與痛苦，藉由彼此的陪伴相處，才能化解心中的孤寂與挫折。

以木山而言，國小六年級生，正值發育期，最在意自己外表和異性的感受，面對心儀的女生更是如此。

有時，我照照鏡子，看到露出一大截的小腿和手肘，就覺得好煩。難怪，有女孩子會嘲笑我是『黃瓜』。我發現，就連臉型也在不知不覺間拉長了，尤其是鼻子。我以前的鼻子應該沒有這麼長才對。（《夏之庭》，頁 57。）

木山長的不斷長高，外表的變化令木山尷尬，況且還要面對女生的嘲笑更是難受。面對心儀的女生田島，木山臉紅想表現出最好的那一面，這些都是青春期常見的煩惱。面對家庭，木山知道母親不喜歡他的朋友，這讓木山不敢再找河邊山下來家中。母親對於他的功課頗重視，讓木山去補習，一次補習晚到，母親雖未生氣，但酒卻喝得比平時更多，母親酗酒的習慣造成木山很大的不安，在家庭中的孤寂只能從朋友和老爺爺那獲得滿足。

河邊從幼稚園到小學都和木山同班，身材較為瘦小，戴一副厚重的眼鏡。鬼點子最

多，有些神經質。個性急，又好表現，如酒井看到他們三人在替老爺爺的庭院除草時，問木山有無需要幫忙時，河邊便搶著說：「抱歉，這是我們三個人決定好的事。我們只想靠自己。（《夏之庭》，頁 91。）」或是老爺爺說，秋天時想在庭院種植花草時，河邊馬上說：「不必等秋天，我來種。（《夏之庭》，頁 101。）」。河邊只出一張嘴，行動多是木山和山下。河邊有一個招牌動作，「抖腳」，只要一抖腳，就代表內心不安、害怕、生氣或是緊張的情緒感受，是情緒瀕臨潰堤的徵兆。張清榮在《少年小說研究》中說：

要描述小說人物的「動作狀態」就是要善用、解讀「肢體語言」因為「肢體語言」的背後有其深層的意涵。有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內心有何念頭，外表即可出現何種動作，因此「肢體的動作」是「表」，「內心的想法」是「裡」⁵³。

河邊「抖腳」反映內心不安焦慮，其負面情緒來自父親的缺席、母親嚴厲的管教和在意他人的想法，渴望受肯定及關注。河邊是單親家庭，爸爸再婚，所以河邊總是會謊稱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而且曾當過偵探、演員、小說家等厲害的身分，只要情況不同，父親的職業也就不同，來彌補身邊沒有父親的自卑及失落。謊言曾被班上的杉田拆穿，被杉田說他是騙子，而氣得想要上前動手打杉田，木山說道：「河邊當時的憤怒表情，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綠著一張臉，咬牙切齒地瞪著杉田，那鼓起來的腮幫子，就好像隨時要把眼鏡吹走似的。（《夏之庭》，頁 35。）」謊言被拆穿，面子掛不住，又被戳到傷心處，談到他的家人，河邊就會特別敏感易怒，也反映出孩子內心的孤寂脆弱。

山下身材胖胖的，木山和河邊叫他「胖子」，個性憨厚善良，但是反應較慢，大多是跟隨著木山或是河邊行動。家裡是賣魚的，媽媽認為賣魚沒有出息，所以不希望他繼承家業，但山下卻希望以後能跟隨爸爸一起賣魚。對於賣魚的工作很有興趣，切東西前的準備也很講究。在老爺爺家要切西瓜的時候，還會回家拿磨刀石來磨刀。

水將那塊長得像是石塊的四角形弄濕，然後，就開始傳出磨擦東西的聲音。（《夏之庭》，頁 96。）

山下右手緊握住刀柄，很有規則地在石板上磨起菜刀。他用左手四根指頭壓住刀刃。他緊咬著嘴唇，顯得極為認真。（《夏之庭》，頁 97。）

由山下認真的態度，對賣魚職業母親卻不認同，使山下有了煩惱擔憂。

⁵³ 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台北市：萬卷樓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頁134。

三人都是獨子，都有生活中的挫折與煩惱，但透過與老爺爺的相識相知，結成忘年之交，老爺爺的庭院，成了孩子暫時忘卻煩惱和寂寞的樂園，是心靈的解放區。孩子的孤寂與不安，透過觀察老爺爺和與老爺爺的情感，使孩子沉醉在被關注的快樂之中。

造成日本家庭解構的原因，除了少子化，離婚單親，還有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鬆散。即使有完整的家庭，若父親忙於工作，缺席家庭生活。母親關心孩子，但母親對孩子的要求與期待，建立於升學名校，不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心聲，也是會造成家庭成員的疏離。家庭是孩子的根，面對家庭的崩解，孩子們只能從他處尋求慰藉。文本中和志是孤獨的傢伙，沒有朋友，面對母親新戀情的不安，也只能透露給頂爺知道。千秋對母親避談父親心有怨懟，卻又擔心母親棄之離去，好不容易結交到朋友治君，治君又要回去原本的家，沒有人與之玩耍，心中的孤獨不言而喻。木山、河邊、山下面對家庭的壓力，也只能從同儕和老爺爺那尋求解放和安慰。孩子的孤獨是家庭解構所造成的。

湯本香樹實寫作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反映家庭解構的危機，點出家庭的問題，並透過不同互動與對話，給與重構組織的機會，賦予家庭新的生命與意義。因此面對家庭解構，父權的消逝、母性的負擔和孩子的孤獨，湯本香樹實呈現家庭問題的現況，透過看與被看的互動、老人與小孩的對話、人與環境的互動、以信對話，來修補被破壞的家庭組織，給予家庭重生重構的機會，家庭關係不再局限於有血緣關係者，只要有愛有關懷，成員間彼此認同，家的定義不再以血緣為依據，而是對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第三章 人際的互動與對話

兒童或青少年面對現實的挫折和心理的煩惱，無論是個人與自己、個人與他人或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對立、孤寂不安、掙扎矛盾等挫折煩憂，在湯本香樹實的文本中提供給這些主角一個互動對話的媒介，使孩子由衝突、矛盾、不安走向對話、認同、希望。藉由不同的對話模式，湯本香樹實讓文本中的角色，面對危機或困境，能夠學習成長，讓讀者知道現實世界雖然不完美，有時還可能是非常殘酷的，但仍可以試著學習面對和解決。對話與互動的媒介不侷限於語言，本文採廣義的對話與互動，只要是與人之間，人與他人、社會、環境有所溝通，以下針對看與被看之間的互動；老人與小孩的對話；人與環境的互動；以信對話，分別討論之。

第一節 看與被看之間的互動

眼睛是靈魂之窗，用眼睛看人看世界，可以解讀、辨別和學習許多事情，你可以看別人，也可以看到別人在看著自己。黃冠華在〈觀看不見：凝視的概念〉文中引用 Sloterdijk 的話：「哲學思考的重要性，實際上就在於眼睛的反映、眼睛的辯證、及觀看自己在看的活動本身¹。」個人多少有觀察他人或被他人觀察的時候，一個人的眼神可以透露許多情緒，而看一個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動機和心情，被看的人更是能感受到對方的情緒是好意或敵意。《夏之庭》中的三位小男孩，因為山下祖母去世，而興起想要觀察「人是如何死」的想法，因此開始「監看」、「窺看」一位老爺爺的生活和行爲。這樣的「看」，一開始是好奇，不懷好意的，觀察人死的理由動機，當然不被他人所接受，因此男孩們只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跟監，暗中觀察老爺爺的生活。孩子的眼睛是純潔直接，觀察細膩，感受敏銳，不受成人污染的。透過跟監，男孩們知曉老爺爺的生活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室內，開著電視，生活單調，偶爾會到便利商店買生活所需。

老人買的東西都差不多，例如：便當、麵包、香蕉、泡菜、沙丁魚罐頭、味噌湯

¹ 黃冠華，〈觀看不見：凝視的概念〉，《新聞學研究》，第八十七期，2006年4月，頁132。

材料包、泡麵。在這些東西裡面，便當是必買的，至於其他的東西，則不太一定。

有時，他還會買一些衛生紙回去。（《夏之庭》，頁 46。）

男孩們天天觀察跟蹤，透過孩子的眼睛可以去推測猜想，老爺爺的生活單調貧乏，飲食只是爲了充饑裹腹而已，一個人生活方便就好，老人生活應該是相當孤寂。山下藉由他所看到的畫面，推知老爺爺買兩個便當的原因是因爲方便食用兩餐。木山甚至細膩地看到老爺爺對社會充滿「敵意」的眼神。

他有時會停下來，盯著電線桿、空罐子、看板、或是路人直看。他的眼神，看起來一點都不友善，甚至像在「興師問罪」，可是，他所看的那些東西，明明又都不具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夏之庭》，頁 46。）

男孩們的閱歷不比成人，卻以純潔的心靈看到老爺爺的眼神「興師問罪」，感受到了老爺爺對社會的敵視，老人似乎也不和他人來往打交道。在男孩們天天的跟蹤下，老人自然也發現男孩鬼鬼祟祟的行爲，對自己不懷好意的觀看，老人會故意回頭嚇男孩們，不屑生氣地發出「哼」，甚至責備他們沒教養，老人的話造成河邊失控回罵：「笨蛋！老頭子，你注意聽！沒錯，我們是在監視你！因為有人說你快死了，所以我們才監視你！我一定要看清楚，到時候你是怎麼死的！」（《夏之庭》，頁 68。）」從初次對話，看與被看都是懷抱著非善意的心情，這樣的情緒是對立、衝突和緊繃的。直到男孩們漸漸地因長久觀察老人而釋出善意，山下準備了新鮮的生魚片要給老爺爺吃，木山想幫老爺爺倒垃圾，雙方才從衝突對立，逐漸轉爲接納彼此，老爺爺感受到男孩們的善意，看待男孩們的眼神也有了變化。

老先生又開始四下張望，突然，老先生看到了我。而就在眼神交會的同時，老先生已經邁開步伐向前走了。「難道……。」山下以小跑步跟在河邊的後面，他一邊跑一邊說：「他在找的人是我們？」（《夏之庭》，頁 74。）

老人旁邊沒人，卻四下張望，以前「興師問罪」的眼神不見了，而是期盼著誰出現而「四下張望」。老人從孤單一人沒人關心，到生氣男孩的監視窺看，再到感受孩子的溫暖善意，習慣一人生活的他還不習慣別人對他關心注意，才對上木山的眼，就轉頭繼續走了。男孩們和老人憑藉著「看」與「被看」，搭起一種微妙的情感關係。

老人因爲被孩子看重和關心，生活和心態產生了改變。

老先生在清理院子。他把一些舊報紙、垃圾、裝泡菜的桶子、單隻的木屐，全都推到玄關前面。（《夏之庭》，頁 78。）

老先生的生活有了改變，彷彿有了活力。開始對髒亂的居住環境做打掃，開始愛乾淨，院子的雜物垃圾，全被他清理乾淨了。

老先生不再朝我們倒水了，也不再趕我們走了。他時常一邊走動，一邊自言自語說著：「嘿咻」或是「真傷腦筋」等等。我總認為，他一個人的時候，應該不會說這樣的話才對。（《夏之庭》，頁 79。）

孩子們看著他，老人更起勁了，一個人生活總是了無生意，如今有三位男孩看著自己，老人開始自己煮東西，洗衣服，打掃庭院，生活過得很起勁。這樣的被重視還是老人長久孤寂生活中的第一次，老人因為被他人重視而有了改變。張綺芳提到 Rosenberg & McCullough 所定義的「被看重知覺」的意涵：

他們認為被看重知覺是指我們認為自己對他人的重要程度，也是一種動機，是感覺到別人會依賴我們，會對我們有興趣，關心我們的命運，與我們感同身受如同自我延展（ego-extention）²。

當一個人被他人看重時，心裡會覺得自己很重要，有存在的價值，老人感覺自己需要被關心，心態和生活產生了改變，對生活有了想要好好活著的動機，連男孩們都發覺了老人的改變。木山心想：「在別人的面前顯得一副很有精神的樣子，乃是常有的事情。（《夏之庭》，頁 79。）」男孩們發覺老人一改以前生活習慣，不吃便當，自己炸食物吃；髒亂的生活環境也變得乾淨清爽；不再整天窩在室內看著電視，而是精神奕奕地走動說話。

促使男孩三人融入老爺爺生活的關鍵事件，是因為同儕杉田和松下質疑男孩們偷窺別人家，使得木山、山下和河邊不得不有合理的理由，就是幫助老人曬晾衣服，才不會被誤會成偷看。由此「老人」不再是「老人」，而是三位男孩心中的「老爺爺」，三人一起幫老爺爺曬晾衣服和倒垃圾，就這樣一步一步，雙方建立起關係和友誼。三人幫老爺爺拔除庭院裡的雜草，一起享用吃西瓜的沁涼，計畫著要在庭院裡種植大波斯菊，整理

² 張綺芳，《國中生在輔導情境的被看重知覺與其輔導效果之關係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 8。（原出處：Rosenberg & McCullough, *Mattering: inferred significance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Research in community and mental health*, 2,165。）

老爺爺破舊不堪的房子，漆油漆修補窗。孩子們幫老爺爺按摩，老爺爺也會講他過去的事情給男孩們聽。男孩們知道老爺爺是因為戰爭的關係，和太太分開，所以三人決定要幫老爺爺找回他的太太。但卻因為無法讓真正的老奶奶古香彌生，來看老爺爺，所以請種子店的老婆婆假扮老爺爺的太太，雖然一度令老爺爺相當生氣，但是也可以發現三位男孩對老爺爺的在乎及關心。老爺爺感受到男孩們的關心，還放了煙火給他們三人一個驚喜。老爺爺和三位男孩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老爺爺在整個過程中也默默地「看」著男孩們，觀察男孩的行動。「看」與「被看」的角色開始互換，換成老爺爺看男孩，男孩則被老爺爺看，看的關係也由單向注意的關係變成雙向互動的關係。

老爺爺注意到家中賣魚的山下，很會磨刀，對磨刀一事相當認真，老爺爺甚至讚美山下很會磨刀，肯定孩子的表現。

山下右手緊握住刀柄，很有規則地在石板上磨起菜刀。他用左手的四根指頭壓住刀刃。他緊咬著嘴唇，顯得極為認真。「你在磨刀啊。」河邊一副很佩服的樣子。

『他很會磨。』老爺爺說。（《夏之庭》，頁97。）

老爺爺注意到河邊急驚風，愛表現的個性，相處時間才短短的一個暑假，就對這些孩子的個性相當了解。

「等秋天到了，來種點什麼。」老爺爺的聲音，穿過雨陣，傳到我的耳邊：「譬如說，金盞花或什麼的。」「不必等秋天。我來種。」河邊只要想做什麼，就非得馬上行動不可。「你怎麼這麼性急呢？」老爺爺瞥了河邊一眼。（《夏之庭》，頁101。）

注意到木山愛看書的習慣，老爺爺不動聲色的將木山遺忘在自己家的書還給木山，老爺爺默默地關注這些孩子，守護著他們也關心他們。

有一次，我把《稻草人》這本書放在老爺爺家的陽台邊。那是一本又可怕又有趣的恐怖小說，裡面有一個和我們年紀差不多的英國男孩。老爺爺也不看「這本書是誰的」，就不聲不響地把書交給我。（《夏之庭》，頁119。）

本來是男孩們「看」老爺爺，現在卻換成老爺爺「看」男孩們。

因為老爺爺的默默關心與重視，讓男孩們在家中所不能獲得的肯定與重視，在參與老爺爺的生活中有被愛被關心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對自己更有自信和勇氣。心靈上的孤

寂在老爺爺的注視關心下慢慢消融，三人開始找到自我。山下因為老爺爺肯定他的磨刀技術和從父親那體會到的「不要怕切到手」的人生哲學，在老爺爺死後山下立定志向要繼承家業賣魚。河邊向老爺爺傾吐家中雙親離婚，父親另組家庭有了小孩，母親對他生氣渲洩對前夫的不滿，讓河邊在寂寞不安中，找到心靈解放的處所。木山也因為與老爺爺的相處，學會獨立堅強，將從老爺爺那學會的削梨技巧，用在照顧喝酒的媽媽，削梨給母親吃。

男孩們一開始好奇的「窺看」老人何時死亡和釋出純真的善意，激勵老爺爺生存的鬥志，也要「看回去」這些孩子到底在搞什麼鬼，表現出精神奕奕，向男孩比「Y」手勢宣示挑戰「我活得很好」還不會死。沒想到因為想看男孩們真正的目的為何？而看到男孩們的真心善意和優點，林詩屏在〈演奏生命的五個樂章——湯本香樹實《夏之庭》〉說：「到後來，老爺爺就像是一面好的鏡子，照到孩子們自己的心坎底，使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優點。這樣的『好變化』讓雙方獲益，相互成長³。」老爺爺的存在，對孩子而言，使其看到自己的優點，讓孩子感覺到自己被肯定被需要和被關懷，這樣的好變化，促使男孩們更肯定自己，勇敢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就像拉岡所提到的鏡像理論：

一般情況下，我們每個人往往藉由他人而認識自己。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中，自我應當理解為一種「鏡中的我」，一種他人眼中的「我」，或者是我們所願意讓別人見到的一種「我」⁴。

男孩們藉由老爺爺看待自己的方式省視自我，藉由老爺爺眼神中來獲取讚賞鼓勵，認同自己，面對人生的不完美，男孩們可以更有自信勇氣，堅強地去迎接下一個考驗。看與被看的對話，起初是男孩們監看老人，老人懷抱著敵意看回去。然而孩子純真的付出，化解了彼此間的對立和衝突。老爺爺接納這些孩子進入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注視，為老人注入活力。老爺爺肯定的眼神，鼓舞孩子的人生。看與被看的角色交換了，也從起初的敵意，變成「好變化」。

³ 林詩屏，〈演奏生命的五個樂章——湯本香樹實《夏之庭》〉，《國文天地》18卷12期，2003年5月號，頁32。

⁴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8月初版一刷），頁143。

第二節 老人與小孩的對話

日本社會已進入到高齡化社會和少子化社會，老人因為非經濟生產力者，而成爲社會所疏忽冷落的對象，小孩則因為忙於升學補習競爭，成爲不受關愛注意的對象。河合隼雄在《小孩的宇宙》說：

老人和孩子之間具有不可思議的親近感。孩子剛剛從「那裡的世界」過來，而老人也很快就要到「那裡的世界」去。他們兩者的共通點就是都離「那裡的世界」很近。青壯年忙於「這裡的世界」時，老人和孩子之間會因為不可思議的親近感而接近，互相扶持，產生共鳴⁵。

兩者的共同點是都離「那裡的世界」很近，和成人的現實世界很疏遠，老人豐富的經歷像是一座藏寶庫，當孩子的好奇和充沛的生命力，與之相遇，兩者會產生特殊的親密感，老人替代成人忙碌於工作無法守護孩子成長的責任，並且提供一個心靈療護庇護所，保護孩子安全成長，提供模仿學習的對象。就像《佐賀的超級阿嬤》，外婆代替女兒扶養孫子昭廣長大，在清貧的生活中，層出不窮的生活智慧，豐富昭廣的心靈。以下針對老人與孩子的對話：智慧傳承；守護支持；心靈治療，三項分述之。

一、智慧傳承

社會與時巨變，老人在雖然不像過去傳統社會那樣，是智慧傳承的重要者，孩子可以透過網路學到許多知識和資訊，但老人一生中所經歷的人事物，所體悟到的人生哲學，回憶生命中的挫敗、勇氣、追尋等一切，在與孩子的對話、生活、互動中，成爲孩子生命中的寶庫，豐富他們的心靈，鼓舞他們面向人生，不再畏懼，勇敢邁向未來。

《夏之庭》中老爺爺的家，常是木山、山下和河邊放學後聚集的地方，在這裡孩子學到許多學校和補習班學不到的生活秘訣，例如西瓜的外皮，只要敲一敲就可以憑藉聲音的清脆與否，判斷可不可以吃了。在討論庭院中要種植什麼花時，老爺爺說了一長串孩子沒聽過的花名。在整修老爺爺的房子時，老爺爺教他們調油漆和如何使用刷子、鋸子。男孩們來老爺爺家寫功課時，「老爺爺有時會教我們歷史或漢字。尤其，只要碰到

⁵ 河合隼雄著，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頁 134。

生字，老爺爺就會為我們造一些我們不曾聽過的詞。（《夏之庭》，頁 168。）」老爺爺教木山如何用刀子削梨。讓孩子欣賞他所施放的煙火等。這些生活中的智慧與經驗的傳承，都是現代化學校教育中所缺乏的，孩子透過與老人的對話和學習，體會生活的樂趣與祕訣。老爺爺過去的回憶和人生的經歷，就像一本舊歷史書，展開在孩子面前，當老爺爺提到過去戰爭的可怕，對從未經歷戰爭生活的孩子，是一震撼教育。老爺爺敘說過去戰爭的無情與殘酷：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則是因為病了，而被同伴棄於路中。這些放棄於路中的人，有時還會碰到路過的其他部隊。他們雖然還在呼吸、呻吟，但嘴角和眼角都已經開始長蛆了。路過的人，沒有人會伸出援手。（《夏之庭》，頁 142。）

孩子們聽到老爺爺訴說戰爭的可怕和殘酷無情，雖然未曾親身經歷，但藉由長者的傳承，孩子也能間接體悟到戰爭的破壞殘忍、人為了活著的痛苦、人性在戰爭下的扭曲，透露出反戰的思想與反省，尤其老爺爺提到自己為了活命而殺害一名無辜的孕婦，只為了怕老弱婦孺可能會去告密，洩露其行蹤，讓孩子非常震撼，戰爭的意義是爲了什麼？老爺爺描述過去痛苦的過往：

我盯著她的那個部位，在叢林裡窮追不捨。我只覺得腦海裡不叫傳來咚咚咚的鐘響，我已經不知道我在追誰了，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追，但我依然死命地追，最後，我開槍了。這個女的就像麵粉袋落地那樣，攤在地上。（《夏之庭》，頁 144。）

老爺爺背負著罪惡感，即使戰爭結束，也不再回家面對妻子，因爲自己傷害無辜的生命，戰爭造成人性的醜陋和傷害。老爺爺向男孩們傾訴過往的回憶，男孩們才知道爲何老爺爺是獨居一人，因爲他背負著罪惡感，無顏面對親人。男孩們雖震驚於戰爭的可怕，但也安慰老人說出來不要自己承擔比較好。孩子專注地傾聽與純真地包容，讓老爺爺的心靈稍微得到慰藉和解脫。

男孩們爲了安慰老爺爺，因此想要找回老爺爺的太太古香彌生，但因爲安養院中的古香彌生說自己的丈夫已去世，所以無法帶她去見老爺爺，因此男孩們拜託種子店的老奶奶幫忙假裝成老爺爺的太太古香彌生，卻被老爺爺看破，老爺爺生氣地教訓男孩們：「你們竟然對老婆婆撒謊。這種行爲，跟騙子沒什麼兩樣。（《夏之庭》，頁 173。）」
「知不知道？你們這是在拿別的人生開玩笑。（《夏之庭》，頁 174。）」老爺爺當然

知道孩子們是爲了自己才說謊，但老爺爺要告訴他們出於「沒有惡意」的說謊行爲，有時也會傷害到別人，自認爲的善意而說謊，是拿別人的人生開玩笑，男孩們學到了人生的一課，直到他們向老爺爺說出他們曾到安養院找到古香彌生一事，老爺爺才明白孩子這麼做其實是爲了自己，才化解衝突。

在《白楊樹之秋》中婆婆與千秋的對話中，就是以自身「努力活著」來激勵千秋勇敢地「活下去」，最重要的還有對他人的犧牲奉獻。婆婆人生中最重大的任務，就是保管許多人的信件，在死後的那一天，替這些生者傳達他們對死者的思念和感情。生命的意義不是只有哀悼過去的死者，最重要的是活著的人能做什麼？千秋受到這樣的鼓舞：婆婆對陌生人也能這樣無私地關懷與付出，在千秋小小的心靈中啓發她對人的關懷，尤其千秋對他人的痛苦總是感受敏銳，這樣的孩子面對生命的挫折，往往需要更多時間和力氣來恢復，而婆婆堅韌的生命力，關心她和許許多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使得千秋覺得她以後也要如此，立志要當一名保健員，像婆婆一樣關心其他人，奉獻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和價值。

在《夕照之町》中頂爺過去轟轟烈烈的人生歷史，吸引和志的注意和追尋。和志知道自己和頂爺完全不像，卻被頂爺的個性完全吸引：

我和頂爺無論是脾氣和外型一點都不像，更何況我完全無意模仿頂爺那種毀滅性的生存方式——我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儘管如此，我仍忍不住想知道關於頂爺的一切。（《夕照之町》，頁 41。）

頂爺在北海道養馬的風光；韓戰時幫美國兵死者化妝；拒絕巴結軍人而獨自開墾農地；到東京闖蕩求職；殺豬厲害的技巧；左手食指歪曲的原因等。和志從頂爺或不同的人身上知悉頂爺過去的一切，從頂爺坎坷挫敗的人生中，體悟到外公生命的堅韌，也許自己並不像外公那樣我行我素地勇闖和追尋，卻能知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無論如何都要努力堅強活下去。和志從頂爺的人生中，找到生命的智慧與力量。

二、守護支持

現代日本的成年人都忙碌於工作，尤其是父母，爲了養家活口，更是需要一份工作賺錢扶養來孩子，在高度競爭之下，父母工作忙碌，而孩子則忙碌於未來要進入好的學

校和優質的公司，奔波於學校和補習班之間。親子之間的關係相當疏遠冷漠，少了父母陪伴，加上孩子大多是獨子，沒有兄弟姐妹，孩子的孤獨可想而知。山中康裕在《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說：

「看著孩子」這件事是最重要的了，就是因為沒有看好他們，才會發生問題。……您說的沒錯，一般的人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但是守在孩子身邊似乎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必須花很長的時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⁶。

孩子面對現實生活會有心事，有壓力，有情緒，有成長的煩惱與問題，需要家人父母的陪伴，卻苦無對象紓解。所幸作者安排老人到他們身旁，藉由老人與孩子的對話，將老人的智慧傳承給孩子，使孩子度過成長的危機。

《夏之庭》中的三位男孩，各有煩惱和壓力，木山擔心母親酗酒，雙親感情疏遠，煩惱功課和考私校的壓力。山下對讀書沒興趣，未來想當賣魚的老闆，卻受母親阻止。河邊是單親家庭，母親管教嚴厲，常說謊自己的爸爸死前的工作有多厲害，滿足自己沒有父親的缺憾。三位男孩在老爺爺家中，學習到老爺爺的智慧，老爺爺代替男孩們的家人，給予守護和支持，家中無法獲得的溫暖和支持，在老爺爺家中都得到包容和鼓勵。老爺爺讚美河邊很會曬衣服，肯定山下磨刀技術和刀子使用一體兩面有好有壞的人生哲理，知道木山愛看書，默默地關心這些男孩們，讓他們在家裡寫功課、玩耍、聊天等，老爺爺守護男孩們成長，提供一個支持肯定的環境。

《白楊樹之秋》千秋母親因為要外出找工作，無法照顧發燒的千秋，因此將千秋寄託在房東婆婆那照顧，千秋在婆婆的照料與互動之下，健康慢慢恢復了，而且對陌生的環境漸漸熟悉，也能對外在事物有了感受，不再封閉心靈，與婆婆和外在了有了對話交流。婆婆代替千秋母親守護照顧千秋，千秋母親才能安心外出找工作，千秋不能向母親傾訴的事情，卻能放心地向婆婆說出，如佛壇上的供品腐爛了，父親並未守護自己。治君無法留在白楊莊，心裡的傷心難過。擔心婆婆離開自己，婆婆告訴千秋，爲了她自己會努力活著等。婆婆的守護與支持，讓千秋度過人生的危機，也鼓舞千秋勇敢活著。

《夕照之町》頂爺以自己的方式守護和志成長。幸因懷了情人的孩子而煩惱著是否要生下來，頂爺強硬地告訴幸，爲了和志，要幸不要去想那肚中的孩子。「正當母親想

⁶ 山中康裕著，王真謠譯，《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2月初版二刷），頁64。

再開口說什麼時，頂爺以一種和剛才截然不同的嚴厲聲調，制止母親說下去。『死了這條心吧。』（《夕照之町》，頁 95-96。）」幸子和別的男人有了孩子，但對方似乎沒有提出結婚，面對孩子是否要生下來，幸子相當苦惱詢問頂爺。頂爺爲了和志和幸子著想，認爲若生下來，對生活已經相當辛苦的幸子母子倆是相當勉強的，爲了和志著想，不應該生下來。頂爺的決定雖然殘酷，但卻是爲了守護和志成長，也是爲了幸子未來的幸福。

三、心靈治療

老人和小孩的對話交往，建立一個良善的溝通管道，這樣的人際關係是安全的，正向的，孩子得以直接說出內心的挫折與感受，而老人則以一位先知的角色，引導孩子走過這些挫折痛苦，使其獲得心靈的力量，從衝突對立中獲得創造改變，豐富自我意識。羅洛·梅說：「交往總是一種潛在的創造性體驗。在正常的情況下，它應該擴展我的意識，豐富自我，……在真正的交往中，雙方都會發生變化，無論這種變化多麼細微⁷。」老人和孩子的對話，豐富了彼此的心靈，使孩子的自我得以正向發展，面對人生的挫折。

《夏之庭》中孩子的心事和老人過去的傷痛回憶，在老爺爺家得到了傾訴、排遣和安慰。河邊可以坦率地在老爺爺面前，說出自己沒有父親的怨恨。山下可以驕傲地說出自己想當賣魚的。木山可以從家庭失和與考試的壓力中，找到心靈的避風港。兒童和青少年對於人生挫折感受敏銳，而且渴望被人理解和讚美。老爺爺傾聽孩子們的心事，使孩子們的受挫的心靈得到宣洩的出口和治療；老爺爺的過去，無論是婚姻情形、兒時家鄉的回憶、參與戰爭的殘酷等，男孩們也仔細地聆聽，老爺爺從孩子那得到包容、原諒、體貼、關懷，鼓舞自己活得愈來愈起勁，一老三小的對話互動，使彼此生命豐富了起來，心靈上的創傷也獲得撫平。

《白楊樹之秋》中房東婆婆告訴千秋可以寫信給死去的父親，使千秋得以面對父親的死亡，並放下父親死亡的傷痛，走出傷痛勇敢活下去。許建崑在《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單》說：「幫助孩子走出生命陰影，白楊公寓的房東老婆婆竟然成了最佳的心理

⁷ 楊韶剛，《尋找存在的真諦——羅洛·梅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1年1月初版），頁 281。

醫師⁸。」房東婆婆成爲千秋的心理治療師，撫慰千秋受傷的心靈。

《夕照之町》和志沒有朋友，沒有兄弟姊妹，也沒有父親，頂爺的出現，他心中所有的心事只能向這行爲奇異的外公傾訴，無法在學校結交到朋友，頂爺一句話「孤獨的傢伙」讓和志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很酷的樣子。和志母親交了男朋友，和志有些不安，只敢告訴頂爺，面對頂爺說出心中掛記的心事，和志的心靈得到安慰滿足。

台灣社會與日本社會相似，都進入到高齡化和少子化社會。成年人忙碌工作，孩子忙於補習考試，老人孤獨問題不受重視。透過老人與孩子的對話，讓孩子的成長不再孤單，面對生活中的挫折而得以有人守護，陪伴其成長，老人發揮其智慧傳承；守護支持；心靈治療的功能，鼓舞孩子勇敢地向自己的人生邁進。

⁸ 許建崑，《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單》（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10月初版），頁88。

第三節 人與環境的互動

此節先了解日本萬物有靈論的起源和看法，再論人與環境的互動，瞭解文本中的主角如何透過與環境互動，心靈得到療癒，從環境中體悟到生命的意義。

一、萬物有靈論

日本對大自然又敬又畏，生活在自然災難頻繁的島國，每年夏秋之際面對颱風的威脅，處在地震帶的日本人才經歷三一一大地震和海嘯的侵襲，對於自然日本人懷抱著複雜的情感，害怕、虔敬、卻又依賴自然，感激自然的恩賜，具有矛盾的兩面性。因此日本人對於自然，抱持著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融合相處。李濤說：

颱風、地震、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頻繁出現，使日本成為吃苦耐勞的民族。日本人對自然充滿了複雜的感情，在與自然界親密接觸和交往的過程中，日本人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人與自然相融合的自然觀⁹。

因為自然災害的頻繁，使日本人敬畏自然，也形成獨特的天人合一自然觀。

在日本神話中也強調，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有神靈存在的。武光誠說：

古代人認為，世界是藉由許多靈魂的作用進行運轉的。因此，在古代的日本社會，所有事物的靈魂都被當成神明一般尊崇。活在世上的人類，每一個人擁有一個靈魂。動物、植物、器物等也都有靈魂¹⁰。

高山、樹木、河水、岩石、一花一草、動物、植物、器物等，都有精靈居住著，日本人因為所處的自然環境常遭遇災害威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日本人學會崇敬自然，順應自然，也就造就泛神論。山折哲雄在《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也提出：

提及這種「大自然的無常」他認為與沙漠之國會形成一神教的情況相對，在日本這種多采多姿、變化無窮的自然環境中，會形成泛神崇拜是理所當然的，也就是「山川草木皆是神、皆是人」的想法¹¹。」

⁹ 李濤編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2010年3月第二次印刷），頁215。

¹⁰ 武光誠著，蔡瑪莉譯，《日本神話圖解》（台北市：商周出版，2007年9月初版），頁23。

¹¹ 山折哲雄著，鄭家瑜譯，《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台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6月初版一刷），頁11。

面對自然生生不息的孕育和力量，人的生活建立在自然之上，兩者密切相關，自然的一切都是神靈，日本人的對自然的情感，是孕育的母體，是共生的關係，是生活依存敬畏的對象，而人生活在其中彷彿也可以從自然中找到生存的力量。

加上日本四季分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興盛衰敗，更讓日本人體悟到生命的循環不已，生生不息，也體悟到由生到死，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歷程。

二、人與環境的互動

人與環境的對話，以下分爲有白楊樹的公寓和庭院來探討。日本人自古對樹就有很深的情感，萬物有靈論中，樹是大自然的根基，其生命的繁華衰敗，呼應四季的遞嬗，從中體悟人生的起與落，生與死。而庭院中的花草樹木，使人感受自然的美好，撫慰遠離自然的人們，庭院提供一個情感交流，心靈休憩的場所。

（一）有白楊樹的公寓

千秋母親與千秋第一次看到白楊樹，是在一個陽光強烈的下午，千秋被那白楊樹吸引，而千秋的母親也因爲白楊樹而決定搬來白楊莊。從此展開千秋與環境的互動，白楊樹挺拔的形象，撫慰千秋不安焦慮的心情。白楊樹在四季中的變化，啓示千秋生命循環不已，死亡後是重生。搬家到白楊莊後，因爲母親找工作的關係，千秋一人待在白楊莊，凝望著白楊樹在陽光中的光影變化，在白楊樹的挺拔身影中，感受到寧靜與平和。

儘管不能對著白楊樹說話，但我也不能不記得自己曾覺得無聊或寂寞。後來回想，從那以後，就沒再遇過像那一年那麼安靜的夏天了。不管怎麼樣，到現在，我對夏天所懷抱的印象，仍是那份隨眩目的光線逐漸變為深濃的影子和被那影子圈圍住的安靜。（《白楊樹之秋》，頁 26。）

千秋專注的注視著白楊樹，看著白楊樹的巨大、挺拔、寧靜，葉縫間光與影的嬉戲變化中，找到自然的生命力。蘇珊娜·塞頓（Susannah Seton）在《花園裡的生活驚喜》提到：

自然事物的本身，即使他們並不要求美麗，仍能刺激感覺、擁有想像力。自然感覺快樂、有吸引力、令人愉快，只不過因為它是自然，我們從它無限的力量中認知到這一點¹²。

千秋和白楊樹無言的對話交流，從自然中感受到生命的堅韌壯大和自己被白楊樹籠罩的靜謐和安全感。千秋深深地被白楊樹吸引著，並從中找到生命的根源和力量。

千秋生活在白楊莊，感受到白楊樹在四季的變化中，每一個季節都有所不同。隨著四季的變化，白楊樹樹葉的顏色悄悄地變了，原本茂盛的葉子開始掉了，落葉布滿整個庭院，偶爾還會有掉落的紅色果實，到了冬天，千秋每天都要和婆婆一起掃落葉，這個工作成爲千秋的例行事。

每天每天，不管再怎麼掃，葉子照樣掉下來，但是我第一次發現重複掃落葉這件事，也終有停止的時候。不知怎麼的，心情變得很不踏實，我緊握住竹掃把。（《白楊樹之秋》，頁 83。）

觀察落葉，掃落葉的重複性，轉移千秋的注意力，面對白楊樹千秋感覺自在舒服安全，在無言的對話交流中，療癒千秋喪親的傷痛。然而面對自然季節的遞嬗，連落葉都沒得掃了，千秋是不安的，本來習以爲常的事物，也會有變遷的一天，就像父親的生命是如此無常。白楊樹陪伴著千秋走過夏秋冬，白楊樹順應季節變化，從原本的旺盛茂密，變成金黃色的葉子，再變成光禿禿的樹枝，結了果實王瓜。面對自然的變遷，從播種、萌芽、壯盛、枯萎、結果、再萌芽，從生到死不斷循環，生生不息，表現出自然生的意識和力量。白楊樹讓千秋體悟到自然界和人都一樣，有生有死，面對死亡，只是自然的一環，無須懼怕，仍會重生。

所以當長大的千秋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整日帶著安眠藥想要尋死時，回到白楊莊參加婆婆的喪禮，與白楊樹又再重逢。

我抬起頭，只見白楊樹矗立在眼前，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下，金色的葉子發出微響。那既不是過去，不是夢，也不是假相，而是輪廓很清晰的現實，瞬間，我的腦子一片空白。（《白楊樹之秋》，頁 167。）

¹² 蘇珊娜·塞頓(Susannah Seton)著，簡麗兒譯，《花園裡的生活驚喜》(台北市：麥田出版，1999年初版)，頁 185。

白楊樹依舊存在，堅挺的屹立在那，白楊樹喚起千秋兒時在白楊莊的回憶，也再次提醒千秋生命就是如此，沒有死哪有生呢，死亡並非終點。

我在白楊樹的旁邊，聆聽著頌經。透過稀疏的葉子，看得到顏色淡淡的三條王瓜，也看得到鳥巢。本來想撿落葉放到裙子的口袋，可是放棄了。公寓沒有了以後，白楊樹的命運如何也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不會忘記這棵樹的。（《白楊樹之秋》，頁 191。）

白楊樹在千秋的心靈中，成為生的力量，挺拔堅毅的象徵，鼓勵千秋活下去，死亡只是重生的開始。葉渭渠在《日本文學思潮史》說：「古代日本人生活在悠悠綠韻的島國大自然中，首先接觸最多的就是樹木。樹木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它成為日本人自然觀的根基¹³。」白楊樹在文本中扮演療癒撫慰的角色，樹木即神靈，默默守護著千秋，以自身和千秋對話，默默展示生命的生死輪迴，也表現出日本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觀念。

（二）庭院

1、情感交流區。

《白楊樹之秋》中的白楊莊，是一棟兩層樓的出租公寓，房屋外圍就是一座日式的庭院，庭院中的白楊樹是婆婆死去的先生所種。千秋描述她對庭院的印象，裡面種植著許多植物。

庭院裡，有綠葉繁茂的楓樹、枝幹伸展到鄰家倉庫屋頂的粉紅夾竹桃、綠油油的青木和盛開的白色繡球花。四處可見盛開的橘色百合，狀似綠色火盆兒的葉子很悠閒地癱在地上。葉子偶爾隨著微風款擺的大白楊樹，就矗立在庭院中央。（《白楊樹之秋》，頁 21。）

隨興的栽種花木，沒有精緻的盆栽，也沒有整齊的形式，卻是自然富有生命力，有白有紅有橘有綠多采多姿，各式花草樹木中，白楊樹是庭院中的主角。秋冬到時，白楊樹的落葉變多了，千秋和婆婆每天合力將落葉打掃好，婆婆還會說：「葉子掉了這麼多，給鄰居添麻煩。（《白楊樹之秋》，頁 80。）」看得出日本人的禮貌客氣，怕給人增添麻煩的精神。

¹³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北京市：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頁 27。

聚集的落葉堆，婆婆會點火燃燒葉子，佐佐木小姐看到了就會跑去買番薯回來烤，並吆喝路過的陌生人，一起加入她們吃番薯，不可思議的事，對於陌生人的邀請，那些被邀請的人都是高興地接受，加入白楊莊的烤番薯行列。

溜狗的老伯、拉保險的女人、臉上沾滿泥土和眼淚，牽著故障的腳踏車的男孩等等，都來了。人家都不太開口說話。也許是因為蕃薯太燙，嘴巴張不開的關係。就這樣，原來不相識的人們在婆婆的庭院圍成一圈，吃著東西。（《白楊樹之秋》，頁 83。）

面對都市生活的喧鬧，婆婆的庭院提供人遠離塵世的紛擾，讓人得以接近自然事物的美好。庭院中的花草樹木也許並不精緻完美，但自然的吸引力，讓人放鬆感覺自在，所以當佐佐木小姐一吆喝，連不認識的陌生人都可以自然地親近，劉琳琳在《日本概況》中提到：「對於日本人來說，當遭遇人生挫折，對人世感到失望或厭惡的時候，一般會從自然的花鳥風物中尋求安慰與救濟¹⁴。」而婆婆庭院的安適感，在自然的包覆下，安慰了疲憊心靈的人們。善意的邀請，燙口的番薯，自然的庭院，使人心中倍感溫暖舒適，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在這庭院中默默交流情感，無言地互動對話著。

2、心靈解放所。

《夏之庭》中老爺爺的住宅是一日式木造建築，外面有一個荒廢的庭院雜草叢生。因為和木山三位男孩的相識，他們幫忙老爺爺整理環境，將庭院的雜草全部拔除，準備重建庭院，三位男孩全心投入拔草的工作，忘卻了一切。

我們忘了這是老爺爺家的院子，也忘了補習，忘了現在是暑假，忘了我們幾年級，忘了我們的爸爸媽媽。回到家，吃過飯、洗過澡、草草結束功課之能便是倒頭大睡。那是個無夢的夜晚。當然了，我的妖怪夢也沒有出現。（《夏之庭》，頁 93。）

接觸土壤，草木，與自然接觸，讓男孩忘卻外在的一切壓力煩惱，勞力的付出，汗水的揮灑，在老爺爺的庭院中，男孩們找到一個可以解放心靈的處所。拔除雜草後男孩們和老人計畫著要在庭院中種植花。

¹⁴ 劉琳琳編著，《日本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2月第一版），頁220。

每次從補習班下課回來，我們都會到老爺爺家的牆外偷瞄一下。大波斯菊已經有十公分高了，而且開始長出細細的葉子。賣種子的老婆婆曾說它們不會長得太高，而我們怎麼看，都覺得它們太纖弱了一些。（《夏之庭》，頁126。）

時時地關心關心呵護，連颱風來時都掛記著庭院中的波斯菊。颱風摧毀了大波斯菊，只剩下雜草挺立著。從照料庭院的波斯菊，男孩們找到心靈的平靜、責任感和自我肯定，因為親近泥土花木，也呼應日本的自然觀天人合一。看到花草面對外在的危險逆境，孩子們也有所體悟。

即使經過了一場颱風的掃蕩，大波斯菊還是安然地存活下來了。曾經被風吹得垂頭喪氣的莖部，現在又開始向上延伸了。葉子也增多了，為整個院子增添不少綠意。『真是不屈不撓。』河邊表示讚嘆。（《夏之庭》，頁168。）

當人和自然建立關係時，自然會藉用其生存的本質，告訴男孩們面對外在一時的壓力挫折，只要堅挺過去，彩虹就會出現，提供男孩們心靈解放處所和體會到生命的美好。庭院的重建改變了男孩們，解放、療癒、堅強男孩們的心靈，透過人與自然的對話，看見了生命中的彩虹。「原本，彩虹並不常見，沒想到現在卻因為一條水柱，而讓它在我們的面前現身。（《夏之庭》，頁114。）」上述兩個日式庭院，呼應了劉琳琳在《日本概況》說：「日本人與自然的一體感、共生意識在傳統住宅和庭園建築方面體現的比較明顯。開放式的木結構住宅追求與外部環境的一體的感覺¹⁵。」天人合一落實在日式庭院之中，開啓人與自然的無聲對話。

¹⁵ 劉琳琳編著，《日本概況》，頁219。

第四節 以信對話

在現代化、網路化，通訊電子發達的時代，每人靠著 e-mail、手機、電話、網路通訊等連絡相當方便，人際關係的聯絡天涯若比鄰，傳統的書信在生活中，已逐漸被電子化取代，卻在《白楊樹之秋》中有著極重要的關鍵。信的書寫傳遞連接起生者的世界和亡者的世界，安慰了千秋喪父的傷痛，讓千秋開始對外界有了感受，得以默默回憶思念父親的一切，走出死亡帶來的傷痛，體悟「活著」的重要與可貴。以下針對《白楊樹之秋》中信的對話，分別論述送信的任務；信的對話；信在文本中的功能，逐一做探討。

一、送信的任務

人死後真的有另一個世界嗎？日本神話中提到黃泉國的故事，武光誠說：

悲傷不已的伊奘諾尊為了帶回心愛的妻子，便前往死者居住的黃泉之國。祂不但在那裡看見妻子的屍體，也窺見了妻子的真面目，而祂的憤怒也讓祂被趕回地面。因為如此，生者的世界便開始與死者的世界產生了對立¹⁶。

人死後有「黃泉」死的世界的存在，而且生者的世界與死者的世界產生對立，點出死者是不會再回到生者的世界，人死不能復生，就像伊奘諾尊的妻子伊奘冉尊，因為吃了黃泉國的食物，掌管黃泉國，所以不能回到人類的世界。《白楊樹之秋》中的千秋，小小年紀也能明白死去父親是不會再回來的，但面對佛壇裡父親的照片，千秋只覺得陌生、隔閡，父女的距離是死者生者兩個世界那樣遙遠，無緣到令人傷痛。父親不能再陪伴自己了，千秋不能明白，為何大家還要說，父親守護著自己。

人死後會有靈魂的存在嗎？石上玄一郎在《輪迴與轉生：死後世界的探究》道：「自古以來，多數的人類在史前時代的某一時期似乎便已具備『靈魂』的觀念¹⁷。」日本也認為人死後是有「靈魂」存在，所以才會設佛壇擺供品祭拜死去的親人，李濤說：

¹⁶ 武光誠著，蔡瑪莉譯，《日本神話圖解》，頁 48。

¹⁷ 石上玄一郎著，吳村山譯，《輪迴與轉生：死後世界的探究》（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2 月初版），頁 206。

關於日本人的祖先觀說來也是源遠流長了，佛教傳到日本之後，日本人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自己的親人死後雖然肉體消失了，但靈魂依然存在，而且對後世子孫有庇護作用，所以日本和其他佛教國家一樣都有祭拜祖先的習俗¹⁸。

文本中千秋的父親有一座神龕，裡面有千秋的父親被祭拜著。放在佛壇前的供品，並未產生奇蹟依舊會腐壞，千秋不認為死去的父親守護自己，於是婆婆向千秋提到了自己送信的任務，當自己死去時會帶著這些生者的信，去到死者的世界，送信給那些他們所思念的親人，建議千秋也可以寫信給父親，自己死後再帶給千秋的父親。

婆婆因為孩提時遭逢堂哥死亡，心生畏懼和思念，傷痛之下晚上都會夢遊，後來婆婆寫信給堂哥，並託付死去的外婆送信給堂哥，夢遊症才好。婆婆藉由送信的任務，連接起生者與死者溝通的管道，安慰了生者對死者的思念與痛苦，消除兩個世界的對立，搭起聯絡的橋樑，給予活者宣洩思念和痛苦的管道。《白楊樹之秋》面對親人的死亡，生者和亡者之間聯絡對話的方式就是「書信」，而婆婆就是那位「信差」，擔負送信的重任。

二、信的對話

《白楊樹之秋》中，重要的書信內容有二，一為千秋寫與父親的信，一為芝佳紗寫與丈夫俊三的信。以下分別討論。

（一）千秋與父親的信

面對父親的死亡，千秋一開始雖然傷心，也看到父親在靈柩的儀容，但喪禮結束後，因為母親刻意的避談此事，父親的離開讓千秋覺得「被遺棄」，然而婆婆卻說父親是「守護自己」的，可以透過寫信的方式寫給他。起初千秋並沒有特別想說什麼話，最初的幾封信，都是短短幾句問候父親的話，但漸漸地千秋將心裡想說的話，盡情的寫在信中，傳達給在另一個世界的父親。信中對話內容傳達出幾項訊息：

1、分享生活瑣碎事情

¹⁸ 李濤編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下）》，頁 261。

對於寫信給父親，千秋起初沒有太大的真實性，她說「對我而言，現實裡父親已死，跟寫信給父親這兩件事尚未連結起來。（《白楊樹之秋》，頁 78。）」千秋卻愛上可以在信中暢所欲言的感覺，不用擔心被人阻止或責罵，在學校少言的千秋，開始在信中跟父親訴說生活中的瑣事，談自己生日時的蛋糕和禮物；在白楊莊生活的一切，與房客的互動如何；過去和父親生活的回憶；新結交的朋友治君，和治君出去玩；學校生活的情形，立志成為保健員等等。千秋與父親的談話開始熱烈了起來，過去因為母親的不願多談，封印起千秋對父親的思念，因為寫信宣洩了出來。

2、思念父親，不知父親為何而死

千秋有一次看著自己的腳趾甲，想起了父親，千秋心想自己的腳趾甲還在，但父親卻不在了。「以前，有老爸、老媽和我。現在，只有老爸不在，老媽和我都在，這是怎麼回事兒？如果一直想著這件事，腦袋瓜會發暈。（《白楊樹之秋》，頁 98。）」死亡在人生中似乎一直都是神祕禁忌的話題，人們害怕死亡，也避談死亡，尤其是親人的死亡不是因為疾病或逐漸衰老死亡，而是「自殺」，就更顯隱晦。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在《與孩子談死亡》說：

人們不願與他們的孩子討論死亡，因為他們想保護孩子免於不必要的痛苦，同時也因為他們自己知道那種傷害有多大。他們有時也會考慮孩子在經驗及心智上尚未成熟到可以了解死亡¹⁹。

千秋母親不願意與千秋談論父親「死亡」一事，是因為千秋父親的死亡是自殺，千秋母親為了保護孩子，選擇隱瞞真相避之不談，雖然千秋母親出發點是善意的，卻也無形中傷害到了千秋。千秋心中的疑惑、不安、焦慮並未因此消除，反而在信中道出，不能理解為何父親離開自己與母親了，自己活著父親卻死了，父親去了哪了？「不管誰死了，一定都是為了誰、為了什麼事情嗎？那父親為了什麼而死？為了餓肚子的人？為了人？為了母親？或者是為了我？」（《白楊樹之秋》，頁 110。）千秋心裡想著，卻找不到答案，即使逃避「死亡」的話題，孩子還是會認真思考何謂「死亡」的問題。

人死了究竟又在哪裡呢？千秋想起父親曾經告訴她的故事，死掉的兔子住在月亮，讓千秋不禁想父親是否也住在那裡。又在信中寫到信基督教的治君說：「人死了以後，

¹⁹ 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著，洪瑜堅譯，《與孩子談死亡》（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1月1日初版四刷），頁 20。

就到神住的國家去，千秋也去，我也去。（《白楊樹之秋》，頁 116。）」對還是孩子的千秋來說，她難以想像死後的世界是否存在，她只能透過書信的對話，和另一個世界的父親，說出她心理的不安和疑惑。

3、移情作用

「在外面，我想到耶穌先生和老爸長的有點像，甚至比家裡佛壇上的相片，更像老爸。（《白楊樹之秋》，頁 116）」認識了治君之後，治君和千秋常常一起上教堂，千秋將對父親的思念和情感，投射在耶穌身上。只要發現有什麼漂亮，特別的小東西，千秋就會將它們放在耶穌的面前，千秋在耶穌上產生了移情作用，她認為耶穌赤裸的身軀，孤獨一人被釘在十字架上，對其痛苦的表情，相當憐憫，就像是父親一人孤獨的死去，一定很痛苦，也一定很寂寞，兩者的形象有了重疊。千秋對父親思念無法獲得排遣，只好轉移對象，投射在耶穌身上，這樣移情的作用稍微安慰千秋的心靈。孩子對死的聯想，反映出她面對死亡的感受。

4、自殺的隱喻

「你說，在一群動物裡，因為有人肚子餓了，動物們就帶著食物來。但是，兔子太瘦弱了，沒辦法帶東西來，兔子為了讓人吃牠，就自己跳進火堆裡去了。老爸，你說：『死掉了的兔子，後來飛到月亮裡去了。』（《白楊樹之秋》，頁 96。）」這個故事是出自於日本的佛教故事，神假裝成瘦弱的老人，沒有食物可以吃，求助猿、狐和兔，猿和狐都取來食物了，兔子因為無法提供食物，只好投入火堆中，讓老人吃，神將兔子入火的形象移到月亮²⁰。千秋覺得兔子的故事和父親的情形很像，都是孤單的死去，寂寞地待在月亮或另一個世界之中。故事中的兔子是犧牲自己幫助他人而選擇自殺，文本引用此佛教故事就是隱喻千秋父親的死亡是自殺，只是父親和兔子兩者自殺原因有所不同而已。

5、與母親的對立

因為思念父親，千秋怨母親不願與之談父親的事，所以她將對父親的思念全寫在信中，對父親的想念愈深，反而與母親的距離愈遠，千秋覺得自己的腳趾甲和父親的很像，這件事讓她覺得快樂滿足，因為她與父親是一樣的，就像父親還在自己的生活中。所以

²⁰ 金偉、吳彥譯，《今昔物語集（一）》（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06年3月第一版），頁 224-225。

在一次母親替自己剪腳指甲的過程中，千秋心裡想，還是父親替自己剪最舒服自在。「剪腳趾甲，我覺得還是老爸做得好。因為老爸剪得很慢，一點兒都不覺得難為情。再見了！（《白楊樹之秋》，頁 98。）」

孩子的不安起源於對死亡的害怕傷心，母親的刻意隱瞞和生活的辛勞，看在眼裡的千秋是相當焦慮的，她想念父親的陪伴又擔心像失去父親那樣也失去母親，不知道母親是否真的幸福，這樣的不安在思念父親之下，對父親愈憧憬仰慕，而與母親疏遠，然而千秋的心靈上卻又是期盼母親幸福快樂，這種固執矛盾的心理反應在千秋的信中，她認為自己的腳趾甲向父親很好，若是父親替她剪腳趾甲就不會難為情。所以千秋心想「也許是這種性格作祟，我和再婚後力圖重建生活的母親，在心理上的距離逐漸遙遠了。（《白楊樹之秋》，頁 97。）」「『因為我想老爸，所以老媽不喜歡我』。這麼想，讓我有種很淺薄的使命感，以為能安慰父親的只有自己，而且，讓我感到輕鬆許多。（《白楊樹之秋》，頁 189。）」因為自己像父親，就是是父親還活著的證明，可以和父親有什麼連結。

6、擔心婆婆死亡

「老爸！婆婆的抽屜如果很快就塞滿了的話，她就會死。所以，從現在開始，我不要每天寫信了，就算寫，字也要寫得小一點。我會把鉛筆削得尖一些，因為要寫很多字。再見了！（《白楊樹之秋》，頁 96。）」千秋雖然想寫信給父親，但純真善良的心中仍想到婆婆的任務，保管許多人的信，若是收藏信的抽屜一滿，婆婆就要離開這個世界，想到會失去如同自己親人的婆婆，千秋擔心害怕，尤其是在婆婆生病之後，更讓千秋體悟到活著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在信中提到自己決定不寫信給父親了。

7、千秋的轉變

透過信的對話，安慰了千秋喪父的痛苦，一開始千秋只是簡單的向父親問候，到後來侃侃而談地宣洩對父親的思念和內心的想法。起初信中的內容是想到父親像兔子一樣孤獨寂寞地待在月亮之中，覺得父親很可憐，又像被釘在十字架上赤裸的耶穌那樣痛苦，將思念父親的情感投射在耶穌身上，找了許多特殊漂亮的東西送給耶穌。經由寫信給父親，千秋也逐漸明白耶穌並不是父親，她在信中寫著：

我問耶穌先生：「你在想什麼？」可是，耶穌先生什麼都沒有回答。在回家的路上，我跟治君說：「我討厭耶穌先生！」治君生氣了，他說：「為什麼說這種話！」我說：「不知道！因為耶穌死掉了。」（《白楊樹之秋》，頁 130-131。）

千秋終於能接受父親已經死亡的事實，也明白耶穌不是父親，她只是討厭父親就像耶穌一樣，不會再和她說話死掉了。因為寫信，千秋慢慢想起父親的一切，建立起與父親聯絡的管道，她終於明白，父親哪都沒去，就在她心中，而且默默地守護著她，只要她心裡這麼相信著。

當婆婆生病住院時，千秋寫信給父親求助，心裡想的全是要拯救婆婆，在寫信的過程中，千秋心想，即使這封信不交給婆婆也沒關係，因為父親就在千秋心中，寫這封信的過程中，千秋心裡浮現父親在世時的身影，過去想不起父親的事情，如今在傷痛逐漸撫平之下，父親的樣子出現在千秋心中。

在寫那封信的時候，很不可思議的，我心裡湧現的不是婆婆的模樣，反倒是爸爸的一一爸爸安靜吃飯的樣子；說著「我走了」的樣子；外出時關門的樣子；回到家，說著「回來嘍」脫掉那沾著寒冷空氣和香煙味道的大衣時的動作；喊著「千秋」時的聲音；爸爸的各種姿態和聲音，很清晰地浮現又消失了。（《白楊樹之秋》，頁 154。）

千秋從寫信中找回過去與父親的生活記憶，接受父親已離開自己的事實，並從一開始只是自私地想與父親連絡，到後來擔心婆婆因為送信任務可能會死去，從不安焦慮的生活中，找到生存和愛的力量，千秋甚至覺得當一名保健員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好的事，就像兔子犧牲生命救助老人，就像耶穌犧牲性命拯救世人，就像婆婆幫助她和許多痛苦的陌生人一樣。父親就活在自己心裡，守護著她。

（二）芝佳紗與俊三的信

芝佳紗寫信給千秋父親俊三，起因是面對千秋與自己的對立，感受到千秋的焦慮不安和思念父親寫信給父親的心情，還有婆婆的建議可以寫信給亡者，才動筆寫信給千秋的父親，一方面爲了讓千秋開心，自己並未遺忘丈夫；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道出一位母親想要守護孩子的心情。J. William Worden 在《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說：

我相信自殺的人把他心理的骨骸存放在生者情感的衣櫥中。他讓生者帶著種種負向情緒，並深深為他們是否導致自殺或未能預防自殺而困擾，這是一個沈重的包袱²¹。

千秋母親心裡懷抱著痛苦、後悔、自責等負面情緒，面對自己丈夫自殺而死亡，她寫下：

只要我稍微鬆口氣，心頭就會湧起一股強烈的悔意，讓我手足無措，而且，無限自責的情緒會堂而皇之地在心裡縈繞。我老是這麼想，一定是我不夠溫柔，如果當時在你背後喊住你的話，也許整個情況都不一樣了。（《白楊樹之秋》，頁 184。）

千秋父親在感情上似乎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死前還留信給舊情人，沒有預告就選擇跳樓死亡，造成芝佳紗很大的痛苦。雖然痛苦但身為一位母親她選擇隱瞞真相，決心一定要守護孩子，即使有人認為說出事實真相會比較好。

芝佳紗道出身為一位母親的心情，若是無法完全保護千秋，芝佳紗寧可因為隱瞞真相，讓千秋對自己不滿，也不願意冒險失去孩子。

不管如何鄭重地囑咐，如果根本無法保證那孩子安全的話，我能做的是至少繼續守住秘密。只能這麼做了。面對態度堅強的我，那孩子多半會感到焦躁，而且會反抗吧。我覺得很不安……。（《白楊樹之秋》，頁 186。）

芝佳紗堅強地選擇不說出真相，保護千秋直到她平安成長，可以承受這一切為止，即使她明白這樣的決定可能會造成她們母女倆更為疏離。芝佳紗寫給丈夫俊三的信，紓解心中對丈夫自殺死去的痛苦和懊悔。

和死去的丈夫對話，讓她體悟到還有千秋在，像他一樣的孩子在自己身邊，她要守護著千秋平安長大，所以原諒選擇自殺死去的丈夫。信除了和自己丈夫對話外，也和千秋對話，託千秋轉交「寫給星野俊三的信」到婆婆那，讓孩子知道母親並未忘記父親。等千秋長大後，讀到這封信，千秋也和母親開啓了對話，不再與母親疏遠，因為千秋知道，母親隱瞞真相和所做的一切，只是保護自己和愛自己的表現，千秋透過母親的信，終於能體悟母親的悲傷痛苦，由衷感謝母親的愛。

²¹ 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市：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5 月初版一刷，2002 年初版九刷），頁 149。

三、信的功能

(一) 傳達生者的思念與情感

蘇絢慧在《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說：

寫一封信給摯親，這封信是為了好好的將心裡的話，完整表達給摯親知道。在失去摯親之後，有許多部分都改變了，你承受了很多困難與悲辛的日子，這些真實的感受，需要你充分的表達，也值得你表達。當你真心表達時，你會感受到自己對摯親的愛，也會感受到即使有所痛楚，內心卻多了一些力量²²。

千秋和母親透過寫信，傳達對父親與丈夫的思念與情感，在傳達的過程中，心裡的話，無論是傷心、難過、痛苦等等，這些真實的感受，透過信都可以好好地傳達出來，在寫信的過程，可以感受到對亡者的愛和痛，也可以得到生活下去的力量。那些曾受婆婆幫助，寫信給死者的郵差、葬儀社山根先生等，因為婆婆提議會將他們的信，在她死後送到另一個世界，也傳達了生者對死者的思念與情感。山根先生因為喪子，而寫信給自己的孩子，託婆婆轉交。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不斷地寫，寫：跟兒子講妥的事情，對不起他的心情，身為父親的懊惱，原本要和他一起執行的計劃，讓我痛苦的事情，那種無論怎麼努力卻揮之不去的「如果兒子還活著……」的想法，怎麼都無法壓抑的憤怒……，全都寫了。（《白楊樹之秋》，頁172）

山根先生透過寫信傳達了父親對孩子的思念與情感，其中的悲傷憤怒，和孩子的回憶與計畫，表達一位父親對孩子的愛，也消解了情感上思念的痛苦，堅強活下去。就像千秋和千秋之母，都是在傳達對父親和丈夫的思念與情感，藉由書信，排遣內心的痛苦，從中找到重生的力量。

(二) 期盼聯繫陰陽兩地的消息

肉身已死，靈魂不滅，婆婆的任務是在她死亡後送信到另一個世界，讓人相信人死後是有靈魂存在的。婆婆九歲時託死去的外婆送信給堂哥，才治好她的夢遊症。石上玄

²² 蘇絢慧，《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台北市：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10月初版一刷，2008年12月初版四刷），頁115。

一郎在《迴輪與轉生》說：「對古代人來說，靈魂必然是存在的，而作夢便是靈魂出外遊歷²³。」

武光誠說：「死者的靈魂是永恆不滅的。具有這種世界觀的人們，會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人單獨活在世上，而是和祖先的靈魂等眾多的神靈一起共存，並受到祂們的守護庇祐²⁴。」婆婆說人死後都到「那個世界」，要找死很久的靈魂，要收的錢較多，因為要找的死者需要花費較多的力氣時間。婆婆告訴千秋死去的父親在那個世界也是保護著千秋庇護著她。就像她的夢遊症被治好，就是因為寫信給死去的堂哥治好的，堂哥甚至還讓婆婆與她的先生相遇，婆婆的先生長得和堂哥非常相像。這些都說明人死後靈魂不滅，透過送信婆婆讓生者相信人死後還有另一個世界，而死者都在哪裡，安慰了生者喪親的痛苦，也聯絡起生者與死者的世界。

（三）療癒生者受傷的心靈

我像追趕日子似的，每天全神貫注地寫那份作業。任何人只要完全不去考慮『會不會讓別人操心』、『會不會挨罵』之類的事，而老實地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傾吐出來的話，都會有一種舒坦驚喜的感覺。（《白楊樹之秋》，頁 79-80。）

千秋透過文字的書寫，將自己心中對父親死亡的不安和焦慮發洩出來，心中的「黑洞」，行為上的強迫症，凡事都要檢查三次，透過書寫找到發洩的管道。葉舒憲在《文學與治療》中說：

日常生活中的人，往往會因精神上的緊張壓抑而導致體質上的諸多異常與病變，此時若能尋找一良好途徑將心中壓抑加以釋放，則個人（體）就能從中獲得某種心理平衡，一緩胸中鬱悶，促使肌體器官的功能恢復正常。而這裡，文學作為其中一種良好途徑的功能則漸漸彰顯出來²⁵。

「寫信」是向某人的傾訴，是私密性的對話，提供安全的環境，讓人得以暢所欲言，透過書信了解自己疏解壓力，這樣的對話和分享，因為有訴說的對象也讓當事人不再感覺孤單無依，使得千秋和其母親，療癒心中的傷痕，找到心靈的平衡。

面對現實生活中，死亡的威脅，成長的危機與困難，家庭的解構，人倫的疏離，社

²³ 石上玄一郎著，吳村山譯，《輪迴與轉生：死後世界的探究》，頁 208。

²⁴ 武光誠著，蔡瑪莉譯，《日本神話圖解》，頁 23。

²⁵ 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44。

群的冷漠，孤寂不安、掙扎矛盾等挫折煩憂，湯本香樹實的文本中提供給這些主角一個互動對話的媒介，使孩子由衝突、矛盾、不安走向對話、認同、希望。看與被看之間的互動，以靈魂之窗，孩子純真之眼，為老人敵視的雙眼注入生命力，以老人智慧之眼，開啓男孩蒙昧之心，使其順利成長。老人與小孩的對話，老人將自己人生所獲得的智慧傳承給孩子，守護支持心靈孤獨的孩子，伴其成長；擔任孩子的心靈治療師，撫平成長中受傷的心靈，鼓舞孩子勇敢地面對人生。人與環境的互動，日本對自然的情感其來已久，天人合一的思想，敬畏自然，認為自然中有神靈的存在，自然中有撫慰療癒人心的功能，白楊樹挺拔堅韌的生命力，烙印在千秋心中，日本庭院成為情感交流區和心靈解放所，人與環境的互動中，體會生命如四季的遞嬗，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信的對話，連結生者與亡者的世界，撫慰生者喪親的傷痛，透過書信傳達思念與情感，從中獲取力量，重新面對人生。透過這些互動對話，將解構的家庭，疏離的人倫關係重構再生與超越，化危機為轉機，化威脅為希望，迎向新的生活。

第四章 人倫的重構、超越與再生

生命的歷程，有喜有悲，有順境有逆境，有生有死，這都是人生會遭逢的事情。人誕生到這世界，尋求自我，尋求生命的意義，伊莉莎白·庫德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在《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說：「人生就像上學。老師給你很多功課¹。」這些功課有好有壞，大多時候這些功課會使人遭受打擊、失敗和痛苦。面對人生的逆境，痛苦常折磨人之身心，但如何從逆境中重生，從苦難中成長，則是人人必修的課題。

伊莉莎白·庫德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又言：「把人生的功課做好，痛苦自然會消除²。」人生有限，苦海無邊，現代人面對心靈的疏離孤寂，如何重建修補那脆弱的心靈，使其面對挫折愈加堅強，找到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智慧，是每人必修的課題，因此人要學著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放下問題。

生命與自然本來就是不斷循環，有破壞就有建設，有死就有生。日本人從四季分明，氣候的變遷循環不已，在自然中學到生命的智慧，死亡只是另一個開始和重生。在日本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困難，就是自然災害。

山折哲雄在《日本人的宗教意識》提到：「自然災害的考驗，可說是扮演著促成日本人優良國民性的重要角色³。」面對自然帶來的多災多難，日本民族堅毅強韌的性格，總是挺立而過，死亡的威脅使其體悟到生命的可貴，把握當下，懷抱著希望努力活著，死亡不是終點，而是體悟人生的真諦，警醒人類要把握。

湯本香樹實要傳遞的訊息不是「孤寂」和「死亡」，而是對生命的「熱愛」和「再生」。以下三節，針對文本中的人倫的重構、走出死亡的陰影、超越自卑三方面做一探討。

¹ 伊莉莎白·庫德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李永平譯，《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26日第一版，2003年1月5日第一版第29次印行），頁6。

² 同上注。

³ 山折哲雄著，鄭家瑜譯，《日本人的宗教意識》，頁69。

第一節 人倫的重構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面對人生的挫折和磨難，「家」原本是溫暖的避風港，如今隨著家庭關係的疏離解構，人們對家庭的認同不如傳統以「血緣」為唯一的依據。家庭和社會一樣是不斷變遷的，經濟的高速發展、網際網路的便利、兩性文化的平等、個人意識的抬頭、社會環境的變遷、生育科技的發展等，都促使傳統以「血緣」為中心的家庭關係崩解。

李國慶在《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中提到：

從戰前到戰後，日本的家族制度歷經了從直系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變化。而現在，日本的家庭正在經歷一次新的變化，即向脫離家庭制度方向的變化。家庭的這一變化正是對社會結構變化的反映⁴。

社會變遷和價值觀多元化，反映家庭型式多元化，日本從傳統直系家族到現代核心家庭，又變化為更多元化的家庭型式。葉肅科在《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中提到另類家庭生活方式及可能發展分類為十二種：「單身貴族、單親家庭、雙薪家庭、雙事業家庭、同居、同性戀家庭、繼親家庭、隔代家庭、分居家庭、系列單偶制、『開放』婚姻、無子女配偶⁵。」多樣化的家庭型態，反映每人對家庭的需求和價值觀不同，也反映出社會的變遷。

李國慶引用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對家庭認同的看法說：

她提出了「家庭認同」的概念。提出這一概念有三個前提，第一，拋開作為實體的家的自然屬性，把家庭看作人為的構成體。第二，人們對家的認同與傳統家庭的現實之間出現了偏離。第三，每一個家庭成員擁有不同的認同意識，正是這種認同意識上的差異導致了家庭的變化⁶。

家不再是傳統家庭的結構，家庭成員之間也無須像傳統家庭，要有「血緣」為連繫，而是家庭成員對家的「認同」與否，家應該是心靈的堡壘，安全感的來源，屬於精神層次的多元價值家庭類型，所以家可以是「人為的構成體」，由自己決定家的型態和需求

⁴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頁 52。

⁵ 葉肅科，《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台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10 月二版一刷），頁 322-331。

⁶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頁 55。

爲何。周閱道：「這時『家』的概念不是體現在表面形式上而是體現在內在意義上，它是一個安全的精神領域，一個理想的生存空間，一個使心靈得到休憩整頓的場所⁷。」新形的家庭，因爲不受血緣、法律、婚姻、習俗、固定形式等的限制，而是對家的認同與歸屬，以心靈精神感受爲依據，家的類型也就擴大了。

新形的家庭只要獲得成員的認同，在他心中就是家。湯本香樹實描寫家庭的崩解，不在於刻劃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形象，而是賦予這些變遷中的家庭重生重構的機會，以下針對重組分爲兩部分探討，一是家庭的重構，二是社群的重構。

一、家庭的重構

人是群居的動物，渴望分享，嚮往溫暖，有愛的需求，想與人親近，但是繁忙的工作、快速的步調和壓力的生活，帶給人疏離和孤寂的心靈。疏離感的定義在李星謙〈「疏離感」釋義〉中有說明：「自己身體雖然交雜在人群當中，例如家庭、鄰里、工作場所、社區環境、甚至整個大社會裡，但是心裡頭卻是格格不入的感覺，無法產生歸屬或認同的想法⁸。」疏離感的感受，就是個人與環境無法融入，爲了修復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家庭、自己與社會的「疏離感」，滿足對愛的需求，對於家庭成員的選擇，就不如傳統家庭那樣的封閉，而是可以用開放的態度自由選擇。因此人們超越家庭制度或固定形式的關係，尋找對家庭的歸屬感和認同。

家庭的解體，表面上是規模或形式的破壞。世俗認爲不是完整的家庭成員，這樣的家庭形式在世俗眼中就是不幸福的象徵，有負面的意味，就像童話中的繼母《白雪公主》或《灰姑娘》，通常都被賦予可怕、恐怖，會虐待孩子的形象。若是以開放、多元、正向的角度來看，世俗所謂完整且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就是真的幸福嗎？現代有許多女性經濟獨立，個性自主，能承擔家的責任。

水田宗子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中說：

⁷ 周閱，《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大陸：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005年4月第一刷），頁231。

⁸ 李星謙，〈「疏離感」釋義〉（《臺中商專學報》18，1986年6月），頁71。

許多不怕自我毀滅的女性，為了同舊的家族制度和受這個制度束縛而抱有的幻想進行著不懈的鬥爭。她們以自我特有的自我陶醉和母愛，探索新的夫妻關係和婚姻形式，試圖處理好與子女的關係，依靠法律保護來實現自我的解放等等⁹。

家庭解體的原因無論如何，重要的是面對解體的家庭，女性憑藉著母愛和自身的努力，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對抗外在傳統制度的束縛，重組起另一種型式的新家庭，新家庭的組成，依據的是愛和關懷，母性的承擔，為新型家庭帶來新希望，《我的違章家庭》中劉錦樺有一篇文章提及：

「家」不一定要有父親、母親和小孩，「家」不一定要很豪華或是每一位成員擁有高學歷。「家」沒有固定的形式或是對與話。「家」是一個避風港，擁有愛的家才是一個完整的家¹⁰。

以上這些話的意思是，家要有愛，且得到其中成員的認同，是成員中的心靈依歸，家才是真正的完整。因此湯本香樹實在文本中要呈現的不是家庭的解體，而是以愛和關懷使家庭重生重構，化危機為轉機。

周閱在《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道：「舊家庭的解體被新家庭的組成所覆蓋和彌補，從而消解了其災難性和悲劇性意味¹¹。」原生家庭的解體，帶來的不見得是危機，因為家庭的重組重構，也為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希望，重要的是不同家庭成員間，若能志同道合，心靈契合，有歸屬感和認同感，這就是「家」。

其中有《夏之庭》再婚新開始：河邊之母的再婚；《白楊樹之秋》適應新家庭：千秋母親再婚；《白楊樹之秋》顛覆「繼父」刻板印象：治君母親再婚；《夕照之町》選擇獨立生活的方式：幸子的三代同堂，以下分為四點論述之。

（一）再婚新開始

河邊的父母離婚，本來河邊一直想要有父親，拚命用說謊來捏造父親在身邊的事實，河邊母親是職業婦女，對河邊管教嚴厲，重視其功課表現，還曾在河邊面前說，要給前夫後悔好看。河邊一開始聽到母親要再婚，即使他很想要有爸爸，也有點難以接受。

⁹ 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頁 256。

¹⁰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主編，《我的違章家庭》（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12月初版），頁 159。

¹¹ 周閱，《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頁 220。

最開始我媽跟我說她要再婚時，我很不能接受。雖然，我一直想要一個爸爸，但是，一旦有個陌生的男人說要當我爸爸，我又不想了。而且，那一陣子，媽媽常在星期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門，讓我更加反感。（《夏之庭》，頁 242。）

河邊心裡非常矛盾，一方面想要一位父親，但這位父親卻是陌生人，原本的父親已經有另外的家庭和小孩，不可能再和母親回復以前的關係。另一方面嫉妒生氣母親被陌生人給搶走，假日母親總是打扮得漂亮出門見情人。葉肅科在《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中說：「繼子女通常會對繼父母抱持敵意，這似乎是繼親家庭普遍存在的問題。許多子女都希望自己的親生父母能夠復合，並且回復原有的家庭組合。¹²。」雖然河邊懷有這樣矛盾的心情，渴望父親又懷抱敵意，但經過和老爺爺一起相處生活後，河邊似乎長大成熟了一些，連沒有血緣的老爺爺都能成為朋友了，面對新的家庭成員應該也是可以相處得很好，他告訴木山和山下自己的想法。

「我想我應該可以做好才對。即使是到遙遠的國外，我們一家三口，也可以一起展開新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地過，而且，不這麼做不行。」河邊像在自言自語，說完，還自顧自地點頭。（《夏之庭》，頁 242。）

河邊從老爺爺那體悟到的是，即使是陌生人，只要彼此關懷，用心對待，沒有血緣關係，也能像家人一樣有凝聚力和安全感。面對新生活，當然有些不安擔心，但只要好好去做，也會像和老爺爺相處一樣，成為像真正家人般的親密關係，所以河邊勇敢面對未來，新的家庭關係，新的爸爸和新的生活。

（二）適應新家庭

千秋十歲那年離開白楊莊，母親再婚，千秋在繼父的家庭中，無法融入其中，即使面對母親在新家庭中因為有了可以依靠的人而心寬體胖，似乎也無法讓千秋確定母親是真的幸福的。「面對再婚後彷彿因全然放心而變胖了的母親，我的內心湧起一股焦慮，激盪著同一種聲音：『媽媽真的幸福嗎？還是裝出幸福的「樣子」？』（《白楊樹之秋》，頁 140。）」芝佳紗再婚後，逐漸走出丈夫死亡的陰影，有了可依靠的對象，凡是讓再婚的先生決定，芝佳紗心情放鬆，身軀自然也就發福了起來。然而千秋面對父親死亡的陰影，並未放下心中的焦慮和不安，所以懷疑母親是否真的幸福。

¹² 葉肅科，《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頁 310。

「我一想起繼父和他的女兒、兒子，就覺得很歉疚。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對我也很好，可是，我總覺得那家不是我能待的地方。（《白楊樹之秋》，頁 182。）」繼父和繼父的家人對千秋很好，但千秋覺得格格不入，最主要的原因起於千秋對死去父親的懷念，還有母親對原生父親的態度避之不談，造成千秋與母親的隔閡疏遠，因此也就無法接納新的家庭關係。千秋對繼父和其子女的感情發展疏遠，這是所有繼親重組家庭，都有可能面臨的適應和問題。

千秋的心裡是矛盾的。懷念父親像父親一樣，讓千秋覺得自己和父親是一國的，懷抱這樣的心情不會影響母親的新家庭，因此千秋與母親在心理上產生了距離。母女雖然疏離，千秋仍希望母親再婚能幸福快樂，看到母親有溫柔的繼父照顧著，也稍稍安慰千秋希望母親幸福的心願。千秋矛盾的心情，就是因為那不能說的秘密：父親自殺。所幸千秋母親的信，解開千秋心中的結，千秋終於能放下對母親的怨，釋懷一切，感謝母親對她的包容，千秋心裡想著和母親去短期旅行，重新面對母親之後，想必也能展開心胸，接納新的家庭和成員了。

（三）顛覆繼父的刻板印象

治君來白楊莊和原生父親西岡先生住一起，起因是母親懷孕身體虛弱住院，治君原本是和母親、繼父一起生活，千秋一聽到治君與繼父生活，心裡馬上浮現繼父母「虐待」的形象。千秋把心裡所想的問題問治君。「『新爸爸會虐待你嗎？』不會，治君用力搖搖頭。我的腦海裡浮現漫畫和童話裡壞心眼兒的繼母身影，所以才這麼問。（《白楊樹之秋》，頁 113。）」孩子受童話故事的影響很深，尤其是繼父母在童話故事中的負面刻板形象，總是殘酷惡毒，自私自利。葉肅科在《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道：

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聽過「仙履奇緣」、「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類似故事，尤其對於故事中的惡毒繼母更是印象深刻。由於世界各地對繼父母角色都有負面的刻板印象¹³。

千秋一聽到治君和繼父生活，心裡馬上與童話故事中後母可怕的形象連結在一起，但治君回覆千秋的答案卻是出乎千秋意料之外，治君喜歡那個新家庭，那間公寓就是他的家，婆婆就像是他的外婆就像是他的家人，照顧他關心他。治君的態度打破人們對繼

¹³ 葉肅科，《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頁 310。

親家庭的刻板印象，提供一個開放正向的關係，聯繫家庭關係的血緣已經愈漸薄弱，重組的繼親家庭揮別過去淒慘悲劇的形象，給予人溫暖和希望。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在《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說：「現在大家會說，家人不再是血緣上的近親，家人代表每一個愛你、照顧你，而你也對他們付出同樣的愛與關心的人¹⁴。」繼親家庭關係重構再生，彌補舊家庭的缺憾，由治君喜愛那間公寓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了。

（四）選擇獨立生活的方式

幸子在和志還小時就與丈夫離婚，獨自扶養和志長大成人。幸子曾經有一位情人，也懷了對方的孩子，但面對懷孕的問題，和志的母親有許多擔心和顧慮。一來是對方從未提到婚姻或其他承諾，二來是和志的問題，對方會接受和志嗎？和志面對新的孩子，有何感受？有了新孩子，自己還能兼顧兩位孩子的成長嗎？等等問題都讓幸子煩憂不已。加上頂爺告訴幸子只要為和志想就好，自己將不久人世，要幸子捨棄腹中孩子。

幸子最後選擇墮胎，為了和志，也為了照顧垂老生病的父親頂爺，幸子決定墮胎守護這個家。頂爺知道幸子墮胎後，即使自己身體不適，身上沒有車錢只能徒步走到海邊，仍挺立身軀頂著日曬，到海邊挖魁蛤，回程時風雨交加，衰老的身軀硬撐著，提著兩桶滿滿的魁蛤，頂爺做一位父親該做的事，給失去孩子的幸子補身體。那兩桶滿滿的魁蛤，就是一位父親對孩子的愛。

頂爺其實想說的是，比起我那沒出生的弟弟，傷了身子的母親調養身體更為重要。

雖然這種身為人父的鼓舞方式有些奇特，但是，自從那晚吃了魁蛤之後，母親確實也逐漸恢復了元氣。（《夕照之町》，頁 114。）

因為頂爺獨特奇異的愛人方式，幸子得以揮別戀情，重新找一份工作，展開新的生活，守護和志和這個家。和志也因為頂爺對母親的付出，感到溫暖與關愛。

和志、幸子和頂爺，三代同堂，頂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關心孫子和志，也關心女兒幸子。幸子則是為了兒子和志，為了父親頂爺，選擇墮胎，即使一開始對父親的出現有著複雜矛盾的情緒，也在頂爺奇特的關愛方式之下，化解父女倆的心結。幸子看著衰老

¹⁴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 198。

生病的父親，面臨死亡的威脅，逐漸放下對父親的怨，專心投入照顧頂爺的身體。祖孫三代就是一個完整的家庭，因為裡面有愛和關懷。

二、社群的重構

現代社會因為家庭功能被分化，或代替，或是失去功能，夫妻關係與角色的扮演較為自由，加上個人主義意識的抬頭，家庭成員的關係變得逐漸鬆散。都市化的生活雖然帶來便利，但水泥牆阻隔人與人的距離，鄰居不相往來，過去那種親近緊密的關係與互動，變成疏遠，重視個人隱私，和自我的發展與自由。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在《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提出：「現代社會由於家庭功能不彰、婚姻容易破裂、親戚散居各地，加上人口膨脹，迫使我們必須更靈活地拓展一『類似親屬』（kin-like）的關係¹⁵。」由上述可知，有血緣的家庭關係不再緊密，孩子到都市打拚定居，留下年邁的雙親，家庭照顧老人的功能消失，因為家庭規模不斷的縮小，年輕人大多以工作的地點為居住的，親戚之間不再以地緣的中心，家庭家族崩解，加上現代人離婚率高，都促使人們必須找到「類似親屬」的關係，來滿足情感上的需求，對家的需求，因為這樣也促使多元家庭形式的產生。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在《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又說：

今天，我們必須抱持開放的態度，具備純熟的技巧，才能在這個陌生人愈來愈多的世界活得順心。「志趣相投的家庭」是舊式親屬關係挫敗之後的延伸，提供我們新的選擇¹⁶。

所以湯本香樹實提供另一形式的家庭關係，將「家」擴及「社群」，將解構、舊式、挫敗的家庭關係重新建構，以非血緣關係重構一個以關愛為中心的社群，給現代疏離感嚴重的人們選擇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家」的概念重構，以愛和志趣作為聯繫，成為新生的「社群」關係，也是新的「家庭」概念。何謂「志趣相投的家庭」？其強調的就是人和人的情感關係，而非血緣關係，因為愛和關懷聯繫彼此，因為有共同需求而選擇在一起，這是家庭解構後，另一個新的選擇。

¹⁵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 165。

¹⁶ 同上注。

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又說：「我們直到今日才擁有心理親屬關係，而維繫這種家庭關係的要素就是愛¹⁷。」這樣的關係著重的是心理層面，內在感受，而非形式上的血緣關係或表面制度。人可以將具有信任、親密、認同的朋友，在長期交往聯絡中，當作是自己的家人，來彌補現實生活血緣關係家庭中，無法獲得的滿足與關心。這樣的家庭形式，已經擴大為「社群」，連結陌生人之間，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彼此支持，同舟共濟，分擔責任，給予精神上的鼓舞，以下針對兩個主題，探討社群重構：一為近鄰相互照顧的生活形式；二為出租公寓互動的生活型態。

（一）近鄰相互照顧的生活形式

1、遠親：血緣家庭的疏遠

山下因為祖母去世而請假。木山和河邊都相當好奇山下去參加喪禮的情形。木山問山下有沒有哭，山下回答沒有。「『他是你祖母，難道你不會傷心嗎？』『可是，從我很小開始，我們就沒有見過面了。這跟陌生人還不是一樣。』（《夏之庭》，頁21。）」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子女大多離鄉忙碌於工作，即使組成了家庭，也以核心家庭居多，祖孫之間疏於來往，即使有血緣關係，情感上仍是疏遠。高淑貴在《家庭社會學》中說：「隨著社會型態轉變，子女長大後，離鄉背井、外出謀生或結婚後搬離父母的家已蔚為風氣；而年老父母也由於眷戀故居，或不願意煩勞子女而未與子女同住¹⁸。」年老的父母不願給子女負擔，或是不願離開故居，選擇自己居住，這些原因都造成子女的下一代與祖父母疏離。

山下自述自己看見祖母死去的樣子，只有害怕沒有失去祖母的不捨。「『我心想，要幫她把那片花瓣拿開。可是，因為害怕，根本不敢伸出手來。』（《夏之庭》，頁23。）」照理親人的死亡應該帶來傷痛和不捨，但山下因為從小就不常見到祖母，祖母就像是「陌生人」一樣，所以山下去參加喪禮時，自然無法體會喪親之痛，反而是因為看見祖母的屍體而害怕地做了惡夢。「『在夢裡，我和這隻玩具老虎在玩摔角。可是，我突然發現，和我玩的，不是填充玩具，……是祖母的屍體』（《夏之庭》，頁24。）」對山下來說，他因為害怕「死人」，所以夢中的祖母，像個「物體」，很重沒有反應，又像是「鬼」，那

¹⁷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178。

¹⁸ 高淑貴，《家庭社會學》（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頁186。

樣的令人害怕。沒有情感作為基礎，沒有共同的生活及回憶，即使有「血親」這麼「近」的一層關係，祖孫兩人因為平時的「疏離」，也不過是「遙遠」的「陌生人」罷了，所以山下說，早知道就不要去參加喪禮了。

2、近鄰：非血緣者的親近

對照山下、木山和河邊對老爺爺的情感，彼此並沒有血緣的關係，起因只是因為三人對「死亡」的好奇而觀察附近的獨居老人。沒想到小孩與老人，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就像真的「祖孫」一樣。所以當山下、木山和河邊三人暑訓回來時，三人滿心期待的要到老爺爺家，並互相猜測老爺爺現在正在做什麼。結果看到老爺爺躺在墊被上彷彿是在睡午覺，但是三人都知道那樣子不像是在睡覺，老爺爺安詳地在睡夢中死亡了，枕邊還放著四串葡萄等著男孩們回來一起分享。

「把要吃的東西放在枕頭邊，跟要去遠足的小學生好像。」山下用T恤的袖口去擦他那哭腫的眼睛。河邊蹲到牆角，背對著我們。但我不時可以聽到他的嘆息聲。我靜靜地摘下一粒葡萄，慢慢地把皮剝開。那多汁的果實，在我的手上一邊顫抖、一邊滾動。（《夏之庭》，頁 225-226。）

四串葡萄放在老爺爺身邊，老爺爺等著男孩們暑訓回來，這四串葡萄彷彿象徵著這一老三小的友誼，多汁鮮艷而甜美，只是老爺爺卻再也吃不到了。孩子們傷心地哭泣著、嘆息著，心中有著強烈的悲傷和不捨，看到老爺爺死亡有如喪親一般的傷痛。

這雖然是我第一次看見死人，可是，我絲毫不覺得害怕。那些曾經令我們又怕又好奇的鬼、幽靈和妖怪，此刻都自動從我們的腦中消失。老爺爺的身體，就像是一件穿舊了的衣服被擺在床上，帶給人的，是一種親切的感覺。（《夏之庭》，頁 226。）

山下祖母去世時，山下因為害怕而做了惡夢，夢見自己和祖母的屍體在玩摔角。河邊和木山因為聽到這件事，也不禁害怕做了惡夢。河邊夢見山下的祖母，不斷向他身上傾倒，壓得他不能動，或是夢見自己被火包圍。木山則是夢見兩隻鬼舉著火把追著要燒死他。那些曾經使他們三人害怕的屍體、死亡、鬼魂、妖怪，那些對死亡世界的好奇與恐懼，在看到老爺爺死去的樣子，並未勾起他們三人害怕恐懼的感受，留下來的只有與老爺爺在這個夏天滿滿的回憶及失去摯友的不捨與難過，所以木山才會說，「老爺爺的

身體，就像是一件穿舊了的衣服被擺在床上，帶給人的，是一種親切的感覺。（《夏之庭》，頁 226。）」對於沒有任何血親關係的老爺爺，因為這個暑假的相知相處，雙方建立起如真正祖孫般一樣的情感。所以當老爺爺去世時，山下、木山及河邊面對老爺爺的屍體並不害怕，心裡只有傷心和難過，就像失去真正的親人一樣。

3、親疏、遠近對比

反倒是老爺爺的親人，因為舉辦喪禮的關係，才來到老爺爺家，他毫不在意的踐踏庭院裡老爺爺和男孩們所種的大波斯菊。老爺爺的哥哥的兒子，就算老爺爺去世了，也是「面無表情」。老爺爺存了一大筆錢，要給一個女人，最後寫在信上，囑咐他的姪子，如果想要知道這個女人現在住在哪裡，就要問這三位男孩。可見男孩們和老爺爺已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及信任。不把這一大筆錢交代給親人，反而將自己最在意的事託付給男孩們。老爺爺的哥哥的兒子有些意外，沒想到竟是這三位男孩，說：「他一直都沒有人陪吧？也怪不得別人，只怪他一向就是個我行我素的人。（《夏之庭》，頁 231。）」有血緣關係的人，說出如此冰冷的話；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卻因為老爺爺的死，寂寞傷心。

文本反映現實人生，血緣家庭的不足由非血緣社群彌補，擔負起心靈的關懷與照顧。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在《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說：

我們現在住在一個可能形成各種親屬關係的複雜世界。心理親屬是富有彈性的親屬關係，是利用非親人來擴展血親家人，或在必要時，由非親人取代血親家人。理論上，如果我們選擇把他或她歸類為親人，任何人都可以變成親人¹⁹。

現代化社會帶來許多便利和進步，人情卻日漸淡薄，人與人之間疏離孤寂，縱使有血親這層關係，也拉近不了距離，作者體察這樣的事實，將瓦解的家庭關係提供一個較為彈性和多元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建立在陌生的人際關係上，只要以心靈為歸屬和認同，任何人都可以是我們的朋友或家人，將家庭的意義與認同重新建構、擴及社群，使家的意義重生重構，家不再是某種固定形體或形象，只要有愛、接納和關懷，就像《夏之庭》中的老爺爺和三位小男孩不是有血緣關係的家人，但情感上心理上則是真正的家人。每天相處在附近的鄰居，若能互相往來，有什麼事互相關照。「遠親」不如「近鄰」，就是人生現實的寫照。

¹⁹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 279。

4、日本老人孤獨死亡的問題

湯本香樹實在文本中刻劃這一老三小的相知相處，把社會中最容易被忽視的老人及孩童擺在一起，即使血緣的緊密不再了，鄰里之間若能往來親近，心裡有所歸屬信任，生活上能彼此關照，老人在心理上有寄託，就不會在日本社會中發生像老人「孤獨死²⁰」的現象。鍾伊妮在〈和諧社會下的鄰里關係及其創建〉中有提到鄰里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功能和作用：

其一、鄰里關係幫助人們克服某些暫時的困難，促進和保證社會各方面的工作；其二鄰里關係是教育青少年的課堂；其三鄰里關係有利於人們之間的感情交流和思想交流；其四鄰里關係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和治安防範²¹。

鄰里之間往來互動親密，在社區鄰里中形成一種保護網，對任何人都可以帶來穩定，和諧及安全，更何況是對老人的健康，心理及安全，都可以獲得滿足及尊嚴，有助於老人在社區中得到安定，支持的晚年生活，可避免日本高齡化社會中，「孤獨死」的狀況頻傳。以另一角度來看，老爺爺的支持守護孩子，也是提供城市中孤寂孩子一個解放、休憩、安慰的園地。

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樣，都是需要他人的關懷及注意，湯本香樹實曾在《夏之庭》描述過一段木山去看醫生時，一位去看病的老人和醫生的對話，裡面可以看出醫生對老人輕視忽略的態度：

『不是前天才給你藥水的嗎？為什麼現在就沒有了呢？說清楚。為什麼前天才給的藥水現在就沒有了？』隔了一會兒，我聽到有人吞吞吐吐的回答。於是，醫生用像用電視中刑警問案的口氣說道：「打翻了？為什麼打翻呢？啊？是不是故意打翻的？是不是？」（《夏之庭》，頁52。）

這個社會對待老人，除了漠不關心，甚至帶有輕視，瞧不起的意謂，醫生對老人說話苛刻不耐，帶有責備，但老人需要的只是他人的一些關愛及在乎，在家可能沒有說話的對象，只好藉由「打翻藥水」去看醫生，即使被醫生責罵，也代表有人關心，有人跟

²⁰ 「孤獨死」：東京二十三區每天平均有十名「個族」、「孤族」於死後數天數週甚至數個月才被人發現遺體的「孤獨死」例子，且以男性居多。這些「孤族」男性並非舉目無親的天涯孤客，也並非無子女可投靠的高齡者，只因生前與老家或子女、鄰居毫無交流，過著孤獨的日子，最後以「孤獨死」結束人生。（引用茂呂美耶，《乙男蟻女：106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頁18。）

²¹ 鍾伊妮，〈和諧社會下的鄰里關係及其創建〉（《新余高專學報》第14卷，第3期，2009年6月），頁35-36。

他說話，令人不勝唏噓。人都會老，但這個社會卻對的曾經年輕，曾經有所付出及貢獻的老人，極為冷漠殘酷。

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本該一視同仁，同理心對生病的患者，然而醫生對待老人和帶小孩看醫生的父母親有極大的差別。木山又提到：

他滿臉笑容地對媽媽說：「你兒子得的是結膜性角膜炎。他的毛巾、臉盆，都要和家人分開使用。不過，不要緊，我們的藥非常有效，五天以內就會好的。」在回家的路上，媽媽說：「運氣不錯嘛！那醫生人很好。」我聽了，心中竟燃起一股無名之火。（《夏之庭》，頁53。）

連孩子都可以看出醫生的嘴臉及反差，並同情老人的處境，生氣醫生的歧視。老人在診療室被醫生責罵，走出診療室對上木山的眼神，尷尬的笑了笑，木山心中的心情感到酸楚，孩子們純真的心未受汙染，可以體會老人希望受到關愛的心，而醫生卻很現實，未察覺老人的心情，且大聲責備老人打翻藥水的不是。社會對老人的關心及注意仍是太少，不及文本中男孩善良敏感的心。吉田壽三郎在《高齡化社會》中說：「表面上社會上還是尊敬老人的，但實際上卻有輕視老人的現象²²。」這樣的情形，在現實中處處可見，知道要尊敬老人，卻在生活中歧視老人沒有用，動作慢，無法為社會有所貢獻。

其實老人具有豐富的知識，生活閱歷和智慧，是社會上一股潛在的能力，只是往往被忽略及看輕，真的非常可惜。台灣社會以後也會步上向日本一樣的高齡化社會，有一天我們也會邁向衰老，應該把儒家的「仁愛」、「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精神，由家擴及到社群中的人際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在鄰里間發揮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精神，把鄰居看成朋友或是親人，找回傳統的美德「遠親不如近鄰」。

（二）出租公寓互動的生活型態

都市化生活，房價高居不下，很多人都選擇在工作地租屋，一間間出租公寓，租給不同的人，通常彼此之間是不相往來的，然而文本中提供一個可以互相關心，交流情感的園地，出租公寓也可以像一個家一樣。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引用上野千鶴子以血緣和居住作為縱軸和橫軸，分類四種家庭類型，其中第三種家庭類型與文本可呼應：「第三種類型

²² 吉田壽三郎著，東正德譯，《高齡化社會》（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87年4月16日出版），頁189-190。

的家庭是非血緣關係者共同居住的家庭，例如沒有子女的家庭或只有養子的家庭，家庭成員之間都沒有血緣上的聯繫。²³。」白楊莊公寓就是屬於這樣的家庭類型，房東婆婆、芝佳紗母女、佐佐木小姐、西岡先生，大家都住在一起，彼此沒有血緣的關係，卻對白楊莊有家的認同和歸屬，

白楊莊是一出租公寓，由房東婆婆負責管理。裡面的成員有佐佐木小姐，西岡先生和千秋母子倆。婆婆住一樓，其他房客住二樓。白楊莊就像是第三種類型的家庭，是「非血緣關係者共同居住的家庭」。聯繫起出租公寓的非血緣關係者是房東婆婆對房客的愛和關心，及房客之間彼此情感的交流和互相照顧。使其非血緣關係者重構再生，在白楊莊建立起一個家的溫暖和歸屬感、認同感。白楊莊不只是一出租公寓，更是每一位房客的心靈休憩所和安全的避風港。由以下房東婆婆與房客、房客與房客之間的互動，還有房東婆婆與陌生人的關係，就可知曉白楊莊是由家的概念延伸擴及社群的重生重構，家的概念不再狹隘，只要以關愛聯繫彼此，陌生人也可以成爲朋友或是家人。

1、房東婆婆與房客的互動

房東婆婆雖然與房客之間沒有血緣的關係，但對房客的付出比真正的親人多出太多。當千秋搬進白楊莊，因爲喪親產生不安焦慮而生病發燒時，婆婆體貼千秋母親要工作，加上千秋似乎是被偷用洗衣機嚇到，於是承擔起照顧千秋的責任。婆婆熬藥給千秋喝，陪伴心靈孤寂的千秋，度過失去父親的喪慟，甚至告訴千秋自己送信的任务，提供千秋宣洩對父親的思念與傷心。面對焦慮的芝佳紗責怪婆婆讓孩子寫信給她希望，擾亂其心情，房東婆婆展現其包容，使芝佳紗得以將心中的喪痛發洩出來，爲孩子寫下屬於真相的信交與婆婆保管。

房東婆婆還幫房客西岡先生收拾他鬧事的殘局，那時西岡先生可能因爲兒子治君無法和他一起住而心煩，強幫朋友出頭，卻將人家的店給砸了，婆婆將西岡先生當成是自己的親人一樣，出面替其解決問題。

計程車公司的總經理本來正打算要開除西岡先生，可是，見到婆婆這麼大年紀的人，穿著舊舊、散發著樟腦味的和服，在寒冷的天氣裡每天都來，最後，也改變心意了。（《白楊樹之秋》，頁 145。）

²³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頁 54。

房東婆婆無私地幫忙西崗先生，即使是西崗先生犯了錯，仍幫忙找律師朋友協助賠償等事宜，甚至在寒風中拜託西崗先生工作的上司，能原諒並給他再一次的機會。婆婆做得比家人更多，她對房客情感的付出，在人情淡薄的社會中，是一股不可多得的溫暖。因為婆婆無私的付出，房客們也知道回報，擔負起照顧婆婆的責任，當婆婆生病時，千秋母親和佐佐木小姐輪流照顧婆婆，西崗先生則載運婆婆回家。白楊莊就是一個家，裡面成員都互相照顧彼此，同甘共苦。

在白楊莊住最久的是佐佐木小姐。佐佐木小姐和房東婆婆就像是母女一樣。婆婆會無奈地斥責佐佐木小姐因為不順心，從二樓丟食物給野貓吃，「佐佐木小姐真讓人傷腦筋，心裡一不痛快，馬上做出怪事來！那個人——（《白楊樹之秋》，頁 54。）」或用懊惱包容的語氣說：「這麼大的人了，莫非還扮演傳說故事裡那個好心到讓枯木開花的老太爺嗎？真不像話！（《白楊樹之秋》，頁 55。）」無論佐佐木小姐是因為不順心而故意惹婆婆生氣，或是因為好玩而逗弄婆婆生氣，兩人的互動親切自然，毫無距離，就像真正的母女關係一樣，會彼此關心，也會拌嘴吵架。白楊莊就像佐佐木小姐的家，婆婆死後，白楊莊捐贈出去，佐佐木感慨地說：「再也找不到住起來這麼舒服的地方了。我想，乾脆搬回老家算了。（《白楊樹之秋》，頁 177。）」婆婆的後事是由佐佐木小姐負責的，與先生私奔的婆婆沒有孩子，和親戚很少來往，婆婆將後事交與和她情同母女的佐佐木小姐。

「我死了後，替我穿上這件和服，然後，放在這個抽屜的信，全都替我放到棺木裡」。然後，還送了我一條很貴重的翡翠項鍊。我推說不要，婆婆竟然說「事先送東西，妳再不樂意做，看在禮物的份，也得敷衍地做」（《白楊樹之秋》，頁 178-180。）

雖然婆婆開玩笑地說先送東西，佐佐木小姐才會甘願地做，其背後的心意是，婆婆將最貴重的「翡翠項鍊」送給像她女兒一樣的佐佐木小姐，也將人生大事「後事」交與她辦理，顯現出婆婆對佐佐木小姐的信任及深厚情感。

佐佐木小姐平時受婆婆的照顧許多，心裡當然是希望將婆婆的喪禮辦好，送婆婆人生最後一程，她告訴千秋說：「倒沒有人要我通知，不過，婆婆以前很照顧我，而且，我也想把喪禮辦得熱鬧一點。婆婆早交代好了關於信、還有託管人的事情。全寫在像地址

簿的筆記本上。（《白楊樹之秋》，頁 178。）」佐佐木小姐當然了解婆婆的賦予的重任，她盡心盡力地完成婆婆交代的後事，張羅一切事宜，她也知道感恩，婆婆以前是多麼的照顧、包容、關心她，如今是她好好回報的時候了。

房東婆婆與房客在白楊莊，建立起一個溫暖的家，彼此也許沒有血緣的聯繫，因為關心和愛，組成一個新生的社群，是大家溫暖的歸所。

2、房客與房客的互動

公寓的處所，因為水泥牆或木板的阻隔，鄰居之間大家緊閉門扉，很少聯絡彼此，若在走廊相遇到，會點頭打聲招呼的還算不錯，通常則是很少噓寒問暖。在白楊莊則不同，房客與房客之間，會彼此關心照顧，也會像家人一般的互動交流情感。例如有一次婆婆很晚還沒回家，千秋非常擔心，連帶佐佐木小姐和西岡先生也感染到孩子的焦慮不安，陪同千秋一起等婆婆回家，西岡先生到處奔走尋找婆婆的蹤跡，佐佐木小姐則是安慰千秋，陪同千秋一起尋找，最後大家一起回到白楊莊，才發現原來婆婆是去參加守靈。還有千秋母女和西岡先生父子倆一起在聖誕節參加彌撒。西岡先生幫忙抓偷用洗衣機的人。佐佐木小姐幫忙西岡先生解決破壞人家店的事情和轉交千秋母親的信給長大的千秋等等。房客之間情感的互動和關心，在此流露出來。

3、房東婆婆與陌生人的互動

婆婆的白楊莊，冬天時會在庭院烤番薯，烤番薯時佐佐木小姐會吆喝路過人一起來享用，婆婆總是無私地接納這些陌生人，給予溫暖休息，即使在庭院外如何忙碌、受到挫折、心情沮喪、或只是路過等，白楊莊始終包容撫慰這些陌生人的心靈。「就這樣，原來不相識的人們在婆婆的庭院圍成一圈，吃著東西——那記憶，像一幅靜止的畫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白楊樹之秋》，頁 83。）」陌生人與白楊莊的成員，圍著火堆吃烤番薯，因為白楊莊無私的包容，提供一個人情味的處所讓人休憩。

婆婆的愛和關懷不只如此，她擔任信差，送信到另一世界的責任，更是撫慰許多在世者的心靈。由婆婆死後棺材中滿滿的信，和白楊莊內擠滿，滿滿的送終者幫忙婆婆後事，感念婆婆的付出，就可以知道婆婆的奉獻。

在路旁、在眼科診所的候診室、在賣傳統點心的商店前、在電車裡、在別人的葬禮上、在公園的長條椅上、在百貨公司的頂樓、在橋上，對著哭泣的人、茫然無

助的人、眉頭深鎖的人、因為不安而面無表情的人、對孩子的哭聲無動於衷的人、驚恐的人，婆婆一一跟他們說話了？（《白楊樹之秋》，頁 173。）

婆婆的愛與關心，紮根於白楊莊，擴及了整個「社群」，路邊、醫院、商店、電車、公園、百貨公司、橋上等到處都是婆婆曾經關心他人的足跡，婆婆一一地對這些受傷的人說了話，撫慰這些陌生人受傷的心。婆婆沒有親戚沒有子女，但因為關懷身邊需要關愛的人，在臨終後的喪禮，許多毫無血緣關係的人，自動參加喪禮打理婆婆的後事。許建崑在《閱讀的苗圃》中提到：

喪禮中委託在寄信的人把房子擠得滿滿的，居然有那麼多人把秘密託付給婆婆。媽媽寫給爸爸的信，也送到婆婆的喪禮中，千秋看了，才明白許多事實的真相。故事中，一點也不諱言親人之間的冷漠無情，也凸顯這位「事不關己」的婆婆才是來到人間的天使²⁴。

婆婆不只是保管這些陌生人的秘密，也是在承擔這些人的人生，無私地奉獻，悲憫同情他人的痛苦。親人間無法共苦解憂，反倒是婆婆化解了這些陌生人的愁苦，就像天使一樣，因此婆婆的喪禮非常熱鬧，雖然婆婆沒有和親戚來往，但她的愛讓這些受苦的陌生人，開啓新的人生，所以婆婆的喪禮擠滿想要回報婆婆的人潮。

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在《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說：「我認為現代版『志趣相投的家庭』有其必要，而且合乎實際。現代人終其一生不會一直住在同一處，尋找志趣相投的人親近似乎是自然的演變²⁵。」就像白楊莊，以愛和關懷，建立起一個避風港，提供人們溫暖和家的感受。埃亨、貝利（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又說：「當我們選擇家庭的成員時，也就是選擇一羣需求能互相滿足，共處時能開誠布公、表現真我的人²⁶。」家的選擇不再以血緣為依據，只要以愛和認同為歸屬，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朋友和家人，我們可以放心的在其面前展現真我、表達心中的喪慟或是分享承擔心中的秘密。

²⁴ 許建崑，《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單》，頁 88。

²⁵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 180。

²⁶ 埃亨、貝利著（Susan Ahern and Dr. Kent G. Bailey）著，鄭清榮、謹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頁 180。

家的崩解不是悲劇，而是再生的機會，重構的家如《夏之庭》河邊之母的再婚，河邊和母親及新的爸爸即將到捷克展開新的生活；《白楊樹之秋》千秋母親再婚，千秋解開心中的結，打開心扉與母親破冰，決定和母親一起去旅行；《白楊樹之秋》顛覆「繼父」刻板印象，治君對母親再婚的生活和新家人，相當滿意；《夕照之町》幸子的三代同堂，雖然沒有男主人的存在，但是裡面充滿愛與關懷。重構的家庭曾經面對解構的危機，如今以愛和關懷走過危機。湯本香樹實由家的重構擴及到社群的重構，使《夏之庭》中孤單的老爺爺，遇到三位小男孩，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老爺爺不再孤單，幸福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白楊樹之秋》中老婆婆對人的關懷和對待陌生人的熱心，溫暖了許多人的心，也解救千秋痛苦的心靈，讓千秋走出死亡的陰影。家的重構和社群的重構，血緣不再是唯一的凝聚力，維繫家和社群之間的是認同、信任、關懷和愛，文本中看到的是解構後重構的希望。

第二節 走出死亡的陰影

無論是貧富貴賤，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人生課題，就是人生的終點「死亡」。張淑美在《死亡學與死亡教育》中提到死亡概念的內涵是：

- (一) 「不可逆性」：係涉及對「生物一旦死亡，其肉體無法再復活」的了解。
- (二) 「無機能性」：係指對「死亡時，所有界定生命的機能均停止」的了解。
- (三) 「普遍性」：係指對「所有生物都會死掉」的了解。(四) 「原因性」：係指對「導致生物發生死亡的原因」之了解²⁷。

以上說明可以知道死亡的概念，每個人都會死，死亡原因每人不太一樣，人死後是不可復生，人活著的歷程只有一次，死亡的不可逆性，使得死亡又神祕又可怕。是否有死後的世界，這部分可能涉及宗教，芙瑪·華許（Froma Walsh）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說：「一些人類學家甚至相信，宗教的產生主要是幫助人們接受死亡並不是最終結局，而是到另一個領域繼續生活的轉折點²⁸。」人死後何去何從的問題，使得死亡有著不明確性且令人迷惑，而宗教的信仰讓人心靈有所嚮往和依靠。人都會遭遇死亡，這是每人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人類看待死亡，往往是隱晦不談，或視其可怕、恐懼、逃避、難以接受的。這樣的態度使人們對死亡一無所知而更加恐懼。

傅偉勳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說：

海德格並且從日常性（everydayness）來分析「向死的存在」，又提出「日日向死的存在」（everyday Being-towards-death）的概念²⁹。

人活著既然是向著死亡而活著，卻很少去談論死亡的事情，它是人類生命中無法躲避的重要部分，我們從不積極地去看它，當它來臨時，人們總是措手不及無法接受。那是因為人怕死亡，死亡剝奪人的生命，剝奪人喜愛在乎的人事物，剝奪愛與關係。傅偉勳又說：「死之恐怖不但是對於死亡產生的恐怖感，也同時伴有對於喪失生命意義或

²⁷ 張淑美，《死亡學與死亡教育》（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頁23。

²⁸ 芙瑪·華許（Froma Walsh）著，江麗美、李淑珺、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月初版一刷），頁235。

²⁹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市：正中書局，1993年7月初版，2001年10月八刷），頁289。

價值的內心恐懼³⁰。」對死亡的恐懼和不安，來自於不能控制的無奈，無論是面對自己的死亡或是至親的死亡，死亡給予人們生命受到威脅的焦慮不安感，更甚者是當人類面對死亡，會察覺這一生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省思，自己是否無憾。傅偉勳說：「然而因為我們對於人生有著很深的執著，所以相對地死亡也就帶給我們（包括生者與亡者）很深的痛苦³¹。」因為對活著，對人生有很深的執著，所以一旦死亡來臨，巨大的痛苦將降臨生者和死者。而這樣的痛苦與磨難，賦予人們去正視死亡的機會，並察覺死亡一事而覺醒死亡的意義為何？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說：

認識到死之將至對個體來說是生命意識的真正覺醒，或者說是人的真正覺醒，這將使他思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擺脫蒙昧的生存狀態，開始清醒的因而是真正的生活³²。

死亡讓人們體悟到要好好活著，不要浪費生命，把握現在，使生命得以有意義，讓人更珍惜生活，讓人知道愛，讓人活得充實有價值等。死亡非終點，人要如何面對死亡？湯本香樹實的三本文本中，都提及到「死亡」的主題，作者在描寫死亡，著重的並非死亡本身，而是透過文本主角經歷死亡的洗禮，把對死亡的威脅害怕，昇華成爲對死亡的體悟，是自然、是重生、是超越。以下針對文本中面對死亡的挑戰；死亡的洗禮：重生與超越二部分，分別論述之。

一、面對死亡的挑戰

死亡的不可逆性帶，給人生巨大的挑戰。芙瑪·華許（Froma Walsh）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說：「面對死亡和失落，是一個家庭所遭逢至為艱困的挑戰。³³」死亡帶來的威脅，可以毀滅一個人，也可以毀滅一個家庭。面對死亡的挑戰，所引發的威脅有哪些？以下分爲死亡的失落、死亡的夢、頻臨死亡和死亡方式論述。

（一）死亡的失落

³⁰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221。

³¹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301。

³²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台北市：洪葉文化，1994 年 10 月初版一刷），頁 210。

³³ 芙瑪·華許(Froma Walsh)著，江麗美、李淑珺、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頁 234。

面對死亡，人們害怕恐懼，一旦死亡降臨在自己或是周遭親朋好友之間，所帶來的失落和悲傷，難言而喻。蘇絢慧在《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對「悲傷」的反應解釋是：

在悲傷反應中，各種情緒反應皆是有可能產生的；自責、害怕、恐懼、震驚、否認、麻木、空洞、哀傷、沮喪、憂愁，甚至是生氣、憤怒……都可能伴隨悲傷而來³⁴。

喪親失去摯愛的人，是一件非常痛苦，足以讓人崩潰毀滅。悲傷的情緒和感受包含許多複雜的層面，悲傷中有自責，有恐懼，有否認，有麻木，有沮喪等等，情緒的背後都它的故事和理由。以下針對死亡的失落分為兩種，一為主角對寵物死亡的失落，二為主角對親人、朋友死亡的失落來做討論：

1、主角對寵物死亡的失落

人對寵物的死亡雖不如對人的死亡感到巨大傷痛，但有些寵物已經親如家人，失去寵物就像失去一位家庭成員般，因此寵物的死亡也會引起人的失落和傷痛。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在《與孩子談死亡》提到：

寵物死亡時，孩子也常常感到悲傷。即使你早已知道你的寵物快要死了，一旦你明瞭要再擁抱你的寵物、和你的寵物說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時，那仍然是很大的震驚。有時候，你根本沒有機會說再見³⁵。

孩子面對死亡的經驗，最早有可能是寵物的死亡，因為寵物的壽命通常比人類還短。孩子面對寵物的死亡，因為寵物已是家庭成員的一份子，所以孩子常會悲傷難過，尤其知道寵物不會再回來時，那種失落往往具有極大的震撼，而引起孩子內心對死亡的不安和悲傷。

《夏之庭》中的木山家裡曾養過一隻狗，那隻狗已經很老，快死了，獸醫要來家中替狗狗打針，減輕其死亡的痛苦。木山與小狗的關係，並沒有特別親密，牠在木山家已經很久了，過去牠活潑亂跳，如今卻奄奄一息。過去木山和狗的關係沒有特別熟絡，狗狗也不太搭理木山，但這隻狗就是木山家中的一份子，因此面對家狗的死亡，木山心裡其實很不安。

³⁴ 蘇絢慧，《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頁 43-44。

³⁵ 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等著，洪瑜堅譯，《與孩子談死亡》(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頁 81-82。

小狗似乎無意把頭別開，牠睜著黑黑的大眼睛，一直在看我。那眼神透露著不安。而我很能理解那種不安。我自己也覺得不安。那感覺就像突然有個重要的東西要離我而去，一股莫名的情緒湧上心頭，當媽媽強行把我帶到房間時，我哭了。（《夏之庭》，頁 69。）

平時木山與狗，並不特別理會彼此，在這臨終的時刻，狗狗也許知道自己即將死亡而不安，睜大眼睛看著木山向他求助，木山也能明白牠眼中的不安，對於狗的痛苦木山感同身受，本來一直陪伴在身邊的狗，木山視若平常，待牠辭世的那一刻才明白，失去的是家中重要的成員，木山體悟到死亡的失落與悲傷，於是難過地哭了。

「第二天早上，大人把小狗放進紙箱。爸爸說，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看。記得，那個時候我明明很想看，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沒說。（《夏之庭》，頁 69。）」與寵物道別，好好地哀悼及送牠最後一程，可以紓解內心對寵物死亡所引起的哀傷與痛苦。木山錯失了看狗的最後一面，也來不及和牠好好道別，留下的只有狗眼中不安的眼神，烙印在他記憶中。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的探索》說：「在一般成人看來，寵物畢竟還是『物』，而且現實生活的壓力沈重得已使他們失去熱愛寵物之心，無法了解與接受孩子對於寵物死亡的非『理性』態度³⁶。」木山父母可能認為讓孩子看到狗的屍體，對孩子內心是一打擊，卻忽略了孩子對寵物死亡的震撼，錯過了道別的時機，影響到後來木山心中常常還是會有不安的感受。

2、主角對親人、朋友死亡的失落

寵物的死亡帶來失落，親朋好友的死亡所帶來的威脅和痛苦，就更加巨大，要挑戰和克服的難度也就更高，有時失落的情緒足以毀滅人，使人崩潰。顏翔林在《死亡美學》提到：「生老病死當然是易於激發情感的現象，尤以死亡這個強烈虛無現象會使情感的心理曲線變化幅度加大³⁷。」死亡所帶來的虛無，讓人的心情充滿各種負面的情緒及想法，心情的浮動更加激烈。

在《夏之庭》中三位男孩面對老爺爺的死亡，不再是像一開始對死亡的好奇，因為彼此間情感的建立有如親人，當看到老爺爺躺在棺木裡的樣子時，孩子們心裡充滿悲傷難過的情緒。

³⁶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的探索》，頁 126。

³⁷ 顏翔林，《死亡美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175。

沒想到，老爺爺會變得那麼小、那麼僵硬。我真希望我沒有看到這一幕，因為，我所認識的老爺爺不是長這樣的。河邊和山下開始哭了起來，我也跟著哭了。但是，我覺得自己好像是被一層薄膜包住一般，整個人恍恍惚惚的，不知道孰真孰假。（《夏之庭》，頁 229。）

孩子們回憶過去與老爺爺的相處時光，再對照躺在棺木裡的老爺爺毫無生氣，心理的喪慟讓木山覺得沒有真實感，無法接受老爺爺真的已死，心中彷彿被一層膜包著。失去心中最重要的人讓孩子們難過地哭泣，哀悼老爺爺不會再回來了。河邊甚至自責當初不該提議，觀察人死一事。

在《白楊樹之秋》中也可看到因為死亡引起的失落。「父親車禍突然去世，我們母女倆慌亂地度過那幾天之後，母親看起來和平常沒兩樣地照做了家事，不久，卻突然進入昏睡狀態。母親一直熟睡著。也不知道究竟睡了多久?」（《白楊樹之秋》，頁 16。）」面對丈夫的突然的死亡，芝佳紗起先是麻痺自己的情緒，將自己受傷的心，與世隔絕封閉起來，一直熟睡來逃避丈夫的死亡，拒絕丈夫已死一事。這樣麻木的情緒，是為了保護喪親之痛的威脅，喪親讓人感到不真實且難以接受，這樣的威脅往往造成喪親者生理心理上的創傷。芝佳紗在寫給千秋的心中提到，對於丈夫的死亡，她有深深的後悔與自責，「我老是這麼想，一定是我不夠溫柔，如果當時在你背後喊住你的話，也許整個情況都不一樣了。（《白楊樹之秋》，頁 184。）」芝佳紗認為自己若能察覺丈夫的異樣，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無法原諒自己的情緒，在喪親者中常常出現，因為面對丈夫的痛苦，芝佳紗也能感同身受。所以失去親人時，會引起生者後悔自責無法阻止意外的發生。不只芝佳紗，千秋面對喪父時也是相當傷心。

看到棺木裡，頭上裹著繃帶的父親時，我放聲哭了。可是，和母親搭電車的那段時期，一顆心像被薄膜裹住了似的，竟想不起父親健康時的任何事。母親因悲傷過度而對周圍的世界發怒和抗拒的情緒，也傳染給我。（《白楊樹之秋》，頁 18。）

千秋對於喪父是相當傷心的，但母親麻木逃避的情緒感染到千秋，千秋只能隱藏住傷痛情緒，撐住疲憊的身心度過每一天，但喪親的失落與不安，卻擴大為心理的黑洞，不安和焦慮籠罩住千秋的心靈。芙瑪·華許（Froma Walsh）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說：「當哀傷被阻斷，情緒可能會在衝突中爆發。有些孩子可能將哀

傷內化而呈現憂鬱或焦慮的症狀³⁸。」千秋的黑洞，就是因為內心的傷痛無法宣洩，而產生焦慮不安。

長大後的千秋，去參加房東婆婆的喪事，婆婆以高齡九十八歲無疾而終，一生關懷幫助他人，積極堅強的婆婆，對待千秋更是關愛鼓勵。當千秋回到白楊莊，看到棺材中的婆婆。

婆婆的臉雖然變得很小，但是，那令人懷念的寬額頭仍舊沒變。她閉著眼睛，經常作出入字型的嘴像在微笑似的，只有嘴角上揚著。她露出了跟小卜派很相像的表情，睡著了。我看著看著，眼淚突然流了出來。（《白楊樹之秋》，頁 170。）

婆婆的容貌與生前和千秋孩童的回憶相差無幾，安詳的儀容，掛著微笑，對千秋而言一切如此熟悉，婆婆卻死了，千秋不禁落下淚來，因為婆婆就像是她的奶奶一樣，一位對她關心至極的長者。

《夕照之町》中頂爺是因為生病而死亡，幸子與和志承擔照顧頂爺臨終的最後一段日子。面對至親逐漸走向終點，心中失落傷痛不言而喻。和志會擔心自己若是出門，頂爺一個人在家不知道會如何？不安的情緒隨時縈繞在心中。幸子面對父親步向死亡一事，開始是難過傷心，無助使不上力，尤其知道頂爺的病無法治療只是拖時間而已，幸子無法接受而哭泣。「眼看著母親逐漸變得像個影子，只顧張羅我吃東西，自己卻幾乎食不下嚥，晚上則在棉被裡無聲地哭泣。眼淚從母親那張得大大的眼裡撲簌簌地流下。（《夕照之町》，頁 122。）」幸子只能邁力地煮蜆湯給頂爺補身體，即使知道於事無補，也稍微能安慰幸子的心情。幸子在照顧頂爺的過程中，逐漸接受頂爺將死一事，幸子完全承擔起照顧父親的責任，幫父親換尿布、換衣服、換床單，投入照顧頂爺的一切，雖然疲憊但已不見起初的傷心難過，而是篤定要陪頂爺走完他最後的旅程。

芙瑪·華許（Froma Walsh）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說：「死亡或失落的威脅打破家庭功能的平衡³⁹。」死亡可以毀滅一個家庭的完整。蘇絢慧在《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說：「死亡，會讓原本的生活扭曲變形；死

³⁸ 芙瑪·華許(Froma Walsh)著，江麗美、李淑琄、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頁 250。

³⁹ 芙瑪·華許(Froma Walsh)著，江麗美、李淑琄、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頁 239。

亡，也讓我們期待的人生就此破碎⁴⁰。」失去與己親密的人，帶給人們的失落與傷痛巨大且深刻，死亡奪去我們心愛的人，破壞原來的生活，打擊人的身心，強大的失落足以徹底影響或改變一個人。

（二）死亡的惡夢

佛洛伊德認為：「夢是通往潛意識的捷徑⁴¹。」人的夢有其象徵意涵，可以分析解讀，顯現出人心裡被隱藏壓抑的真實想法。弗洛姆認為：「我們的潛意識（夢）的內容，往往是我們對自己現實處境的洞察，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文化的實質的洞察。但在覺醒狀態下，這些洞察被假象和謊言掩蓋了⁴²。」夢中反映出現實生活被壓抑的真實想法和體悟，現實中不敢說出或不能承認的事情，在夢中可以毫無禁忌的釋放出來，反映出焦慮的情緒。人在現實中，對死亡有很深的焦慮，往往也忌諱談論之，大人有時會刻意在孩子面前避談死亡，或忽略孩子對死亡的感受，或認為孩子還不懂思考死亡，卻造成孩子對死亡的無知與恐懼，這樣的焦慮就反映在夢境之中。

在夢裡，我和這隻玩具老虎在玩摔角。可是，我突然發現，和我玩的，不是填充玩具，……是祖母的屍體。（《夏之庭》，頁 23。）

她簡直跟填充玩具一模一樣，完全沒有反應。就連我踢她，她也只是扭成軟軟的一團，不會喊痛。換句話說，是個物體。（《夏之庭》，頁 24。）

山下在參加完祖母的喪禮後，因為害怕做了惡夢。夢中將日常生活中陪伴山下玩耍的玩具老虎，變成了祖母的屍體，祖母的屍體像玩具一樣不會動，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山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祖母死去的樣子，非常害怕而做了惡夢，山下對死亡的恐懼與焦慮反應在夢境中。

河邊也是作惡夢，他向木山、山下說道自己雖然沒見過山下祖母，但卻夢見了死了的她，倒在河邊身上：

⁴⁰ 蘇絢慧，《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頁 29。

⁴¹ 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出版社，1991 年 1 月初版），頁 189。

⁴² 郭永玉，《孤立無援的現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 年 11 月初版），頁 306。

她的身體好重，壓得我根本不能動。有時，又會夢見我睜開眼睛，四周都是火，我在一個好窄的隧道裡，全身被火包住。等我大喊「救命」、「我還活著」時，我才醒了過來。（《夏之庭》，頁 28。）

雖然沒有親眼目睹死人，透過山下陳述喪禮的過程和屍體的樣子，河邊心裡不禁恐懼起來，他對於死亡有太多疑問和害怕，死亡距離如此遠，卻又發生在周遭，讓河邊沒有真實感。夢境中死亡的焦慮壓得河邊不能動，生的執著讓河邊決定要觀察死亡是什麼？

連木山也做了惡夢，以前做夢常出現的兩個鬼，現在又出現了。

自從聽山下談他祖母的事以後，那兩個鬼傢伙又在我的夢裡出現了。在暗夜中，他們舉著火把，睜著凸凸的眼睛，一邊咯咯咯地笑著，一邊追我。他們正準備用火把將我燒死。（《夏之庭》，頁 40。）

木山也是聽了山下敘述祖母死亡的事，而夢見兩個可怕的鬼追逐他，要把他燒死。木山認為這兩個鬼是要帶他到死的世界，夢中反映木山對死的世界的恐懼與不安。

佛洛伊德說：「除了帶進夢境許多生活中的痛苦情感之外，人們往往也把焦灼不安帶進夢境。最可怕的痛苦情緒在夢中折磨著我們，直到我們從夢中驚醒⁴³。」三人會做惡夢的原因，都來自於山下參加喪禮的經過，喪禮過程中，有棺木、死者、骨罈、喪葬儀式等，對孩子來說都是陌生、神秘、可怕的，因此他們才會在夢境中反映出對死亡的恐懼。在和孩子談死亡時，若能清楚公開，孩子比較能接受，也比較不會害怕，然而成人往往以為不要說清楚會比較好。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在《與孩子談死亡》中說到：

在面對親人死亡時，大人往往比小孩子有經驗，也因此他們會知道一些孩子不知道的事。同時，成人對埋葬的相關事宜、火化、墓碑及葬禮有較多的認識，而這些事情對孩子來講通常是神秘的⁴⁴。

成人面對死亡比孩子有經驗，能成熟地面對死亡的處理過程，然而死亡的過程與儀式，對孩子來說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成人若能清楚地向孩子解釋死亡和喪葬儀式，使孩子理解其意義，孩子比較不會害怕焦慮。

⁴³ 王壘，《夢的解析者·佛洛伊德》（台北：笙易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一刷），頁 231。

⁴⁴ 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等著，洪瑜堅譯，《與孩子談死亡》，頁 25。

《白楊樹之秋》中長大的千秋，面對現實的挫折——流產，造成她心靈很大的失落與憂鬱。千秋在參加婆婆的喪禮之前，還帶著安眠藥在身上，安慰自己還有安眠藥可以解決一切。流產的痛苦，造成千秋心靈的創傷，反映在千秋的夢中。「自從那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我全不知道了，雖然什麼都不知道，但至少希望今晚別再變成魚的屍骸了。（《白楊樹之秋》，頁 14。）」夢境中千秋成了魚的屍骸，反映現實生活中千秋身為護士，卻躺在手術台上，任人宰割，孩子怎麼樣也保不住。孩子死亡的痛苦，使千秋要依賴藥物才可以平靜。夢境反映出千秋對孩子死亡的恐懼及身為母親，身為護士的自己，無能為力的痛苦。

（三）瀕臨死亡威脅

山下和木山、河邊一起去游泳池游泳，沒想到山下溺水，被體育老師救了起來，進行心肺復甦術搶救山下的生命，山下無反應的身軀，距離死亡那麼地近，讓木山與河邊都相當害怕擔心。木山想到過去與山下的回憶，及山下有可能會離開他們，不禁大聲呼喊山下的名字。幸好山下被體育老師救了回來。木山和河邊這才放心，並好奇地問：「快死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呢？（《夏之庭》，頁 131。）」

山下自述昏迷時夢見自己在漂亮的海底世界，比目魚帶著他準備去見海裡生病的公主，比目魚要山下將自己切成生魚片給公主吃，公主的病才會好，山下殺不了會說話的比目魚，因此告訴比目魚自己要回去了。

山下在昏迷中瀕臨死亡的經驗，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曾提到瀕死者會遇到一些共同情形，和山下所遇到的情形類似，「感受到無限溫暖的愛，有些人會目睹到美麗的風景、聽到美好的音樂。最後是因為有未完的目的或未盡的責任，因此要回到人世完成，於是再度與肉體合而為一⁴⁵。」在《夏之庭》文本中山下一直想要繼承家裡賣魚的工作也以此為榮，但他還不會做比目魚的生魚片，也還沒有學完所有賣魚該具有的技術和工夫，他的人生還有未完成的事和責任，所以他在夢中選擇要回家。

這樣的瀕死經驗，給山下，木山和河邊，極大的震撼教育和覺醒。

⁴⁵ 劉桂光主編，《繁華落盡，美到最後——生命的真相》（台北市：臺灣生命教育學會，富邦文教基金會出版，2009年6月初版），頁 52-53。

河邊說：「你會不會覺得，有時，人好像很容易就死了？」又說：「說來說去，我怎麼反而覺得活著比死了還要不可思議。（《夏之庭》，頁 133。）」人距離死亡很近，生與死一線之間，所以活著比死亡更不容易，更不可思議。

木山說：「死亡是不是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每個人都會死嘛！（《夏之庭》，頁 133。）」死亡是每人都會面對到的事，必經的過程。

山下說：「我常想，萬一我在學會之前就死了，那該怎麼辦？我想了就覺得很恐怖。可是，就算我真的學會做比目魚的生魚片，我也不敢說，我接下來可以死而無憾。（《夏之庭》，頁 134。）」雖然學會切比目魚生魚片，並不能讓山下敢說自己死而無憾，但讓山下體悟到活著真好，要把握當下。

透過這次山下瀕死的經驗，孩子們體悟到，每人都會「死亡」，原來人要死掉是很容易的，人生無處不是意外和危機，活著反而變得不簡單，活著是多麼珍貴和神奇，因此更要把握當下，努力活著，孩子們仍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生命的意義為何？但藉由這次山下瀕死的經驗，孩子們開始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也打破對死亡的恐懼和迷思，並不是說不怕死，而是懂得珍惜生命，用心地努力地去活著。就像木山心裡想的：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我才會覺得自己可以死而無憾呢？就算不能像山下那樣達成某一個目標，我還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找到死而無憾的理由。不這樣，我就不曉得人到底為何而活了。（《夏之庭》，頁 134。）」

人到底為何而活著？當人閉眼辭世的那一刻，是此生已心滿意足，抑或是仍有許多心願未完成呢？因為瀕死的經驗，使孩子們去思考「死亡」一事，省思察覺人類有限的生命，該如何死而無憾。

（四）死亡的方式

1、自殺

《白楊樹之秋》中千秋的父親星野俊三，因為感情因素看不開，而選擇跳樓自殺。自殺是一種懦弱，逃避現世問題的行為，留給家人的傷痛，不只是悲傷而已，還有很複雜的情緒。J. William Worden 於《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中說：「他們感受的不只是失落，還有羞恥、恐懼、排斥、憤怒，與愧疚⁴⁶。」千秋的母親就是背負著這樣負面的情

⁴⁶ 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頁 149。

感，有失去先生的失落、有無法挽救的後悔、有未善盡妻子責任的自責、有被先生拋棄的憤怒。J. William Worden 又言：「扭曲的思考是另一種特徵，生者常常需將自殺行為視為意外死亡，特別是對孩子這種解釋。這會發展出家庭中扭曲的溝通⁴⁷。」千秋母親甚至擔心孩子會步上爸爸的後塵，因為千秋實在太像她父親了，所以芝佳紗隱瞞丈夫死亡的真相，避談千秋的父親，卻導致母女漸行漸遠。自殺死亡的方式是令家屬最難以接受的，家庭成員中有人自殺，所引起的失落和威脅，會影響到其他家庭成員的心理與生命，千秋母親了解千秋的個性，像其父親敏感少言，擔心千秋也會像父親一樣自我毀滅，對人生感到憂鬱，因此為了保護千秋成長，隱瞞死亡的真相，避免孩子想不開。

2、自然死亡

Charles A. Corr 和 Donald M. Corr 在《死亡與喪慟》中說：「祖父母的死亡可能會帶給兒童困惑的想法和感受⁴⁸。」《夏之庭》的老爺爺和《白楊樹之秋》的房東婆婆，都是自然死亡，像是睡著了一樣，毫無痛苦。這兩位都符合所謂的「善終⁴⁹」。《夏之庭》的老爺爺，年輕時經過戰爭，度過精彩的一生，事先寫在信封上，把自己的錢託付給男孩們，交與前妻。《白楊樹之秋》的婆婆生前幫助許多人，努力勞動打掃庭院，愈老愈堅持照顧好自己，勤洗澡保持乾淨，即使不舒服也用熱水擦拭身體，努力過每一天，連後事細項都想得周到，託付佐佐木小姐處理。兩位的死亡帶男孩們和千秋對死亡的思考，死亡為何？面對死亡，該如何度過危機？

3、生病死亡

J. William Worden 在《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中提到預期的悲傷：「當死亡發生時，生者因已經驗了正常的悲傷階段，與死者的感情連結，也有了舒解，因而未呈現過度的悲傷反應⁵⁰。」《夕照之町》中的頂爺心臟不好，因為心臟會痛，所以無法躺著睡覺，肝臟情況也很糟，因為年紀大也無法以手術治療，幸子得知頂爺已時日無多，不禁悲從中來，對頂爺的死亡，一開始無法接受，隨著頂爺的衰弱，幸子心裡漸漸有所準備，對

⁴⁷ 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頁 152。

⁴⁸ Charles A. Corr 和 Donald M. Corr 編，李閏華、劉靜女、張玉仕合譯，《死亡與喪慟——兒童輔導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 年 5 月初版一刷），頁 170。

⁴⁹ 「第一，努力活著，讓自己的生命有意義，讓人生有價值。善生才有善終。第二，當死亡來臨時，從容安排，交代後事，平安地告別親友，安詳地面對死亡。」（引用：劉桂光主編，《繁華落盡，美到最後——生命的真相》，頁 48。）

⁵⁰ 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頁 169。

頂爺的情感有了紓解，才能沒有過度的悲傷。J. William Worden 提到「預期的悲傷」有三個任務：

有關第一任務，接受死者即將去逝的事實，已及早進行。然而，承認死亡的不可避免往往還是和否認交互作用。關於第二個任務，預期失落所引發的感受很多。關於第三任務——適應沒有逝者的新環境⁵¹。

這三個任務，是幸子和和志要面對死亡挑戰的危機，一開始幸是不能接受頂爺已病入膏肓，會一人傷心地哭泣，早上拚命煮蜆湯給頂爺進補，即使之後接受頂爺的病情，仍不放棄希望努力的照顧頂爺，直到頂爺走到生命盡頭。幸和和志必須化解死亡所引起的危機才能重生，繼續邁向人生另一階段。

二、死亡的洗禮：重生與超越

死亡是每人都不可避免的終點，人因死亡而體悟更多，面對死亡的危機，如何克服和超越，使文本中的主角和閱讀者一起成長，才是作者的目的。張子樟於《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中提到：

故事中主角認知、頓悟的過程，就像參加了一個為他或她舉行的「啟蒙儀式」(initiation)。經過這些儀式的洗禮，他或她便正式成為人類社會的成員，進而對人生的奧秘有更深一層的領會。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不再完全受他人或社會環境所左右⁵²。

文本中的主角透過死亡的洗禮，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與無知，接受死亡的自然與必然性，了解死亡非終點，生命的意義在於活在當下，經過死亡洗禮，主角對人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死亡開啓對生命的探索。以下分為二部分探討，一為死亡的儀式，二為晚年的照顧。

(一) 死亡的儀式

《夏之庭》和《白楊樹之秋》中都提到喪禮儀式，對孩子來說是比較陌生神秘。喪禮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哀悼死者，撫平生者的悲傷，然而面對繁複的喪禮形式和死亡大事，

⁵¹ J. William Worden 著，李開敏等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頁 169-170。

⁵²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頁 17。

形式化的喪禮儀式未必能紓解孩子心中的傷心，反而會對喪禮的過程產生害怕的情緒。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中說：「人類，即使是很原始的民族對待死亡的態度、情緒也是非常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這就是對於死者的愛和戀慕與對於屍體的反感和恐懼⁵³。」這樣矛盾的情緒，可從《夏之庭》中山下參加祖母喪事後，回家後做了惡夢看見。喪禮儀式中大人忙進忙出，山下面對祖母的屍體只有恐懼。但是死亡儀式是有必要性的，大人應該陪伴在孩子身邊，並讓孩子了解為何要有這些儀式，儀式的目的是爲了什麼？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又說：

生命過程中的通過儀式是爲了個人生命的危機時刻而設並與之相伴的，這些生命的重要關口就是指出生、成年、結婚、死亡幾個時刻。這些關鍵時刻必須通過一定的儀式才能安全度過⁵⁴。

死亡可以說是生命中最大的危機和威脅，一個人承擔死亡是很可怕的，透過喪禮儀式，聚集親朋好友，向死者好好道別，療癒心中的悲傷，才能邁向另一個階段。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說：「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更新正是經由象徵死亡與再生的『通過儀式』完成的⁵⁵。」通過死亡儀式，讓孩子了解死亡，接受死亡，死亡存在的意義是對現世生活得以把握，因此死亡儀式有存在的必較。文本中的死亡儀式採用佛教儀式，以下分誦經、瞻仰遺容；喪禮的聚會；入殮的陪葬品；火化、撿骨儀式，分析死亡儀式對主角的啓蒙與成長。

1、誦經、瞻仰遺容

山下參加祖母的喪禮時，他覺得很煩，大人們都很忙碌，整個念經的過程很冗長。「所有的人都穿黑色的衣服，唸經唸個不停，好煩。叔叔伯伯們只顧喝酒，媽媽們又都好忙。（《夏之庭》，頁 18。）」對孩子而言，這樣的誦經過程沒有太大的意義，聽不懂經文，也不懂誦經的意義在哪，山下回答木山和河邊，喪禮一點都不好玩。然而頌經是有意義的。肯內斯·克拉瑪（Kenneth Paul Kramer）在《宗教的死亡藝術》說：

在人死亡之後，其精神仍然存活著。因此，當一個人臨終之時，圍繞於其病床四周的，除了其家人親友之外，尚有僧侶們誦唸佛教經文、覆誦咒語，以助逝者心

⁵³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頁 36。

⁵⁴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頁 33。

⁵⁵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頁 35。

靈能夠得以平靜。這個過程是要一直持續到將逝者亡故，甚至身後⁵⁶。

除了幫助死者心靈得以安寧，更是安慰在世者，死者不再痛苦，能到極樂世界了，眾人誦經的力量，也可化解生者對死亡和遺體、鬼魂的害怕。

瞻仰遺容可以幫助生者接受死者已逝，死者安詳的遺容也可以安慰生者寬心，《夏之庭》中的木山看了老爺爺的遺容。

大夥兒等了將近半個鐘頭，終於，和尚出現了，在經過誦經與捻香之後，棺材的蓋子被打開了。沒想到，老爺爺會變得那麼小、那麼僵硬。我真希望我沒有看到這一幕，因為，我所認識的老爺爺不是長這樣的。（《夏之庭》，頁 229。）

人在面對至親死亡時，情感上都會拒絕接受事實，否定死者已逝，看到死者遺容，會想起過去和死者種種的回憶，和來不及一起完成的事。因此木山才會說，棺材中的老爺爺不是他所認識的老爺爺，老爺爺不可能再回來了，看到遺體之後，孩子們也只能接受，默默流淚。接受死亡的事實，才能好好地與老爺爺告別，體悟老爺爺生前所給予他們的關懷與智慧，才能了解死亡帶來的真相和生命的意義為何。《白楊樹之秋》千秋瞻仰婆婆的遺容，婆婆穿著淡紫色和服，嘴上掛著笑容，安詳的神情像是睡著了，棺木中擺滿婆婆生前幫助許多人所收的信件，棺木中的味道和婆婆生前所使用抽屜的味道一模一樣，過去的回憶頓時充滿千秋心中，想到婆婆生前對孩提自己的照顧和陪伴，千秋不禁落下了淚來，當時婆婆爲了鼓舞她，說要努力活到她長大的時候，婆婆對生命的堅韌，再次喚醒千秋，鼓勵千秋。

2、喪禮的聚會

喪禮第一夜的誦經終於結束了，因為屋內太窄的關係，我們乾脆把山根先生調來的折疊式餐桌拿到庭院去。放在曬衣場旁的石油暖爐，紅艷艷地燃燒著。餐桌上排滿了壽司、炸雞肉、醬菜、飯糰之類的食物。佐佐木小姐和我，匆忙地進出廚房和院子為客人倒酒。（《白楊樹之秋》，頁 175-176。）

在誦經儀式結束之後，籌備喪事者會煮飯宴客，招待來弔唁幫忙喪事的親朋好友，不讓死者孤單。就像《白楊樹之秋》中佐佐木和千秋，及婆婆生前許多的朋友，在弔唁誦經完後，煮飯燒菜，飲酒談天，補給喪事所需的用品。

⁵⁶ 肯內斯·克拉瑪(Kenneth Paul Kramer)著，方蕙玲譯，《宗教的死亡藝術》（台北市：東大出版，1997年2月初版），頁 94。

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說：「喪禮中的整合儀式同樣有著重要意義，埋葬之後和紀念活動中的宴飲、集會起著將群體的成員重新聯繫起來的作用，這種聯繫也將死者包括在內。⁵⁷」喪禮中聚宴的過程，大家可以一起談論死者生前的事，聊聊彼此與死者的關係與回憶，將喪失重要成員的失落，運用群體成員的力量聯繫起新的關係，療癒分離的悲傷，歌頌死者生前的事蹟，緬懷她的過去。透過喪禮的儀式，千秋度過死亡的威脅，婆婆的死亡讓千秋知道，要用愛和關懷待人。當婆婆去世時，吊唁人潮擠滿白楊莊屋內屋外，這是婆婆遺愛人間的證明，婆婆一生活得精采無憾，鼓舞千秋，使她憂鬱的心靈重新再生。

3、入殮的陪葬品

郭于華在《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說：「相信另一個生命世界存在的最好印證是形成傳統的『事死如事生』的態度⁵⁸。」雖然老爺爺已往生了，河邊還是將他們在暑訓時買的青蛙玩具，放進老爺爺的棺木裡。房東婆婆的棺木裡放滿許多人的信，都是要讓死者帶往另一個世界，相信人死後還有精神靈魂的延續，安慰生者喪失死者的失落，連結死者與生者的關係，對死者的情感得以依託延續。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在《與孩子談死亡》中說：「透過葬禮可以讓死者的親友們聚在一起，彼此分擔傷感、紓解悲怒。在葬禮上，人們可以找到安慰及力量⁵⁹。」入殮的陪葬品，信是生者的安慰、託付與希望，青蛙像是生者的陪伴，這些都讓人們獲得安慰和力量。

4、火化、撿骨

火化撿骨的儀式，讓孩子清楚地知道死者已回不來了，接受死亡一事。因為死亡儀式有時太過真實，孩子難免害怕不自在。然而透過儀式的完成，孩子們得以嚴肅看待死亡，正視生命。《夏之庭》中，男孩們參與老爺爺火化撿骨的儀式，在火化的過程中，木山默默地看著煙囪冒出來的煙，那縷煙就像是老爺爺靈魂的化身一樣，緩緩步上天空，木山注視著它就像目送老爺爺最後一程。「我一定得仔仔細細地目送它們才行。我不能有任何的閃失，一定要看緊那些清煙的行蹤才行。（《夏之庭》，頁 231-232。）」

火化後的死者，就剩下一堆一堆白骨，男孩們謹慎地將老爺爺的骨灰裝進骨罈中，

⁵⁷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頁 34。

⁵⁸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頁 87。

⁵⁹ 艾瑞克·羅夫斯(Eric E. Rofes)等著，洪瑜堅譯，《與孩子談死亡》，頁 63。

撿骨的過程，孩子們體悟到老爺爺真的死了，不會再復活了，接受死亡心靈踏實了起來。

我發現，在我剛看到老爺爺的骨灰時，我似乎還在寄望老爺爺有復活的一天。可是，現在我已經清楚的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了。不可思議的是，當我知道了這個事實以後，我的心好靜，而且，整個人也變得踏實起來。（《夏之庭》，頁 232。）

與老爺爺死別雖然傷心難過，但透過喪禮的儀式，回顧老爺爺生前的一切，還有與老爺爺相處的回憶，男孩們對死亡的恐懼已經不再，「老爺爺已經過完他精彩的一生了。我是在看到老爺爺的骨灰之後，才恍然大悟的。老爺爺真的是盡全力了。我忍不住在心裡對老爺爺說：『我也會努力的。』（《夏之庭》，頁 234。）」男孩們藉由死亡的洗禮，獲得了平靜，勇氣與力量，懂得珍惜生命，把握當下，老爺爺精彩的活過一生，男孩們延續老爺爺的精神，繼續探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豐富自己的生命，才不會留下後悔，所以木山說：自己也會努力的。

芙瑪·華許 (Froma Walsh) 在《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中說：「喪禮的重要功能，是提供一個機會直接面對死亡的事實和對逝者作最後致敬。他們提供喪者一套分享哀傷的腳本，並由親友與鄰人身上得到慰藉⁶⁰。」《夏之庭》中的木山、山下和河邊，《白楊樹之秋》中的千秋，透過死亡儀式的洗禮，釋放內心的哀傷，撫慰恐懼與痛苦，看到死亡的意義，體悟生命的可貴，了解死者給予自己的愛、關懷和勇氣，讓文本中的主角，懷抱著這些精神，活在當下，努力用心地活著。

（二）晚年的照顧

1、父女關係

幸子與弟弟暢秋，孩提時面對父親的缺席，身為家中的長女：幸子，背負家庭的經濟擔子，父親頂爺的頑固及我行我素，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出現時大多是為了掠奪家中少數的資源，使家裡飽受辛苦，幸子面對頂爺對家庭的不負責任，心中有許多怨懟。頂爺來到幸子家後，幸子會故意在半夜剪指甲，像是在對頂爺宣示，即使無法替父親送終也無所謂。平時會故意針對頂爺做一些動作，如擅自放掉洗澡水、踩頂爺的腳等。但在

⁶⁰ 芙瑪·華許(Froma Walsh)著，江麗美、李淑珺、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頁 248。

做了這些事後，又會煮頂爺喜歡的食物，看見頂爺衰老的樣子，又會鼻子紅紅的，像要掉眼淚一樣。幸子雖然體認到父親已經衰老，但對父親的怨懟始終無法放下，幸子說：「即便如此，我還是溫柔不起來。總覺得自己像是被騙了，很生氣。（《夕照之町》，頁 67。）」幸子無法原諒父親過去的任性，對父親缺席的憤怒無法消解，看到衰老的頂爺，又覺得父親以「老人家」的姿態來博取親情，幸子覺得自己像是被騙了。

幸子渴望父愛，才會對頂爺的出現，有如此兩極的情緒反應。心理渴望父親的存在，但父親任性自我，造成家庭的痛苦，幸子對父愛的渴望，成爲一種折磨，憤怒頂爺對家不照顧，看到頂爺垂垂老矣的身軀又心生同情憐憫。葉光輝在〈父女關係與渴望父愛情節〉裡提到渴望父愛情節容易對女兒造成兩個影響：「第一、『在與親近她的男人之相處上會感覺到困惱』；第二、『對人會有不信任的感受，尤其是男人』⁶¹。」頂爺對幸子說她自己才被「吊兒郎當」的男人拖住，幸子與此男子離婚後，到處搬家，怕被找到。與上司金崎談戀愛懷孕，不向金崎尋求幫助，以上都可以看見幸子對男人的不信任，父親的缺席，渴望父愛的情節，使幸子在感情上的態度產生了影響。

2、轉機

父女對立的關係與微妙的情感，在幸子遇到人生的困難，頂爺承擔起照顧女兒的責任而出現了轉機。幸子懷孕了，憂愁著不知道是否要生下來，頂爺爲了和志和幸子著想，以堅定的語氣告訴幸子「死了這條心吧。（《夕照之町》，頁 96。）」幸子墮胎後，頂爺以堅強的意志力，撐著衰老枯朽的身軀，到海邊挖魁蛤給幸子進補，令幸子體會到父親對自己滿滿的愛，也使得幸子放下內心對父親的怨懟，承認父親其實是愛著自己的，幸子原諒的了頂爺，也接納了他。

3、晚年的照顧：父女和解

父女關係因爲頂爺對女兒的付出，得到修復的契機。幸子揮別戀情，辭職搬出原本住的宿舍。問題是頂爺的身體愈來愈衰敗，終於撐不住，住進醫院急救。醫生宣告頂爺身體惡化的情形，無法動手術，時日也無多了。幸子相當的傷心，連和志都可以感受到母親對頂爺即將死亡的擔憂、不安、難過、失落和焦慮。在頂爺的病狀稍微和緩，也比較有精神時，和志小聲地在頂爺耳旁說：「不可以死喔。（《夕照之町》，頁 123。）」

⁶¹ 葉光輝、林延叡、王維敏、林倩如，〈父女關係與渴望父愛情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99。

和志知道母親需要時間去向頂爺好好的道別，而母親現在還沒有準備好，和志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母親的關心，告訴頂爺，母親還需要一些時間，頂爺不可以說走就走。

凱利·巴克里和派翠西亞·巴克里（Kelly Bulkeley and Patricia Bulkley）在《遇見天使之前》中提到怎麼死才「好」的條件包含：

平靜安詳，疼痛控制，反思重要的回憶（快樂的與悲傷的），一種鬆散的結尾被綁緊的感覺，與深愛的人保持親密，處理好公事，計畫好喪禮，跟有心結的人和解。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就是一種基本的尊嚴感⁶²。

從文本中可以看出頂爺在病情趨於和緩時，頂爺會回憶過去的時光，如過去認識的人、曾想到巴西開墾農場等。幸子擔心任性的頂爺在醫院會製造麻煩，但頂爺卻出乎意料之外的通情達理、平靜安詳，他會談率地與醫護人員交談，向新來的病患打招呼，並安慰在夢中哭喊的病人等。頂爺似乎早已準備好接受死亡，所以態度相當坦然、篤定而平靜。幸子也從一開始悲傷難過，情緒起伏不定，而變成慢慢接受，拖著疲憊的身軀也要熬蜆湯給頂爺喝，頂爺因為病情惡化引發便血，幸子會顧及頂爺的尊嚴，叫和志在病房外待著，和護士一起幫父親清身體，換尿布和床單。幸子在頂爺的最後一段人生旅程，始終待在他身邊，親力親為的照顧，維護頂爺最後臨終時的尊嚴，過去父女的對立在此已經消融，幸子體會父親對自己的愛，解開對父親的心結，透過臨終的照顧，減輕幸子和和志對死亡失落的痛苦，也使幸子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和救贖，父親原來是愛自己的，自己還有時間可以回報父親的愛，因此幸子不再哭泣，反而用平靜的態度，專心投入照顧頂爺。凱利·巴克里和派翠西亞·巴克里（Kelly Bulkeley and Patricia Bulkley）在《遇見天使之前》中又提到：「無論如何，如果你直接主動嘗試修補這些受傷的感情，你就會得到內心的平靜，不再遺憾⁶³。」幸子透過臨終的照顧，原諒頂爺過去種種，也救贖自己不曾好好了解父親對自己的愛，對父親做了許多傷害的事，因為臨終的照顧、關懷與付出，幸子與父親和解，也與自己和解，原諒父親也救贖了自己，彼此不再感到遺憾。頂爺最後臨終時，安詳地把手放在病床旁趴著的幸子的頭上，像是擔心照顧自己而疲累

⁶² 凱利·巴克里、派翠西亞·巴克里（Kelly Bulkeley and Patricia Bulkley）著，羅慕謙譯，《遇見天使之前：夢境與死亡的對談》（台北：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06年4月初版），頁184。

⁶³ 凱利·巴克里、派翠西亞·巴克里（Kelly Bulkeley and Patricia Bulkley）著，羅慕謙譯，《遇見天使之前：夢境與死亡的對談》，頁198。

的女兒。幸子被和志叫起，看見頂爺臉上一點一點失去光輝，最後幸子對父親說：「這段日子以來，辛苦了。（《夕照之町》，頁 146。）」父女關係透過臨終的照顧，雙方得以好好道別，消融過去的對立，也讓生命畫下美好的句點。

4、重新出發

頂爺去世後，幸子與和志搬到東京，展開新的生活，幸子對頂爺的骨灰擺放在搬家的行李箱中，毫不在意。對於頂爺死亡，幸子與和志已經好好地向頂爺道別，頂爺臨終瞬間也烙印在幸子與和志心中，死亡的終點也是起點，幸子與和志走過死亡的失落，迎接新的生活。

面對死亡的挑戰，所引發的失落、惡夢、威脅、恐懼、悲傷、憂鬱等等負面情緒和想法。透過死亡的洗禮，文本中的主角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克服死亡的威脅，走出死亡的陰影，展開新的人生。

第三節 超越自卑

人誕生在這世界，都在尋找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然而生活中有許多挫折和逆境，考驗著人們，有些人成功面對問題，有些人則失敗了，這些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影響人對生活的想法與反應。

阿德勒（Alfred Adler）在《自卑與超越》中說：「當個人面對一個他無法適當應付的問題時，他表示他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此時出現的便是自卑情結⁶⁴。」人或多或少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面對生活上的問題，無法順利解決而造成心理上的自卑感，而每人自卑情結的表現都有所不同，端看他所遇到的問題和他是否有辦法順利解決。

人活在社會之中，人與人的來往互動，該是合作互相幫助，但因為現代社會快速變遷之下，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掛帥，人自私自利的價值觀，使人與人之間充滿敵意和疏離，焦慮和不安也就充斥在現代人的心靈。

日本社會面臨社會變遷和價值觀的改變，傳統的家族家庭結構和意識已被迫壞，面對疏離的社會與家庭關係，孩子們要如何從冷漠疏離的人際關係中，克服自卑情結，超越自卑，找到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

阿德勒（Alfred Adler）說：「自卑感本身並不是變態的，它們是人類地位之所以增進的原因⁶⁵。」人類之所以能創造建設文化，是因為遇到自卑的問題，而想要有所克服，改進自己或環境，這種奮進的精神正是促使人們超越自卑，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將會在人的一生不斷出現。

以下針對文本中，孩子們如何脫離孤獨，克服心中的自卑情結，超越自卑，找到存在的意義，以下針對追求心中的英雄：和志；前青春期的挑戰：木山、山下和河邊；愛和奉獻的感動：千秋，分別論述他們如何克服心中自卑的情節，超越自卑，使自己更有智慧去面對生活的一切。

⁶⁴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6月初版，1996年11月重排版），頁52。

⁶⁵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55。

一、追求心中的英雄

和志的父母親離異是在和志七歲的時候，和志一直跟著母親生活，在外奔波流浪兩年後，才定居於北九州的 K 町，頂爺正是在和志與母親定居此地後的半年出現在和志家中。和志面對父親的缺席，更加依賴母親，常和母親做著不切實際的夢，想到南方島嶼過著釣魚的生活，悠閒自在不受拘束。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在《父愛不缺席——心理醫生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中提到：「如果父親不在，孩子只會跟母親建立建立起更鞏固的關係。他不太會知道自己少了什麼。表面上似乎是如此⁶⁶。」和志與母親自從和志父親離去之後，兩人一直做著這樣的夢境，和志與母親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和志是相當孤寂的孩子，母親白日忙於工作，缺乏父親使得他在性別學習上缺乏學習模仿的對象。頂爺有一次問和志學校生活好不好玩，有沒有朋友，和志有些遲疑，不知道是否要說出自己在學校，無法順利和同學相處。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提到父親在小學期間缺席，兒子的經驗會有：「他可能學不到該如何適度的積極，以致於往往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挑戰⁶⁷。」和志面對與同儕無法打成一片，正是因為父親的缺席，使得他對人際關係上採取消極疏離，無法從父親身上學到合作與模仿父親行爲，以應變困難和挑戰，失去一個學習解決問題的機會。

然而頂爺的出現，使和志的生活有了不同。和志被頂爺特異的行爲強烈吸引，和志自己說：「不知小孩子是韌性堅強或是遲鈍，對於圍繞著少數金錢、那完沒了的捉迷藏遊戲，聽了後反倒令我興奮莫名。(《夕照之町》，頁 23。)」和志對於頂爺任性自我的行爲，和過去轟轟烈烈又曲折的際遇好奇極了，不斷向周遭的人，如母親、舅舅或是親戚，探聽頂爺的一切，頂爺曾養過種馬，曾替戰爭死亡的遺體化妝，頂爺的身世等等，對於頂爺的一舉一動，也仔細觀察。和志從頂爺身上找到欠缺的父愛。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說：「男孩子小時候崇拜父親是很自然的事。老爸是他心目中的英雄⁶⁸。」阿德勒 (Alfred Adler) 也說：「父親對孩子的影響非常重大⁶⁹。」和志缺乏父親可以依賴親近，也缺乏父

⁶⁶ 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著，柯里斯和林為正譯，《父愛不缺席——心理醫生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台北：智庫出版，1995 年 7 月第一版)，頁 87。

⁶⁷ 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著，柯里斯和林為正譯，《父愛不缺席——心理醫生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頁 97。

⁶⁸ 大衛·史都 (David Stoop) 著，柯里斯和林為正譯，《父愛不缺席——心理醫生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頁 93。

⁶⁹ 阿德勒 (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133。

親關愛自己，頂爺的出現代替了和志「父親」的角色，頂爺奇異的行徑和固執頑強的生命力，成為和志心目中的英雄，使得和志不斷追尋頂爺的一切。而頂爺在母親遇到人生中的危機與困難，一肩承擔起照顧母親因流產而虛弱的身體，拖著枯竭病瘦的身軀，到遙遠的海岸邊挖魁蛤與母親進補，頂爺對母親的愛和堅韌的生命力，使和志獲得感動與鼓舞，對於生命也從頂爺那獲得啓示和力量。

和志缺乏父親的遺憾，由頂爺代替，頂爺頑強的生命力、不受世俗約束的行爲、追尋自我理想的大膽、對母親無私地愛和付出，使和志走出孤單，體悟到親情的力量與溫暖，彌補缺乏父親的遺憾，克服現實問題，勇敢地、堅強地與母親走下去，回到東京展開新的生活。

二、前青春期的挑戰

《夏之庭》中的三位小男孩，正值國小六年級，青春期的前期，對於這時期的他們，有許多生活上的煩惱：在意自己的外貌、對於異性的好奇、重視朋友的相處、與家庭成員的關係、自我追尋的煩惱、死亡的恐懼等。三位男孩也不例外，在生活中遇到許多無法解決的困境。

木山擔心母親酗酒，在意自己的外貌，有喜歡的女生，在乎女同學對他的想法，去補習班補習，卻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只是照著父母的安排。山下想要繼承父親職業賣魚，但母親卻不願意孩子走上此途，認為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前程。河邊有位嚴厲的母親，沒有父親，母親重視其功課，讓河邊去補習，有一次河邊沒去補習，被母親嚴厲責罰。河邊常常以「說謊」滿足自己有父親。阿德勒（Alfred Adler）說：「獲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騙⁷⁰。」欺騙自己獲得滿足與成功，以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克服沒有父親的自卑。阿德勒（Alfred Adler）又說：「爭取優越感的動作總是朝向生活中無用的一面，真正的問題卻被遮掩起來或擱開不談⁷¹。」河邊說謊自己父親如何厲害，表面上是展現優越感，與眾不同，實際上真實的問題是，河邊有位嚴厲的母親管教自己，沒有父親可以依靠學習的自卑情結。

⁷⁰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23。

⁷¹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52。

青春期的孩子面對生活中的問題與挫折，本該陪伴在孩子身邊成長的父母，可能因為離婚、喪親等原因而缺席，或是忙碌於事業工作，以補習班代替家庭的陪伴等，造成孩子心靈上的空虛孤寂。李國慶編著的《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中說道 1994 年對日本家庭親子相處時間的調查：

結果顯示，日本的父親接觸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的佔 36.3%，人數最多；一小時的佔 21.7%，也就是說 58% 的父親與子女的交往時間在 1 小時以內。幾乎沒有接觸時間的佔 18.8%。母親與小孩相處的時間顯然要長得多，2 小時以上 50.7%，6 小時以上的佔 12.3%⁷²。

由上述資料可以發現，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相當短暫，大多時間都是由母親陪伴在孩子身旁，孩子在青春期期間，面臨身心的巨變，最重要的親人卻不了解其需求和煩惱，共同時間和共同活動的減少，親子關係也就不再緊密變得鬆散。

然而一個機緣下，孩子對死亡感到好奇，觀察起附近的老人如何死亡，卻意外的與老人建立起忘年之交。同樣都是在這社會被忽視的老人與小孩，老人代替孩子的雙親，陪伴在孩子身邊，老人和孩子孤寂的心靈，彼此找到了歸屬感和認同感。老人過去精彩的人生：曾在煙火工廠、修車工廠、園藝店工作，曾在戰爭時殺過人、在北海道的回憶等等，都讓孩子大開眼界。孩子善良的心，無私的關愛，溫暖老爺爺「興師問罪」的眼神。而老爺爺的死亡讓孩子體悟到：人生不全是順心如意，人生中充滿許多問題和挫折，但仍要努力地、勇敢地活下去，老爺爺已經過完他精彩的一生，《夏之庭》中的三位小男孩，心中被老爺爺的精神感召，了解人生就是要不斷奮鬥，接受挑戰，堅持下去。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說：「青春期祇是給他一個機會，讓他開始對成年人的生活問題作出獨立而有創造性的解答。」面臨青春期危機的男孩們，從老爺爺身上所學到的，死亡非終點，死亡也不可怕，面對生命應該把握當下，勇敢活出自我，追尋自己生命的意義。因此木山努力考上私立中學，並立志要當一位小說家。山下沒考上私校，母親也不再反對他立志要當賣魚的。河邊決定和即將再婚的母親，到捷克開創新的生活。雖然各奔東西，雖然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三位男孩心中卻充滿勇氣，面對新生活的挑戰，超越自卑，學習獨立。

⁷²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頁 46。

三、愛和奉獻的感動

年幼的千秋，面對喪父造成她對死亡的不安與恐懼，在房東婆婆的提議下開始寫信給父親，才漸漸走出父親死亡的陰影。她寫給父親的信曾提及自己送不舒服的同學到保健室，並安慰同學若不舒服可以吐出來，這一次的經驗讓千秋覺得當保健員很好。大約十五歲時，千秋因為看到生病的外婆被護士細心呵護的照顧著，護士認真的態度，俐落的動作，給予人的活力，病人的信賴，吸引千秋立志要當護士。

阿德勒（Alfred Adler）《自卑與超越》中說道有一個人立志要做醫師：「他把他的這種目標作為補償其特殊自卑感的方法，而我們也必須能夠從他在職業中或在其他處的表現，猜測出他所欲補償的自卑感⁷³。」阿德勒（Alfred Adler）又說到：「醫生在兒童時期大多很早便認識了死亡的真面目，而死亡又是給予他們最深刻印象的人類不安全的一面⁷⁴。」千秋孩提時就面對喪親之痛，死亡讓千秋感到不安和焦慮，甚至在其心靈擴大為「黑洞」，不時地困惱著她。雖然千秋不是立志要當醫師，但護士和醫師的職業相似，都是在於拯救他人性命，避免死亡危機，幫助別人的事業，千秋會選擇護士成為其志向，是為了解決心中無法解決死亡焦慮的困難，以護士職業彌補心中自卑的情節。阿德勒（Alfred Adler）說：「他們以後學習的發展方向，便在於為他們自己或別人找出更安全、更能抵抗死亡的方法⁷⁵。」而千秋會以護士為志，就是要尋找對抗死亡的方式，有時看見母親忙碌的背影，千秋心裡會不安，怕失去母親，千秋為了避免心愛的家人，再次離開自己，所以選擇救助他人的職業。

長大的千秋，面對流產的痛苦，使得千秋對護士的職業，失去了信心。「我罹患了膽怯病，一心一意只想擺脫自己變成患者被抬上手術檯時，那種令人生厭的恐怖記憶。（《白楊樹之秋》，頁 166。）」千秋再次面對死亡的威脅與挑戰，只是這次的對象不是親人而是自己，千秋對護士職業喪失了信心，死亡的威脅影響千秋身心，千秋隨時帶著安眠藥在身上，想要解決自己的生命，生命不知該往哪走才好。

⁷³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58。

⁷⁴ 同上注

⁷⁵ 同上注。

所幸千秋參加了婆婆的喪禮，回到了白楊莊。原本以為安靜的喪禮，沒想到因為婆婆默默的付出，幫助許許多多的陌生人，使得喪禮非常熱鬧，婆婆棺木中滿滿的信件，都是她對別人的奉獻與關心，這樣的婆婆與熱鬧喪禮，喚起千秋兒時的記憶，婆婆曾對年幼喪父的自己付出關心，感動婆婆對別人的奉獻與愛。面對死亡千秋不再是恐懼害怕，鼓舞著千秋勇敢活下去。加上千秋母親以信向自己揭開父親死亡的真相，讓千秋體會到母親隱忍秘密，只為了保護自己安全成長，對自己的愛是多麼深刻。阿德勒(Alfred Adler)《自卑與超越》中說：「真正能夠應付並主宰其生活問題的人，祇有那些在奮鬥過程中，也能表現出利人傾向的人，他們超越前進的方式，使別人也能受益⁷⁶。」千秋從親情找到愛與力量，從婆婆身上找到愛與奉獻，這些為他人付出的感動，化解千秋心中對死亡的焦慮和無法解決死亡問題的自卑，千秋決定要好好面對人生，解決與母親的誤會與對立，重新開始護士的工作，好好面對人生，婆婆一生活得精采與母親活得那樣堅強，鼓舞千秋面對挫折總會過去，好日子一定會來的，只要活著就有機會和希望，千秋因此展開新的生活。阿德勒(Alfred Adler)在《自卑與超越》中曾提到生活的意義：「奉獻乃是生活的真正意義⁷⁷。」千秋從婆婆和母親身上，學到了為他人付出與奉獻，啟蒙千秋對生存意義的追尋，克服死亡的自卑情結，超越自卑，勇敢活下去。

文本中的主人翁，從他人身上學習到生命的智慧和對生活的體悟。和志追求心中的英雄，從頂爺頑強的生命和對其母子倆的愛，找到溫暖，彌補兒時沒有父親的遺憾。前青春期的挑戰：木山、山下和河邊，從老爺爺身上體悟到生命的可貴，把握當下，追尋自我理想，好好地過每一天。千秋從房東婆婆身上，獲得愛和奉獻的感動，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們克服心中自卑的情節，超越自卑，帶這勇氣面對生活的一切，即使未來仍充滿許多挫折。面對家庭的解構，人倫的疏離和死亡的危機，作者透過對話的形式，以愛和關懷，找回人間的溫暖，重構家庭與社群，讓主角們走出死亡的陰影，超越自卑，積極地勇敢地面對未來的人生。下一章針對第二章日本的家庭解構與疏離、第三章人際的互動與對話，和第四章人倫的重構超越與再生，做一歸納，總結全文。

⁷⁶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68。

⁷⁷ 阿德勒(Alfred Adler)，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14。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節將第二章到第四章的主題研究，做一整理歸納，以家庭的解構和重構；人倫的疏離與再生；生命的挫折與超越，總結歸納本文研究。

一、家庭的解構和重構

面對父權的消逝，母親負擔起家庭的責任，孩子們面對家庭、生活的困境，心靈不安和焦慮，顯得孤獨無依。湯本香樹實反映家庭解構與疏離的危機，點出家庭的問題，並透過人際間的互動與對話，給與重構組織的機會，賦予家庭新的生命與意義。家庭關係不再局限於有血緣關係者，只要有愛有關懷，成員間彼此認同，家的定義不再以血緣為依據，而是對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作者反映日本社會現況，關心日本社會中孩子的感受。當成人們忙碌於現實生活，孩子們則是忙碌於學校與補習之間的生活，家庭照顧和教育的功能，被許多外部機構取代，孩子與父母親的距離似乎也加大了，同一個屋簷下，大家各過各的，連吃飯回家的時間都不一樣，日本人逐漸從「緣人」走向「個人」，甚至出現孩子長大成為「尼特族」、「飛特族」和「啃老族」等。

家庭成員間疏離冷漠，無論家庭解構的原因為何，孩子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作者藉由文本告訴讀者：家庭解構與疏離的危機，喚起眾人對日本社會與家庭的關心，重視孩子的成長。更重要的是給解構疏離的家庭，一個再生的機會。只要有愛和關懷聯繫彼此，就可以重構家庭，家無須拘泥於某種特定形式，只要成員間能彼此認同，新形態的家庭規模和形式可以多樣化。孩子們面對家庭解構疏離的孤獨不安，從新家庭或是新成員中，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重構的家庭，帶來了生活的新希望與轉機，彌補了舊家庭解構的悲慘性，重新開始迎接新的生活和未來。

二、人倫的疏離與再生

日本社會本來具有輿論的約束力量，人和人之間有無形的眼睛管束著彼此的行為，如今因為「血緣」、「地緣」、「社緣」的消解，使日本傳統社會，人倫關係，變得疏離而且冷漠，大家各過各的，獨來獨往，現代人愈來愈孤立無援，呈現消極、自我封閉的狀態，造成社群間，人倫間的關係瓦解，鬆散。因此日本「孤獨死」的議題引起眾人議論紛紛，擔心自己未來也會成為其中一員。

社群的瓦解，造成人倫之間疏遠冷漠，以前鄰居會彼此打招呼，站著聊天，關心對方生活，看護對方的孩子，如今鄰里之間卻是不打交道，有時連隔壁住著誰都不知道。鄰里之間陌生化和疏離，造成鄰里間的隔閡，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湯本香樹實將日本社會社群解構，人倫疏離的現況，反映在文本之中，並透過互動與對話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聯絡起人倫關係，促使人倫再生互動，使人際間開啓美好的情誼。

湯本香樹實將社群中解構的人倫再生，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近鄰相互照顧的生活形式。《夏之庭》中獨居的老人，因緣際會下與三位小男孩結為忘年之交。非血緣關係者，因為對彼此的關心、認同而產生對夏之庭的歸屬感。文末老爺爺的死亡，更可以看出近鄰的照顧和遠親的冷漠無情所呈現的對比。文本中反映出日本老人孤獨無依的真實寫照，點出遠親不如近鄰的主題意識，湯本香樹實以近鄰相互照顧的生活形式，重建疏離的人倫關係，以愛和關懷讓人倫再生，。

二為出租公寓互動的生活型態，《白楊樹之秋》中的房東婆婆富有人情味，對房客和陌生人，總是不吝情的付出愛與關懷，白楊莊中的成員，彼此雖然沒有血緣的關係，卻能關懷彼此。透過婆婆的關心、付出和奉獻，新的人倫關係建立了再生了，現代人孤獨無依的心靈被拯救了。尤其婆婆送信到另一個世界的任務，更是撫慰了許多活在世間的陌生人。兩個庭院都相當有人情味，串起陌生人之間溫暖的關係。也反映出文本遠親不如近鄰的主題意識。人倫的疏離透過互動對話，找回人間的溫暖。

三、生命的挫折與超越

人生在世總是會遇到挫折，如何在逆境中成長，是每個人都要面對課題和學習的功課，尤其是死亡的課題，對成長的孩子來說，是陌生、恐懼和神秘的。湯本香樹實以死亡的洗禮，引發孩子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死亡並非終點，而是透過死亡，體悟其生命的可貴，讚頌生命，把握當下，活出自我。

《夏之庭》文本中的主角木山、山下、河邊，面對青春期煩惱：在意外貌，同儕壓力，家庭問題，未來目標，自我追尋等煩惱，這些生活中的挫折，考驗著孩子，要如何解決問題。一次因緣際會之下，觀察一位老人如何死亡的過程，使這一老三小有了一段美好的友誼。透過與老人的互動與對話，尋找到克服挫折的方法，超越心中自卑情節，有勇氣去面對人生的挑戰。尤其是老爺爺死亡一事，孩子們上了生命教育中最重要的一課。透過死亡的儀式，悼念老爺爺，從老爺爺身上體悟到，死亡並非終點，老爺爺努力地活完精彩的一生，自己也要努力面對人生的各種考驗，老爺爺的精神鼓舞男孩們，勇敢地面對眼前的挑戰。因此木山努力考上私中，立志要當作家。山下堅持以賣魚為職。河邊有了新爸爸，準備與家人一起到捷克展開新生活。走過死亡的挑戰，孩子們從老人身上，學到人生的智慧與答案，克服前青春期的煩惱與自卑，得到啓蒙與成長。

《白楊樹之秋》中的千秋，孩時面對喪親的失落與悲傷，所幸遇到人間的天使房東婆婆，房東婆婆告訴千秋可以寫信給父親，透過信的對話，千秋得以宣洩哀傷，懷念父親，信將生者與死者的世界連接在一起，使千秋和父親有溝通的管道，撫慰千秋喪親的失落感。因為寫信和父親對話，因為婆婆的關心及陪伴，因為白楊莊的溫暖和白楊樹堅韌的生命力。千秋終於克服死亡的陰影，活出自我。長大的千秋，情感受挫又流產，讓千秋喪失做一位護士的自信。與母親的對立和疏離並未消融，和繼父的家庭成員疏離。這些生活的煩憂，讓千秋帶著安眠藥，行屍走肉地一天過一天。此時收到婆婆的死訊，千秋回去白楊莊參加婆婆的喪禮。千秋從婆婆的喪禮中，感受到婆婆對這世間陌生人的關懷、付出與奉獻，被婆婆奉獻的精神給感動了。婆婆的生命力和對陌生人的關愛，鼓

舞了千秋受挫的人生。加上千秋收到母親要給自己的信，發現母親爲了要保護自己，才隱瞞真相。千秋感受到母親的愛，感謝母親爲自己的付出，千秋放下對母親的心結，克服逆境，揮別過去的戀情，重新展開新的人生，並決定重拾護士的工作，像婆婆一樣，奉獻自己，活出精采的一生。

《夕照之町》的和志，從小沒有父親，遇到頂爺讓和志的童年不再孤單，頂爺特異的行徑，讓和志非常嚮往及崇拜，和志不斷追尋頂爺的事蹟，這樣的心情彌補了和志沒有父親的缺憾。頂爺晚年對幸與和志的付出，讓和志感受到祖父的溫暖和頑強的生命力。頂爺對失去孩子，喪失戀情的幸，以獨特的方式照顧幸，爲幸進補虛弱的身體，也讓幸放下對頂爺的矛盾情感，在頂爺臨終之前，父女和解，幸面對父親逐漸邁向死亡，從開始的慌亂不能接受，到堅強扛起一切照顧頂爺的責任，晚年的照顧，修復父女的关系，也使幸可以好好的向父親道別，讓生命有一個美好的句點，沒有遺憾。和志和幸，走過死亡的陰影，搬到東京，展開新的生活。

面對人生的挫折，心理的煩惱，死亡的挑戰等等課題，文本中的主角們克服自卑情結，活出自信，尋找到生命的價值。透過死亡的洗禮，找到生命的意義，超越自卑的情節，使主角們得到啓蒙成長。

湯本香樹實文本反映日本社會現狀，而台灣和日本社會在某部分是很相似的，文本替台灣社會中解構的家庭解題。當成人忙於工作掙錢，遇上經濟不景氣，苦不堪言，忽略家庭，疏於照顧孩子，孩子是相當孤獨寂寞的。要如何從這種困苦的環境中跳脫改變，作者透過互動與對話尋找再生的力量，給予我們很好的啓發。湯本香樹實藉由寫作自我療癒，以個人生命經驗重新整理精神上的苦悶，不遠求從近身做起，也給讀者成長和啓發，透過死亡的洗禮，孩子們對死亡的感受不再是神祕可怕，死亡的意義是要珍惜生命，活在當下，也提供讀者很好的省思，透過對死亡的領悟，使讀者和孩子得到啓蒙和成長。

參考書目

(一) 研究文本

湯本香樹實著，林真美譯，《夏之庭》，台北市：玉山出版社，1999年初版。

湯本香樹實著，姚巧梅譯，《白楊樹之秋》，台北市：玉山出版社，2001年初版。

湯本香樹實著，姚巧梅譯，《夕照之町》，台北市：喬周出版，2003年初版。

(二) 翻譯著作

1、日文譯本

山折哲雄著，鄭家瑜譯，《近代日本人的宗教意識》，台北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6月初版。

山中康裕著，王真謠譯，《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2月初版。

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女性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歷程》，大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石上玄一郎著，吳村山譯，《輪迴與轉生：死後世界的探究》（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2月初版。

吉田壽三郎著，東正德譯，《高齡化社會》，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87年4月16日出版。

板坂元編著，光明日報社協作翻譯，《日本之窗——生活與社會》，台北市：大新書局印行，1995年8月1日第一版。

河合隼雄著，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台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7月5日第一版。

武光誠著，蔡瑪莉譯，《日本神話圖解》，台北市：喬周出版，2007年9月初版。

南博著，邱淑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7年12月第一版。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4月初版。

2、英文譯本

- Adler, Alfred (阿德勒) 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6月初版，1996年11月重排版。
- Ahern, Susan、Dr. Kent G. Bailey (埃亨、貝利) 著，鄭清榮、譚悠文譯，《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9月30日第一版。
- Bradshaw, John (約翰·布雷蕭) 著，鄭玉英、趙家玉譯，《家庭秘密：重返家園的新契機》，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月初版。
- Bulkeley, Kelly、Bulkley, Patricia (凱利·巴克里、派翠西亞·巴克里) 著，羅慕謙譯《遇見天使之前：夢境與死亡的對談》，台北：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06年4月初版。
- Corr, Charles A 和 Corr, Donald M 編，李閏華、劉靜女、張玉仕合譯，《死亡與喪慟——兒童輔導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
- Kramer, Kenneth Paul (肯內斯·克拉瑪) 著，方蕙玲譯，《宗教的死亡藝術》，台北市：東大出版，1997年2月初版。
- Ross, Elisabeth Kubler (伊莉莎白·庫德勒—羅斯) 著，李永平譯，《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26日第一版，2003年1月5日第一版。
- Rofes, Eric E (艾瑞克·羅夫斯) 著，洪瑜堅譯，《與孩子談死亡》，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1月1日初版。
- Stoop, David (大衛·史都) 著，柯里斯和林為正譯，《父愛不缺席——心理醫生剖析父親的十二種模式》。台北：智庫出版，1995年7月第一版。
- Seton, Susannah (蘇珊娜·塞頓) 著，簡麗兒譯，《花園裡的生活驚喜》，台北市：麥田出版，1999年初版。
- Worden, J. William 著，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市：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5月初版，2002年初版。
- Walsh, Froma (芙瑪·華許) 著，江麗美、李淑珺、陳厚愷譯，《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3月初版。

(三) 中文專書

-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8月初版。
- 王壘，《夢的解析者·佛洛伊德》，台北：笙易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 王健，《儒學在日本歷史上的文化命運：神體儒用的辨析》，大陸：大象出版社，2006年3月第2版。
- 元坤，《第三只看日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
- 朱光潛，《現實主義的美學》，台北市：金楓出版社，1987年。
- 肖霞等著，《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2009年10月第一版。
- 李濤編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下）》，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年4月第一版。
- 李國慶編著，《日本社會——結構特性與變遷軌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 李薇主編，《日本發展報告：2010》，大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 林明德，《日本的社會》，台北：三民書局出版，1997年1月初版。
- 周維宏、宋金文編著，《日本社會解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 周閱，《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世界》，大陸：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005年4月第一刷
- 林明玉，《少年小說中的人物刻劃——以紐伯瑞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為例》，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印製，2009年1月第一版。
- 高淑貴，《家庭社會學》，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
- 范曄撰，李賢等注，《新校後漢書》第四冊，台北：世界書局出版，1973年3月再版。
-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市：正中書局，1993年7月初版。
- 郭于華，《死的困惑與生的執著》，台北市：洪葉文化，1994年10月初版。
- 郭永玉，《孤立無援的現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
- 許建崑，《閱讀的苗圃——我的讀書單》，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

- 年 10 月初版。
- 許建崑，《閱讀新視野：文學與電影的對話》，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初版。
- 曹志明，《日本戰後文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一版。
- 張錫昌、朱自強主編，《日本兒童文學面面觀》，湖南：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 年 05 月第一版第一刷。
- 張淑美，《死亡學與死亡教育》。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6 年 3 月初版。
- 張春興，《現代心理學》，台北市：東華書局，2000 年 4 月初版。
- 張清榮，《少年小說研究》，台北市：萬卷樓出版社，2002 年 12 月初版。
-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啓蒙與成長的探索》，台北：天衛文化出版，2007 年二版。
- 茂呂美耶，《乙男蟻女：106 個世代標籤，深入你不知道的日本》，台北：麥田出版社，2011 年 9 月初版。
-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主編，《我的違章家庭》，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12 月初版。
- 福武直，《日本社會的結構》，台北：東大圖書出版，1981 年 4 月初版。
- 楊韶剛，《尋找存在的真諦——羅洛·梅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2001 年 1 月初版。
-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北京市：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年第一版。
- 葉肅科，《一樣的婚姻，多樣的家庭》，台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 年 10 月二版。
- 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一版。
- 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台北市：揚智文化，2005 年 3 月初版。
- 劉桂光主編，《繁華落盡，美到最後——生命的真相》，台北市：臺灣生命教育學會，富邦文教基金會出版，2009 年 6 月初版。
- 葉舒憲，李繼凱，《太陽女神的浮沉——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大陸：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 月第一版。
- 劉琳琳編著，《日本概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一版。

劉黎兒，《日本現在進行式》，台北市：時報文化，2011年5月6日初版。

顏翔林，《死亡美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蘇絢慧，《於是，我可以說再見——悲傷療癒心靈地圖》，台北市：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12月初版。

（四）學位論文

梁雅雯，《談少年小說中的自卑與超越》，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4年。

陳若耶，《從《秘密花園》、《湯姆的午夜花園》、《夏天的故事》論少年小說中的花園》，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7年。

張綺芳，《國中生在輔導情境的被看重知覺與其輔導效果之關係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謝淑鳳，《少年小說死亡主題之研究》，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年。

（五）期刊論文

王韻明，〈勇敢的面對死亡：湯本香樹實《白楊樹之秋》〉，《國文天地》18卷12期，2003年5月，頁35-37。

李星謙，〈「疏離感」釋義〉，《臺中商專學報》18，1986年6月，頁71-83。

林正文，〈說謊兒童的行為觀察與輔導〉，國立臺南師範初等教育學系《初等教育學報》第四期，1991年，頁1-16。

林詩屏，〈演奏生命的五個樂章：湯本香樹實《夏之庭》〉，《國文天地》18卷12期，2003年5月，頁30-34。

張瑞玲，〈淺談少年小說中「死亡」議題的處理〉，《書評》雙月刊第五十六期，2002年2月出版，頁35-39。

黃冠華，〈觀看不見：凝視的概念〉，《新聞學研究》第八十七期，2006年4月，頁131-167。

葉光輝、林延叡、王維敏、林倩如〈父女關係與渴望父愛情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第29卷第1期，2006年3月，頁93-119。

鍾伊妮，〈和諧社會下的鄰里關係及其創建〉，《新余高專學報》第14卷，第3期，2009

年 6 月，頁 35-36。

魏淑貞，〈評《夏之庭》〉，《文訊雜誌》176，2000 年 6 月，頁 29。

Rosenberg & McCullough, Mattering: inferred significance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Research in community and mental health, 2, 163-182。

(六) 網路 (搜尋時間 2012. 4. 18)

<http://www.answers.com/topic/kazumi-yumoto> (answers 網站)

<http://movie.kingnet.com.tw/search/index.html?act=movie&r=1105331269> (king-net 影音台)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9%AF%E6%9C%AC%E9%A6%99%E6%A8%B9%E5%AE%9F> (維基百科)

<http://www.shinchosha.co.jp/book/131513/> (日本新潮社網站)

<http://www.honyaclub.com/shop/g/g12484396/>

<http://homepage1.nifty.com/naokiaward/akutagawa/kogun/kogun127YK.htm> (芥川賞第 127 回)

http://www.bunshun.co.jp/cgi-bin/book_db/book_detail.cgi?isbn=9784163289809 (文藝春秋網站)

<http://www.amazon.co.jp/review/R3URCAFK02T8M0>

<http://homepage1.nifty.com/naokiaward/akutagawa/kogun/kogun127YK.htm> (芥川賞第 127 回)

<http://www.amazon.co.jp/%E3%81%84%E3%81%98%E3%82%81%E3%81%AE%E6%99%82%E9%96%93-%E6%96%B0%E6%BD%AE%E6%96%87%E5%BA%AB-%E6%B1%9F%E5%9B%BD-%E9%A6%99%E7%B9%94/dp/4101339619>

http://www.amazon.co.jp/%E6%81%8B%E3%81%99%E3%82%8B%E7%94%B7%E3%81%9F%E3%81%A1-%E6%96%B0%E6%BD%AE%E6%96%87%E5%BA%AB-%E7%AF%A0%E7%94%B0-%E7%AF%80%E5%AD%90/dp/4101484147/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334754692&sr=1-4

<http://www.tokuma.jp/kodomo/bungaku/1176095396735> (徳間書店網站)

<http://www.ehonnavi.net/ehon/3889/%E3%81%8B%E3%82%81%E3%81%AE%E3%83%98%E3%83%B3%E3%83%AA%E3%83%BC/> (ehon navi 日本童書網路書店)

http://www.kaiseisha.co.jp/books.html?page=shop.product_details&flypage=flypage.tpl&product_id=18&category_id=11&keyword=%E3%82%8F%E3%81%9F%E3%81%97%E3%81%AE%E3%81%8A%E3%81%98%E3%81%95%E3%82%93（偕成社網站）

http://www.fukuinkan.co.jp/magadetails.php?goods_id=11110（福音館書店）

<http://www.rironsha.com/?pid=27242895>（理論社書店）

http://www.fukuinkan.co.jp/magadetails.php?goods_id=20598（福音館書店）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life/life10/03.html>（引日本厚生勞動省網路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7%89%B9%E6%97%8F>（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7%89%B9%E6%97%8F>（維基百科）

<http://www.ehonnavi.net/author.asp?n=6430>（ehon navi 日本童書網路書店）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9%AF%E6%9C%AC%E9%A6%99%E6%A8%B9%E5%AE%9F>（維基百科）

附錄一：作者在日本出版狀況（依照出版時間順序）

書名	出版時間	出版社	台灣有無翻譯	翻譯書名	備註(類型)
夏の庭 The Friends	1992年 1994年	福武書店 新潮文庫	有	夏之庭	小說
春のオルガン	1995年 2008年	徳間書店 新潮文庫	無	春天的風琴	小說
いじめの時間	1997年 2005年	朝日新聞社 新潮文庫	無	霸凌的時間	集結七位作家的短篇文章
ポプラの秋	1997年	新潮文庫	有	白楊樹之秋	小說
きつねのスケート	1998年	徳間書局	有	狐狸的溜冰鞋	繪本
恋する男たち	1999年 2005年	朝日新聞社 新潮文庫	無	戀愛的男子們	六位作家合集
くまっぺ、いいにおい	2000年	徳間書店	無	熊熊，好香呀！	繪本
西日の町	2002年 2005年	文藝春秋 文春文庫	有	夕照之町	小說
かめのヘンリー	2003年	福音館書店	無	烏龜亨利	繪本
わたしのおじさん	2004年	偕成社	無	我的叔叔	繪本
もりのとんとんバンド	2006年	福音館書店	無	森林裡的咚咚樂隊	繪本
魔女と森の友だち	2007年	理論社	無	魔女和森林的朋友	繪本
くまとやまねこ	2008年	河出書房新	有	熊和山貓	繪本

		社			
おとうさんは、いま	2008 年	福音館書店	無	爸爸，你現在在哪裡呢？	繪本
岸辺の旅	2010 年	文藝春秋	無	岸邊之旅	小說

以上表格參考網頁：

<http://www.ehonnaivi.net/author.asp?n=6430>

<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9%AF%E6%9C%AC%E9%A6%99%E6%A8%B9%E5%AE%9F>

附錄二：作者在台灣出版狀況（依照出版時間順序）

書名	類型	作者	出版時間	出版社
夏之庭	小說	湯本香樹實	1999 年 7 月	玉山出版社
白楊樹之秋	小說	湯本香樹實	2001 年 11 月	玉山出版社
夕照之町	小說	湯本香樹實	2004 年 4 月	商周出版社
熊與山貓	繪本	文：湯本香樹實 圖：酒井駒子	2010 年 9 月	小天下出版社
狐狸的溜冰鞋	繪本	文：湯本香樹實 圖：崛川理萬子	2011 年 4 月	小天下出版社